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8nB220

# 法璽印禪師語錄

清 印說　性圓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李王庭序
    - 余三瀛序
  - 目錄
  - 住江西南康府建昌縣鳳棲山同安禪寺語錄
  - 住江西南昌府靖安縣龍門山暇僧禪寺語錄
  - 住江西南昌府奉新縣越山寶蓮禪寺語錄
  - 住北京南城清化禪寺語錄
  - 小參
  - 普說
  - 示眾
  - 茶話
  - 法語
    - 囑生一禪人住靜
    - 示續生禪人
    - 示慈悟禪人居山
    - 示素菴維那
    - 示微密值歲
    - 付慈耶上座
    - 示雪忍副寺
    - 示天穎悅眾
    - 示善揆副寺
    - 示一念副寺
    - 示石香悅眾
    - 示石雲悅眾住山
    - 示宗旭副寺
    - 囑巖碧知浴
    - 示勉習禪人
    - 示盞飯一信禪人
    - 示純慈鐘頭
    - 囑慧力性侍者
    - 示見誠總戎劉居士

    - 示未明黃文學
    - 示祝男道俗程居士
    - 囑御六張居士
    - 囑公玉趙居士
    - 示麥子吳居士
    - 示世勳龔居士
    - 囑余門張氏 夫人
  - 勘驗機緣
  - 參見機緣
  - 書
    - 復眉居宋侍御
    - 復蕭大有居士
    - 復汝鍾閔老居士
    - 謝文宗博庵黎居士撰十方碑文
    - 謝渭綸屠翁邑 主立僧戶
    - 答孝廉晉公閔居士
    - 復管翁舒居士
    - 與仲遷葉文學
    - 與方伯斗所余護法
    - 與制臺玉翁張護法
    - 與糧憲允升程護法
    - 與文宗印周王護法
    - 與靖安邑侯陳護法
    - 與少宰雪堂熊居士
    - 與文宗博菴黎居士
    - 與給諫約生熊翁居士
    - 與旅菴曾居士
    - 與埽庵譚先生
    - 與御六張居士
    - 請慧山元白尊宿歸寶峰
    - 復慧峰山牧恆首座
    - 與匡山獅聲大師
    - 與紫竹林妙明和尚
    - 與聲隱和尚
    - 與超宗和尚
  - 啟
    - 請新任邑侯藿思李護法遊山
    - 請舊任邑侯馬護法遊山

        - 請糧廳許護法
        - 補祝方伯李護法
        - 復眾鄉紳護法
        - 復孝廉文學
    - 真讚
        - 觀音大士全身心經
        - 大士雲中騎獸
        - 魚籃觀音
        - 三大士出山像
        - 羅漢
        - 金剛經塔
        - 初祖達磨
        - 中興曹溪國師憨山師翁
        - 雲居顓愚先師
        - 題方伯余翁斗所護法像
        - 題谷暘笪居士像
        - 題牧公項居士像
        - 為澄空閣黎題畫
        - 題淨空禪宿
        - 題漏澤新元和尚像
        - 題敬泉李居士
        - 題道育比丘尼像
        - 題智徹比丘尼像
        - 題以忠徐居士小影
        - 題相吳郭居士像
        - 題凌子吳公
        - 題瞶翁吳居士
    - 自讚
    - 頌古
    - 付法偈
        - 與雲陽迥波隆首座
        - 與同安眉劍圓首座
        - 與龍門慎獨璣首座
        - 與慧峰牧恆依首座
        - 與獅峰生一真靜主
        - 與大雲佛西堂
        - 與靈嶽賢侍者
        - 與楚庵哲西堂

- 與劍門定監院
- 與松固乘維那
- 與吼雲悟知浴
- 與海門元侍者
- 與入素白知藏
- 與芝庵信知藏
- 與孤明慧上座
- 與鏡林以維那
- 與大拙慰維那
- 與鑑源知藏
- 與巨濟源侍者
- 與隱巖智知客
- 與絕學侍者
- 與裕芳維那
- 與山雨恩上座
- 與肯堂心知藏
- 與月江定上座
- 與孝廉晉公閔居士
- 與少宰雪堂熊居士
- 與方伯斗所余居士
- 與御六張居士
- 與兵憲旅菴曾居士
- 與濟臨郡侯廖居士
- 與別駕萊臣余居士
- 囑密悟監院
- 囑聞旋侍者
- 囑斷山監院
- 囑鏡初知客
- 囑國一侍者出山
- 囑松齡悅眾
- 囑元長侍者歸匡山侍師
- 囑旋珠熊二道人
- 囑靈機大德
- 囑龍門知客
- 囑龍門侍者
- 囑龍門監院
- 囑龍門副寺
- 囑趙共玉居士

- 囑鼎生蔡居士
- 囑雲石俞居士
- 囑子賢周居士
- 癸巳春受同安寓庸公請
- 受龍門覺真化宇慧然請
- 囑毓林義尼
- 示道睿知客
- 示曇現禪人
- 示智修禪人
- 示高鑑禪人
- 示截流禪人
- 示東昇禪人居山
- 示大冶知眾
- 示六和悅眾
- 示荷庵庫頭
- 示孤輝大德
- 示明達殿主
- 示隱素大德
- 示晦機孫
- 示履素孫
- 示遠詣孫
- 示密清值歲
- 示道安禪人
- 示道徹大德
- 示自若大德
- 示玄生大德
- 示樂如禪人
- 示接代德音副寺
- 示接代若木書記
- 示接代慧明侍者
- 示翠巖侄
- 示子玉禪人遍參
- 示啟愚迪參頭
- 示道遠侍者行腳
- 示見誰禪人
- 示證初大德
- 示覺定禪人受戒
- 重遊越山示峰元禪人

- 示佛珠戒子
- 示達性沙彌
- 示不倚禪姪
- 示歸源禪人
- 示公延禪姪
- 示湧輪禪人
- 示紫嵓米頭
- 示日紅知殿出山
- 示慧照孫
- 示應塘鄧居士懺經
- 示幼全李居士懺經
- 示素白居士
- 示堪輿斗南劉居士
- 示君直居士
- 示東泉黃居士
- 示龍江孫居士
- 贈岱宗禪宿
- 贈慈雲法姪歸楚
- 贈慈圓法姪歸楚
- 贈西意和尚
- 贈淨方和尚
- 贈西生和尚
- 贈大觀禪師
- 贈入密浪法姪
- 贈山樗法姪
- 贈獅眼禪師
- 贈雲庵煥章禪人
- 贈芥庵悟生禪人
- 贈久隱禪師
- 贈耀寰葉居士
- 贈相中王居士
- 寄超宗和尚
- 寄酬文宗博庵黎護法譔龍門十方碑文
- 寄公弼涂居士刻寶峰伊庵禪師語錄
- 寄孝廉白常熊居士
- 祝爾絃王文學
- 祝清泉元白尊宿
- 祝覺宗閣黎

- 祝冰鑑和尚
- 祝徹庵道弟
- 祝宜庵禪師
- 祝湛明禪友
- 祝戒如禪友
- 請凌白大師歸老人塔上
- 為余門性淳女開關

- 詩
  - 七言絕
    - 山居
    - 遊山
    - 詠梅花
    - 喜雲曇禪宿復同安祖庭
    - 經行
    - 夜坐望月
    - 酬獅聲大師過訪
    - 伊菴古雪二禪師過訪
    - 輓石頭庵沖懷老宿
    - 贈退庵同參
    - 示本幻侍者行腳
    - 春日坐小園偶成
    - 祝汝鐘閔居士
    - 弔匡山羅漢坪絲外大師
    - 輓優曇師兄
    - 弔汝鍾閔翁護法
    - 詠雪獅子
    - 春
    - 夏
    - 秋
    - 冬
  - 五言律
    - 雲居接給諫熊青翁居士
    - 訪伯彩袁居士書房
    - 禮東林遠祖塔
    - 詠金竹坪平頂松
    - 遊越山
    - 與管生舒翁居士遊雙林古寺偶韻
  - 七言律

- 山居
- 再訪獅子峰獅聲偃峰二禪師
- 雲居覓隱者
- 舟泊大同有感
- 吉州禮隆慶祖塔有感
- 禮天龍祖塔有感
- 送玄微禪師入楚
- 登崖頭寺坐月有感兼勉煥章禪人
- 贈制臺玉翁張居士
- 贈臬司蘇居士
- 贈臬司補念秦居士
- 贈巡憲伯衡周居士
- 贈文宗印周王居士
- 祝寓庸請主兼懷祖庭事蹟
- 過清涼臺達道禪師不遇
- 寄東林主人喚鐵禪宿
- 雪朝和伊庵禪師韻
- 和文宗博庵黎居士韻為上藍記事
- 和少宰雪堂熊居士
- 贈給諫約生熊居士
- 贈邑侯渭綸屠居士
- 和孝廉晉公閔居士入龍門韻
- 復宿雲居明月堂見羅漢垣有感兼懷季納熊居士
- 喜方伯斗所余居士建法雲律堂并贈
- 賀南康郡侯昆湖廖居士來任
- 賀建昌邑侯藎思李護法
- 懷掃庵譚翁居士
- 和蘇庵劉居士
- 次東巖和尚韻
- 壽紫竹林妙明和尚
- 懷西生大師
- 懷西意和尚
- 次晦山和尚過訪韻
- 酬雲巖元潔和尚過訪話舊
- 禮五乳憨山師翁衣缽塔
- 酬諸子賀進新方丈韻
- 入京謁雷臣余山主
- 謁元臣余山主

        - 入都蒙萊臣余山主先視作此奉謁
        - 謁翰林學士子靜李居士
        - 贈嘉興郡侯遵度王居士之任
        - 離鄉
        - 參禪歌
        - 四威儀
    - 佛事
        - 掃北京笑巖寶祖法身塔
        - 掃五乳憨山國師衣缽塔
        - 曹溪中興憨山國師忌辰獻供
        - 掃雲居顓愚先老和尚塔
        - 為雲居先老和尚圓塔頂
        - 雲居顓愚老人十忌日
        - 弔雲門雪嶠和尚
        - 雲居顓愚先老和尚二十週
        - 掃同安佛頭峰第二代常察禪師塔
        - 掃同安政公禪師塔
        - 掃龍門第二代大機用禪師塔
        - 掃龍門戒杲空明和尚塔
        - 設寶峰[、/(、*、)]庵禪師供
        - 寒食掃大機禪師塔
        - 寒食掃戒杲和尚塔
        - 為龍雲寺聞嚴耆宿起龕
        - 舉火
        - 為獅子庵藏一禪師封龕
        - 為聖傳鐸副寺舉火
        - 為德光靜主舉火
        - 為戒生闍黎舉火
        - 為慧光火頭舉火
        - 奠顯微元法子
        - 奠梅若法子
        - 為雲曇禪宿入塔
        - 為眾高僧入塔
        - 為昆堂法子起龕
        - 弔季納熊居士
        - 為退菴禪師起龕
        - 為退庵禪師兼舊過空生禪宿舉火
        - 為破衲禪人舉火

        - 為待贈高門余氏孺人火
        - 為智微禪德火
        - 為廣福初開禪宿起龕
        - 舉火
        - 弔方伯斗所余翁大護法對靈燒香
        - 為法雲律主雪眉和尚起龕
        - 入塔
        - 為余護法起棺
        - 為少宰雪堂熊翁誥封夫人葉氏燒香
        - 為雪堂熊公大護法燒香
        - 為汝鍾閔老居士燒香
        - 舉朗目禪人火
        - 同門絲外禪師起龕
        - 舉火
        - 為老比丘下火
        - 慧中比丘尼舉龕
        - 下火
        - 為優曇頤公老宿起龕
        - 入塔
        - 為嘉興郡侯遵度王公大護法燒香
    - 募疏
        - 募修丕禪師并高僧普同三塔疏
        - 化油疏
        - 化茶疏
        - 募鍋偈
        - 慧明庵募化藥師禪期修建大佛殿
        - 谷雲峰化修主殿敘
        - 為北京慈雲寺募化大悲閣緣疏
        - 江西黃檗山募請書本藏經緣疏
    - 雜著
        - 曹谿憨山師翁墨蹟跋
        - 為瑞慶庵開山碑記
        - 同安規約
        - 清化規約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贊助資訊

#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 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序



序

法璽禪師由同安來寓本之天寧
梓其先人顓大師語錄其門人等
益梓師之語錄以行詢其所由則吾友
斗所余公之遺願也予昔與余公同



牽江藩凡朝夕者二載余公時奉準
提甚虔別後遇師以宗乘相發明
遂于參究方其興復同安道場
於草莽中獨力始終勞憊無少
阻至於自剋去期公門坐脫世都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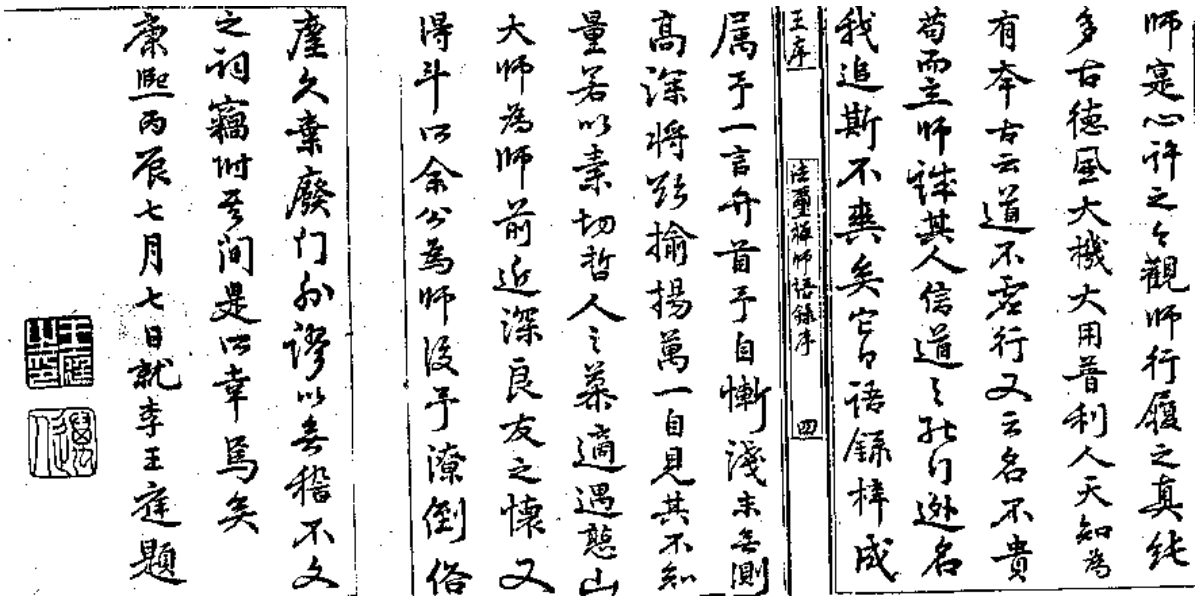
余公之有成徹師不為功嗟乎予
不見余公久矣亦不可復見之師如見
余公焉喜可知也師法得之顓大
師顓師得之慈山大師慈山大師在
故明萬曆時與達觀蓮池二師為

海內三大老歿而以月身留南華並六
祖而七錢牧齋先生刻其全錄識
者謂為壇經之流亞焉譚掃菴
先生為著所敘年譜中間自述平生
工苦真切有味能使讀者嘆興至

先入門于雲谷後取証于笑巖遂為
臨濟中之傑出數十年以來知不多
之衆莫不一口稱尊予亦嚮往久之
常以詩省我欲拜師為弟子愧
於生日未相逢之句蓋恨生當後慈



山大師不獲一見以茲是師如見慈山
大師焉喜又可知也頃者予常往
還天寧獲與師周旋談余公事最
悉又嘗感未學日淺素以必慈山大師
為法候談悟者不昧于修証之理


師寔心許之今觀師行履之真純
多古德風大機大用普利人天知為
有本古云道不虛行又云名不貴
苟需至師悴其人信道之弘行迹名
我追斯不與矣宜語錄梓成
王序　法寶禪師語錄序　四
屬予一言弁首予自慚淺未窺測
高深將矜揄揚萬一自見其不知
量若以素切哲人之慕適遇憨山
大師為師前迹深良友之悚又
得斗山余公為師設于濼倒倳
產久棄廢門扉謝以老稽不文
之祠竊附芻言間是以幸焉爾
康熙丙辰七月七日就李王莊題

# 序

原夫妙明覺性雖自圓成，苟非其人，道不孤立。是以拈花微笑，世尊指示於西陲；立雪安心，達祖提撕於東土。嗣後六傳分派，五葉蔚興。濟洞二宗，揚鑣並轡。般若門中之龍象，卻車而載、交臂而行，烝烝皇皇，於茲為盛。然而萬語千言，橫說豎說，祇以發明一大事因緣而已。世人妄業招引，非獷悍難馴，即萎薾不振，一則罔具信心，一則罕有慧力。波翻雲靡，散亂昏沉。生死海中，頭出頭沒，覓筏無門，良可深憫。自非佩法王之雄符，秉金剛之寶劍，眼橫霞電，氣薄風雷，孰能揀砂金而就冶，別碔玉以登堂，教育後昆，紹佛慧命也哉。古來尊宿，無俟縷陳。維昔笑巖大師，門庭高峻，少所許可，憨山老人荷笠瞻禮，師問:「從何處來？」答曰:「南方來。」師問:「記得來時路否？」答曰:「一過便休。」師曰:「子甚來路分明，善自護持。」機緣相對，授受親切。法乳再傳，有顓愚大師，克紹家風，卓然尊宿。嗣有法老和尚，崛岫挺生，受佛遺囑，乘願而來，參學於江楚吳越之間，驀然有得。住靜於歐阜匡廬，出世於豫章北地，作獅子吼，覺諸有情。繼臨濟三十一世，望初祖四十一傳，道德崇巍，於法自在。　先君子篤信佛乘，銳志深入，現宰官身，不廢參討。歷任江右藩司，簿書填委。旬宣拮据之餘，於本分消息殫力精求，一晤師顏，攄誠翹仰。同安佛剎，奕奕中興，永泐貞玟，具可考而知也。師據寶華王座，摻縱自由，爐錘所成，指不勝屈。前住越山龍門，後住都城清化，一條榔栗隨地舉揚，四席風猷儼然未散，可謂作人天之眼目，度末世之津梁，振古軼今，光前耀後者矣。三瀛燥髮翹瞻，長依道範，幸承　先澤，優游苕署。而師以重刻顓和尚語錄之故，往來武林、嘉

禾、霅川、邗水之際，時獲親近。每念　先君子音容云逝將及十年，緬昔良晨問道、深夜咨疑，舉公案以勘淆訛、侍巾缽而聆棒喝，儼色笑之相關，或翰墨之互答，一彈指間，遂成隔世。為人子者，寧禁涕泗之沾裳乎？師四會語錄，今亦告成，命瀛一言，弁茲全集。瀛無坡公天覺之才，自顧荒僿，理當遜避，以俟弘通。但思瓊笈珠函，初經結集，法寶大成，人天讚歎。使　先君子而在，必當合十獻頌，相視不逆，附以不朽。矧小子瀛，安敢自外？於是援巍穎，滋隃麋，焚瓣香而敘其梗概焉，述先志也。

時大清康熙拾伍年歲在丙辰佛誕日，法門弟子三韓余三瀛盥手敬撰於苕溪公署。

## 法璽印禪師語錄目錄


卷第一
　序
　同安上堂
　晚參
卷第二
　同安上堂
卷第三
　龍門上堂
　越山陞座
卷第四
　清化上堂
　晚參
卷第五
　小參
　普說
　示眾
　茶話
卷第六
　法語
卷第七
　勘驗機緣
　參見機緣
卷第八
　書
　啟
卷第九

真讚
自讚
卷第十
頌古
偈
詩
卷第十一
佛事
卷第十二
募疏
雜著

目錄(終)

法璽印禪師語錄卷第一

嗣法門人性圓、旋璣、旋哲、旋賢等編次

## 住江西南康府建昌縣鳳棲山同安禪寺語錄

師於壬寅冬十一月初四日入院。

山門。「 舊基者，是二十五代老古錐建立底解脫門，今日山僧到來，為甚卻成荒址？」以拄杖劃云:「 無門為法門，全身須拶入。」

觀音殿。「 喚作古佛，卻是觀音；喚作觀音，卻又是古佛。且道畢竟喚作什麼？」遂大拜。

韋馱。「 既是護法善神，因甚手握寶杵，胸例軒轅？」顧左右云:「 禮防君子。」

伽藍。「 者片荒草，非你赤心片片，爭有今朝？山僧也不敢辜負。」遂燒香。

祖堂。「 不必攢眉，特來與你伸屈。」

方丈據座。「 此室諸祖抽釘拔楔之處，我不作此條段。何則？不見道: 我欲仁，斯仁至矣。」

即日，上堂。師至座前，拈疏召眾，云:「 會麼？此是黃面老漢末後一則不了底公案，落在諸大護法筆尖頭上，珠回玉轉。今日特向同安院裏要山僧據款結案，只得人天眾前露布去也。」以疏遞:「 再煩宣過。」宣畢。師指法座，云:「 寶華王座，孰敢先登？任是出格英靈，不敢正眼覷著。其中有不甘者麼？」一喝便陞。拈香，云:「 此一瓣香，端為祝延當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恭願德媲羲、黃，道高堯、舜。此瓣香，奉為滿朝文武、闔國公卿，

為霖、為雨，業等伊、周。此香，奉為省郡尊官、本邑縣主，及護法、縉紳、士庶等，爵位高遷，法門城塹。此香，奉為舊住請主、諸山耆德等，伏願秉金剛之正智，立堅固之願心，大家扶起破砂盆，同證無生等法忍。此一瓣香，明月堂夜半傳來，紫竹林日午揭出，二十年函藏蠱毒，兩三番徹骨冰霜，端為雲居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世傘居先師顓愚大和尚，用酬法乳。」斂衣，敷座。上首白椎，云:「 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喝，云:「 早是第二義了也。畢竟如何是第一義？莫是山僧未出龍門是第一義耶？還是同安上堂為第一義耶？兩途不涉，中道絕攀，眾中莫有善觀者麼？」龍門首座問:「 千年祖席，今日重興，正令高提，如何話會？」師云:「 獅子碧天吞杲日，象王綠水嗽清風。」進云:「 恁麼則師象今朝關不住，東風吹起老龍來。」師云:「 吸盡西江一滴水。」進云:「 一滴乾枯金出井，吐灑秋蟾映玉池。」師云:「 倒拈無孔笛，吹出鳳遊雲。」進云:「 若然，則師兒歸窟去也。」師云:「 一任[跳-兆+孛]跳。」問:「 千山迥迥，萬水滔滔，二九程途即不問，入門一句事如何？」師便打。進云:「 黃檗也恁麼，和尚也恁麼，且道還有同別也無？」師打，云:「 黃尚書，李僕射。」進云:「 恁麼則一派寒風回萬壑，同安祖席又重新。」師云:「 讚嘆有分。」問:「 萬法本閒，為人自鬧，如何是自鬧句？」師云:「 瞽目進東城。」進云:「 二十五代老古錐到來，又如何接待？」師隨聲打，云:「 以此接待。」進云:「 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師復打，云:「 也是第二頭。」僧喝，師云:「 再喝看。」僧作禮，師云:「 一場鈍置。」乃以拂子一拂，云:「 寶鏡當軒，十方普照，輝天燦地，耀古騰今。者段境界猶是金鎖玄關，尚未是衲僧作略。且作麼生是衲僧作略？」驀拈拄杖卓云:「 直教天下一個個頭破腦裂去。汝諸人作麼生會？若緇素得出，始許同沐皇風、齊沾佛日；苟或未然，行人盡處是青山，青山更在行人外。」良久，復云:「 山僧道荒德薄、智淺行疏，只宜雲壑栖耕，不堪利生接物。茲因同安祖席虛廢已久，本邑僧會雲曇老宿深憐此地振卓無由，幸大護法昆湖廖翁任本府司理，奉　旨恢復，翁有詩云『 夜半驚回香界夢，今朝還我古同安』之句。後曇公西逝，復祝乃徒中公謹同合邑紳衿及諸山耆宿於越山耑請山僧主持此席，爾時乃命監院眉劍獨力撐持將經十載，今幸法堂輝煌、草萊頗闢，又承合省本邑及諸山等重申前請，山僧事不獲已，秖得應個時節。且道時節又作麼生應？」遂舉:「 當山常察禪師，僧問:『 如何是鳳棲家風？』常云:『 鳳棲無家風。』僧云:『 既是鳳棲，因甚無家風？』師云:『 不迎賓，不待客。』僧云:『 恁麼則四海參尋當為何事？』師云:『 盤飧自有傍人施。』」師拈云:「 者老漢雖然擔子度人，爭免隨身滯貨？山僧則不然，設有問:『 如何是鳳棲家風？』向他

道:『 迎賓待客。因甚如此？豈不聞: 雲板響時歸舊座，大家齊口嚼新羹。』」結座，云:「 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即日，晚參。師云:「 古人建叢林、立宗旨，皆有人承褫。今日山僧濫膺斯席，舉揚宗乘，且道甚麼人承褫？眾中有知音者麼？」眾無出。復云:「 一眾吝慈，山僧只得自拈自弄。來來來，由我好安排；去去去，無伊蹤跡處。也不來，也不去，綠水常穿澗底流，碧雲時在青山住。」一拂，云:「 會麼？金井玉池碧眼開，佛頭峰髻圓音布。」一擊便行。
上堂。僧問:「 曹洞祖席，臨濟重興，正令全提，如何舉唱？」師打，云:「 一棒掀翻老古錐。」進云:「 恁麼則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師云:「 非汝境界。」僧一喝便行，師云:「 用喝作麼？」一僧出，一喝，師云:「 未曾垂釣餌，先來弄尾鍼。」進云:「 一喝即不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 道甚麼？」「 如何是第二句？」師云:「 道過了也。」「 如何是第三句？」師云:「 者裏用不著。」僧云:「 直下分明。」師云:「 投子道底。」
問:「 銅頭鐵額，爐鞴重開，棒喝交馳，如何煆煉？」師云:「 早已一身紅。」進云:「 把住則黃金失色，放行則瓦礫生光，還把住是？放行是？」師云:「 兩頭坐斷。」進云:「 臨濟初參黃檗，三度喫棒，因甚到大愚脅下還拳？且道得大愚力？黃檗力？」師云:「 一任卜度。」乃云:「 把住放行已是撒土揚沙，受棒還拳未免腔板鼓弄，直饒三句齊收，依然跳不出斗，說什麼人境俱奪、棒喝交馳？會得者話，始許道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如不會，卻向第二番葛藤去也。」復豎杖，云:「 見麼？」一卓，云:「 聞麼？聞非耳聞，見非眼見，眼見則瞎，耳聞則聾，恁麼會去，方可號令人天、提持佛祖，并知脅下還拳、三度喫棒，能收虎尾亦踞虎頭，正好佛頭峰上任往任還、太子嶺頭直上直下，始不負今日古音上座領闔省檀那入山設齋請揚此事。諸仁者！此事作麼生舉聻？」復卓，云:「 待別有消息時，卻向伊吐露。」喝一喝，下座。
設兩序，上堂。「 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師子盤旋，象王起步。今日安名定位，建立法幢，以五須彌為眾頭首，將七金山作諸列職，以至日月星辰、森羅萬象為雲水禪流，廬阜雲居、南嶽普陀提漿運水，到恁麼地，方能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何憂乎法道不揚？何懼乎宗猷不振？諸仁者！且道甚麼人便能若是？」舉手顧左右，云:「 孤掌不浪鳴。」下座。
儲將承山王居士生日，請上堂。問:「 雪覆千山，瓊瑤滿地，瑞景重重即不問，慶生一句請師宣。」師云:「 曙日發生收地雪，萬林仍是舊時容。」進云:「 慶中境色如何？」師云:「 珠簾捲夜雨，畫棟映朝雲。」進云:「 秖如無生一句又作麼生？」師云:「 昨夜眉毛拖地白，明朝依舊接天青。」進云:「 與麼則情與無情一齊慶

讚去也。」師云:「 且喜上座證明。」乃舉云:「 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古人與麼道，忒煞太露筋骨。雖然如是，且王居士慶祝一句作麼生道？」以杖一劃，云:「 龜浮綠野連雲出，鶴過秦關帶雪來。」下座。

本里眾檀請上堂。問:「 五葉流芳即不問，如何是臨濟四喝？」師云:「 著一問將來。」「 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打，云:「 未出匣時光已露。」「 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打，云:「 石人心膽也須寒。」「 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打，云:「 莫道屈棒有人喫。」「 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打，云:「 纔涉古今便不中。」進云:「 四喝已蒙師指示，今日陞堂事若何？」師云:「 紅日正當午，端的照無私。」僧作禮，云:「 如是則千峰齊下拜，萬派盡朝宗。」師云:「 瞻之，仰之。」乃云:「 千年祖席，今日重興，時節既彰，莫當容易。二十五代之祖庭脈運幾灰，千百餘載之法幢桑田幾變，乃得沒量大人回棘荊而成瓊樓玉殿、轉草萊而為紫壁金沙，至使海內衲僧續佛慧命、十方檀信頓悟已靈，赫赫光明廓周沙界。如是則兩輪莫勝、周遍莫遮，在始在終凝然一道，始可於同安扶豎宗風、中興祖道。還委悉麼？」一卓，云:「 三教聖人同一轍，薦取當陽未發機。」下座。

沙彌戒，請上堂。僧問:「 撥草瞻風即不問，鳳棲陞座事如何？」師云:「 站立分明。」進云:「 秖如戒定雙彰，如何是沙彌得力處？」師云:「 今日袈裟打濕角。」「 如何是比丘轉身處？」師云:「 明朝依舊下西川。」「 如何是菩薩親切處？」師云:「 托缽出雲堂不是。」進云:「 恁麼則龍門夜展千山雨，鳳棲日掛萬里天。」師云:「 閒言語。」乃云:「 腦蓋重著楔，未許絕背面，通身慶快去，也須重判斷。因甚如斯？只為諸人從無始劫來被者條黑漆索子縛住腳跟，不得自由。」以杖一卓，云:「 若向者裏體薦，八萬法門一時頓證，三壇大戒彈指圓成，方識山僧袈裟打溼角，依舊下西川。如或不爾，縱使有得力轉身親切處，若要通身慶快，也是鄭州出曹門。」一喝，下座。

比丘戒，請上堂。問:「 弘宗演教，接物利生，大闡毘尼即不問，重新一句事如何？」師云:「 東山呈曙色，萬壑悉光輝。」進云:「 光輝且置，秖如向上事如何指示？」師云:「 高著眼。」進云:「 雲捲千峰碧，溪流萬派清去也。」師咄:「 莫亂走。」問:「 龍吟虎嘯風雲會，鳳翥鸞翔日月高，龍虎鳳鸞即不問，浮山九帶請師宣。」師云:「 草本漫勞拈出。」進云:「 如何是佛正法眼帶？」師云:「 萬里晴空雲影盡，千江平淡截波流。」「 如何是佛法藏帶？」師云:「 塵塵不立全機露，法法皆空一鏡收。」「 如何是事貫帶？」師云:「 街前補衲連雲繡，擔水溪頭帶月歸。」「 如何是理貫帶？」師云:「 自古弟者可為長，從來孝子覆爺名。」「 如何

是理事縱橫帶？」師云:「 蜂採上陽花到室，蝶翻幽徑草歸籬。」「 如何是屈曲垂帶？」師云:「 塗炭不穿牙珮服，歸鄉且著破襴衫。」「 如何是妙協兼帶？」師云:「 聞樂相忘三月味，始知垂釣在深潭。」「 如何是金鍼雙鎖帶？」師云:「 李白桃紅關不住，逍遙上苑展眉歡。」「 如何是平懷常實帶？」師云:「 一片白雲起谷口，數聲黃鳥帶泉飛。」乃云:「 今朝為說比丘戒，請我先陞曲彔床，聊為諸人通一線，浮山九帶快承當。如或未然，欲行千里，一步為初，向下文長，且聽三師七證分付。」一喝，下座。

菩薩戒，請上堂。問:「 昔日丹霞聞受戒，為什麼掩耳而出？」師云:「 美食不中飽人餐。」進云:「 律中道:『 手推比丘者波夷提。』德山因什麼見僧便棒？」師云:「 赤心片片。」進云:「 嫌罵比丘者波夷提。臨濟因什麼見僧便喝？」師云:「 片片赤心。」進云:「 清淨比丘不踏生草。南泉因什麼斬貓？」師云:「 汝向何處見王老師？」乃云:「 經中道:『 眾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真實諸佛子。』雖然如是，只能入佛，未能入魔。何則？殊不知眾生未受佛戒亦入諸佛位，所以臨濟、德山一任喚作波夷提，丹霞、南泉何常不是清淨行？會得此意，則不負靈機禪人敦請舉揚此事；其或不爾，別作商量去也。」遂舉:「 中邑洪恩禪師因仰山謝戒次，恩於禪床上拍手云:『 嗚耶，嗚耶。』仰乃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向中間立定，然後謝戒。恩云:『 什麼處得此三昧？』仰云:『 於曹溪印子脫來。』恩云:『 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 接一宿覺。』仰復問恩云:『 和尚在什麼處得此三昧？』恩云:『 我於馬大師處得來。』」師云:「 者兩個老漢敗缺也不少，假如今日有人問:『 山僧在什麼處得此三昧？』便與他劈脊一棒，云:『 不從曹溪得，亦非馬師來。』」喝一喝，下座。

當陽聖生陳居士誕日，請上堂。「 當陽無量壽，無成亦無壞；堅固金剛體，無生亦無滅。諸仁者！秖如無生滅、無成壞底是個甚麼？」拈拄杖，云:「 莫是者個麼？且喜沒交涉。既不是者個，畢竟喚什麼作無生無滅？彌天匝地堂堂露，慶祝華封個壽山。」擊禪床，下座。

結制，上堂。問:「 大開罏鞴，鍛煉聖凡，且道本分衲僧到來作麼生煆？」師云:「 你不是本分底。」進云:「 鉗鎚佛祖，必須作家。如何是作家？」師云:「 殺人不眨眼。」進云:「 恁麼則不動干戈定太平。」師云:「 看腳下。」僧一喝，師云:「 灼然。」問:「 祖令當行即不問，作家相見事如何？」師打，云:「 伯牙與子期，不是閒相識。」乃云:「 諸方十月十五結，同安卻比諸方別，試問其中事若何？因緣相值此時節。時節且置，秖如今日開爐

明甚麼邊事？」良久，云:「 滿爐添炭猶嫌冷，路上行人空守寒。參！」
元旦，上堂。「 旭日輝輝，春風拂拂，乃國運之增新；山雲靄靄，野鶴眠眠，正鳳棲之添瑞。值此時節，峰頭、峰尾列為普賢法門，山北、山南渝作觀音境界，不許天下英俊說舊、說新，豈容現前清眾論今、論古？」驀拈杖，云:「 惟有者個木上座，不涉一義、不侵舊新。」復卓，云:「 向者裏領略得去，可以同享太平，祝延聖壽；若領略不得，山僧一人慶祝去也。」遂起身，云:「 一片皇風扇宇宙，斬新日月照乾坤。」一喝，下座。
解制，上堂。問:「 今日解制即不問，應時值節事如何？」師云:「 三更穿市過，走馬出紗籠。」進云:「 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師云:「 腳跟下好與三十。」問:「 柏樹庭前譚妙法，虛空撫掌笑吟吟。撫掌即不問，如何是庭前譚妙法？」師云:「 石人暗點頭。」進云:「 恁麼則荊棘林中展手眼，紅塵堆裏定乾坤。」師打，云:「 試展手眼看。」進云:「 高懸祖印空王國，放去收來任縱橫。」師云:「 也是德山羅漢。」進云:「 獅子吼時芳艸綠，象王行處落花紅。」師打，云:「 閒言語。」乃云:「 同安今日解制，且喜燈王出世，驀然觸破紗籠，笑煞街頭李四。前途有問如何？切莫當陽辜負。」一卓，下座。
方伯斗所余公大護法上佛殿楑，請上堂。問:「 建法幢，立宗旨，秖如佛未出世、祖未西來，還有宗旨也無？」師打，云:「 者是什麼所在？說有說無？」進云:「 如何是臨濟宗？」師打，云:「 一棒一條痕。」「 如何是雲門宗？」師打，云:「 無你湊泊處。」「 如何是曹洞宗？」師打，云:「 忌諱個甚麼？」「 如何是溈仰宗？」師打，云:「 你跳得出麼？」「 如何是法眼宗？」師打，云:「 者裏盡也未？」僧云:「 五家宗旨蒙師指，更有一問，請師端的。」師打，云:「 疑則別參。」問:「 法席初啟，寶殿重開，斬新條令即不問，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 腳跟下好與三十棒。」僧喝，師云:「 落在甚麼處？」進云:「 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師云:「 元來。」僧作禮，云:「 大眾分明記取。」師云:「 瞎。」問:「 慈雲遍覆三千界，法雨均沾大地人，應時值節，請師速道。」師云:「 龍飛千嶂碧，鳳舞萬山高。」進云:「 即今宰官臨筵，凡聖駢集，和尚如何施設？」師云:「 巍巍寶殿聳霄漢，歷歷光明遍剎塵。」問:「 舉目盡皆彌勒閣，腳下無非古道場。如何是敷揚句？」師云:「 彈指頓超空劫外，扶起當年舊剎竿。」進云:「 恁麼則宗開柳巷，法振滹沱去也。」師云:「 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乃云:「 鳳棲山壁立萬仞，佛頭峰透徹雲端。師子盤旋，象王蹴蹋。若是沒量大人，自然全身擔荷，別立生涯。其或眼目動定，不惟不能攀仰，要且望崖而

退。還知麼？」遂舉書云:「 者是方伯余公見道的消息，今日特向人天眾前分明舉出。」舉畢，「 山僧亦有個頌子為伊證據: 掀翻華嶽忘機處，劈破長空月一簾。無限情塵都不見，喜君贏得舊山川。」一喝，下座。

方伯余公為夫人張氏生辰請上堂，問答不錄。師乃云:「 須彌高兮壽量，滄海深兮福祥，日月照臨兮為祝，天地覆載兮悠長。」一喝，云:「 若不喝住，打葛藤無有了日在。」復拈拄杖，云:「 秖如者個還具壽量耶？殊不知豎窮三際、橫遍十方，亙古亙今，凝然湛寂。且不落功勳一句作麼生道？紫微閣畔舒千臂，南極峰前照九垓。」下座。

佛成道，上堂。「 六載雪山勤苦行，無端夜半睹明星，眼中早已重添屑，殃及兒孫事莫論。諸仁者！於此會得，則不辜負東昇禪人設齋圓戒，耑請山僧舉揚個事。者個且置，秖如釋迦老子夜睹明星悟個什麼？若定當得出，方許了明向上宗乘，頓證金剛心地；其或未然，只得向諸人道破。」遂以杖擊案，云:「 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一喝，下座。

洪州元戎海山張居士生日，請上堂。問:「 師登寶座，法雨均沾，正令全提，如何判斷？」師打，云:「 你試定當看。」進云:「 此意且置，秖如高峰四句請師垂示。」師云:「 我者裏一句也無。」「 如何是大地無草？」師云:「 白雲橫嶺上。」「 如何是大海無魚？」師云:「 明月浸波心。」「 如何是大富無糧？」師云:「 富嫌千口少。」「 如何是大悟無道？」師云:「 貧恨一身多。」進云:「 恁麼則情與無情一齊慶生去也。」師云:「 且喜闍黎道著。」乃云:「 日輪正當午，虛空絕點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驀拈杖，云:「 露堂堂，明歷歷，脫體無依；赤條條，光湛湛，圓融無礙。頓教入泥不點塵，入水不動波，七縱八橫，拋三擲四，到恁麼時，盡大地是個大解脫場，遍虛空是個無量壽。故云:『 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所以道: 有時疋馬單刀，現將軍身而說將軍法；有時霞冠素服，賑濟群靈而歸心大道。以致隨處即主，遇緣即賓，坐斷千差路，超出四威儀，何假鶴舞起清風，錦雲鋪杲日？雖然如是，且當機一句作麼生道？無位真人高迥迥，何山松柏不青青？」下座。

上堂。問:「 今朝制期又兼演戒，秖如禪戒兩忘的衲僧到來，和尚如何接待？」師隨聲打，云:「 無你插足處。」進云:「 如何是五家宗旨？」師打，云:「 者個便是。」「 如何是臨濟宗？」師云:「 青天喫棒血流紅。」「 如何是雲門宗？」師云:「 眉毛瞎卻不通風。」「 如何是曹洞宗？」師云:「 夜半烏雞雪上封。」「 如何是溈仰宗？」師云:「 凡情聖解不留蹤。」「 如何是法眼宗？」師云:「 六相團圞數莫窮。」僧喝，云:「 禮拜去也。」師打，云:

「 再犯不容。」乃云:「 宗師家掌握靈符，道眼清正，方許南面高坐，與大地人抽釘拔楔。有時，千尋巖下嘯月吟風；有時，萬頃波中跨龍釣鱷。花街柳巷，哩哩囉囉；林下水邊，寥寥寂寂。屋後松梢帶雪，皆為古佛家風；庭前梅蕊含霜，盡合祖師密意。者裏見得，一任橫拈倒用、說是說非，方可道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搜翻白拈窠穴，剪斷從上根枝。苟或未諳，須向同安手裏討個著落始得。只如今日幻容禪人母難之日，特請山僧陞座設齋求戒，以酬罔極之恩。且道: 為伊作何條段？」遂一拂，云:「 三壇次第演伽陀，萬別千差齊坐斷。」下座。

臘八日，覺宗禪人圓戒，請上堂。乃云:「 諸佛涅槃心，甚深無倫匹，眾生業垢重，難解亦難入。且道甚麼處是難解入底？良由五欲深沉、三毒纏繞，勞他沒量大人手指天地作大師子吼云:『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及乎雪山六載，夜睹明星，已是第二杓惡水沒頭潑了。以至四十九年葛藤縷縷，又道無法可說，豈非靈龜曳尾？末後拈一枝花，惹得飲光展笑，始暢胸懷，可謂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設使說遍無邊香水海，廣開重重彌勒閣，撿點將來，猶未是衲僧極則事。且因齋慶讚圓滿毘尼一句作麼生道？三千次第重饒舌，八萬行持彈指圓。」一喝，下座。

元旦，上堂。拈香祝聖畢，師豎拂，云:「 靈山付囑兒孫事，今日元辰復舉揚，微笑拈花端的旨，相承少室繼聯芳。且喜融風[颱-台+弗][颱-台+弗]，溥天布化育之休；更逢麗日輝輝，大地沐太平之兆。者裏會得，方許斬新日月，特地乾坤，祝皇風于北闕，迎瑞彩于南宸，一人有慶，法社賴之。眾中還有知得時節因緣底麼？」良久，云:「 楚庵西堂遍歷諸方，草鞋跟斷，無端撞入同安，不覺掀翻寶惜，山僧固以祖父家業兩手分付。」遂授衣，云:「 展開雞足峰前路，化浹娑婆遍地香。」楚云:「 自愧樗才為紹續，蒙師徹骨老婆心。」師云:「 正好撐天拄地。」進云:「 恁麼則人歸大國方尊貴，水到瀟湘一樣清。」師云:「 珍重。」下座。

懺華嚴經，鄧應塘居士請上堂。問:「 善財五十三參，末後于彌勒樓閣彈指即開，且道如何是彈指意？」師云:「 含靈猶有分，越格莫能求。」進云:「 秖如百千萬億彌勒、百千萬億善財，那個是真底？」師云:「 那個不是真底？」進云:「 文殊興雲，普賢布雨，如何是智行雙圓句？」師云:「 道著了。」僧作禮，師打，云:「 也須喫棒始得。」乃以拄杖打○相，云:「 如來深境界，其量等虛空，一切眾生入，而實無所入。所以道: 三千剎土、八萬微塵，於一塵中現出千丈盧舍那身，萬德莊嚴，圓融行布，根塵迥絕，理事雙彰，道無即有，道有即無，掃除凡見，不立纖塵。」以杖左右卓，云:「 復從者裏湧出無量菩薩僧伽、無量大悲苾芻、無量金剛天等、無量八部龍神，左右盤繞而為華嚴海會。」一擊，云:「 你

諸人還聞麼？」又以杖打⊕相，云:「 又從者裏湧出無量彩蓋雲、無量瓔珞雲、無量光明雲、無量音樂雲，無量主山神、無量草木神，重重密護，行智齊彰，而為華藏莊嚴。你諸人還見麼？若也聞見精明，則有情、無情證等無異。到恁麼時，山僧向者裏還讚揚得麼？直得義天性海，似帝網而交羅；智照神光，如洪爐之猛燄。今朝省邑護法居士等為諸人發上上機，助宣妙行，且道以何為驗？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卻三祇劫。」下座。

解制，上堂。問:「 九旬禁足，三月安居，安居即不問，今朝解制事如何？」師云:「 龍吟夜月洪波秀，虎嘯風生碧漢空。」進云:「 不是春風回萬象，何能夜月照三陽？」師云:「 汝作麼生？」進云:「 師子吼時芳草綠，象王行處落花紅。」師云:「 且過一邊。」乃云:「 今朝十五元宵節，正值同安解制辰，試問諸人己躬事，其中那個是知音？龍蛇穴裏藏身，凡聖途中著見，未能出格超群，及至七花八裂，只得挽回火樹、撥轉燈城，把住放行，全體獨露。還委悉麼？」遂豎拂，云:「 春風一段枝頭洩，無古無今晝夜明。」一喝，下座。

方伯斗所余公大護法為拈花文佛暨諸賢聖等開光，請上堂。拈香畢。「 祖庭千古復興隆，殿閣渾如靈鷲宮，座下水雲獅與象，有誰微笑破羅籠？還有承當者麼？」問:「 昔年鷲嶺拈花，迦葉微笑，今日同安舉唱，未審是同？是別？」師云:「 綠水時漩師子渡，紅輪正照佛頭峰。」進云:「 恁麼則山河大地齊瞻仰，明暗色空古佛心。」師云:「 實相圓明千里外，鳳山獨露萬重雲。」進云:「 秖如方伯余翁報國酬恩一句，請師速道。」師云:「 同安古剎重新建，四海禪流共祝釐。」乃豎杖，云:「 釋迦老子在山僧拄杖頭上，堂堂獨露，被諸人逼得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盡皆紫金光聚，復於青蓮花目放大寶光，爍破四天下，照耀恒沙國土，萬億諸佛、萬億菩薩、萬億聖眾、萬億寶蓋各各俱承此力，與釋迦老子帝網交羅、鏡光相照，圓明妙體共證真常，情與無情正等無異。汝諸人還見麼？設若見得，則知者段光明在聖不增、在凡不減，世尊得之照天照地、法古騰今，菩薩得之願力宏深、悲智廣大，羅漢得之神通莫測、妙用難量，祖師得之掀翻窠臼、喝破太虛，諸人得之喫飯穿衣、操持日用，即今方伯得之政化西江、運籌帷幄。且道山僧得之畢竟如何？」以杖一卓，云:「 竿木隨身，逢場作戲，越山頂頭，擒天摟月，龍門殿上鼓浪興波，同安榛蕪叢中現出瓊樓玉殿，演唱無腔曲調，拔除腦後塵釘，圓成千古奇緣，俾後瞻依不朽。讚揚且置，秖如今日方伯余公為佛開光一句作麼生道？」遂舉筆點，云:「 坐斷十方光始現，大家仰祝聖皇恩。」下座。

結制，上堂。問:「 涅槃無路，生死無門，且道工夫從甚處入？」師打，云:「 無你咬嚼處。」進云:「 某甲不會。」師打，云:

「 不會卻相應。」乃舉:「 雪峰和尚云:『 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雲門云:『 火焰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應庵老祖云:『 三世諸佛為火燄說法，火焰燒煞三世諸佛。』」師拈云:「 者三個老漢各立邊疆，赤心片片，點撿將來，不妨奇特。汝諸人會麼？會得雪峰句，眼光爍破四天下；會得雲門句，舌裏有骨；會得應庵句，天下和平，萬國協慶。不須撾鼓上堂，開爐結制。若透未得，直待來年十五，為諸人別通消息。」一喝，下座。臘八，上堂。問:「 祖庭復振，四眾雲臻，豎拂拈椎即不問，夜睹明星事若何？」師云:「 豁開眉上眼，射破海中天。」進云:「 菩薩戒猶護生草，為甚南泉斬貓、歸宗斬蛇？」師云:「 速禮懺悔。」進云:「 今朝和尚陞座，且道說何法？」師云:「 無法可說。」進云:「 恁麼則虛設了也。」師云:「 若虛設即有法也。」乃云:「 吾佛當年詣雪山，倏爾夜睹明星發，突然悟得涅槃心，正眼看來總是瞎。諸仁者！那裏是者老漢漏逗處？」良久，復舉:「 昔日元叟端和尚云:『 未到雪山，腳跟下好與三十；既到雪山，腳跟下好與三十；夜睹明星，腳跟下好與三十。』」師云:「 者老漢也須喫同安三十。何故？只知令行，不覺殃及。更有三十，同安自喫。何故？事因叮囑起，日久見人心。秖如湧輪禪人今朝圓戒一句作麼生道？一輪湧出千山秀，萬象光輝瑞色呈。」一喝，下座。解制，上堂。「 同安今日有三句，特為諸人明指示。且道是那三句？」以杖打○相，云:「 舊年十月十五恁麼結，把斷要津無漏洩。」又以手作展勢，云:「 今年正月十五恁麼解，潑天猛浪大張開。試問九旬日中更作麼生理會？」復以拄杖打○相，左右顧視，云:「 若到諸方，切莫錯舉。」擲拄杖，下座。

法璽印禪師語錄卷第一

法璽印禪師語錄卷第二

嗣法門人性圓旋璣旋哲旋賢等編次

住江西南康府建昌縣鳳棲山同安禪寺語錄

方伯斗所余公送藏經入山，上堂，問答不錄。師豎拂子，云:「 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都從山僧拂子頭上流出，汝等諸人還信得及麼？」遂一擊，云:「 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汝諸人還聞麼？直下若見、若聞，則知一大藏教闢龍宮而不從龍宮得來、剖微塵而不假微塵流出，無時不在諸人腳跟下廣布敷演，為玄為奧。若不恁麼，山僧未免再瀝肝膽，從頭告報。」一拂，云:「 釋迦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有、說無，說頓、說漸，說偏、說圓，乃至塵塵爾 、剎剎爾 ，熾然說無間歇，皆為一切眾生迷失本源，不能當機直捷，勞他世尊多方淘汰、格外周遮，故曰: 我此九部法，隨順眾生說。要知起唯法起、滅為法滅，豈不是心外無法、法外無心？至于末後拈花，飲光微笑，方乃申 懷。者裏說心、說性、說事、說理，以始終頓圓、五法、三自性得麼？一大藏教皆是拈花之註腳耳。諸仁者！山僧恁麼葛藤，你還知得端倪也未？個裏會得，亦不負余公擔荷祖庭、捐金請藏之盛心也。雖然如是，敢問大眾: 作麼生是報國酬恩一句？」一拂，云:「 四海衲僧開正眼，共祝吾皇億萬春。」下座。

尊勝寺寓庸中公誕辰，請上堂。書記問:「 群僊昨夜離金闕，鰲首今朝渡碧波，七七知非即不問，五旬知命事如何？」師云:「 日照山河明歷歷，雲收大地寂如如。」進云:「 秖如未生已前將何為驗？」師云:「 已生之後汝作麼生？」進云:「 黃鶴未曾沖碧漢，青牛早已出函關。」師云:「 有勞讚祝。」問:「 深居祖窟陶材器，法令施行豈藉誰？敢問: 如何是衲僧行履處？」師豎拂子。進云:「 如何是和尚接待處？」師亦豎拂子。進云:「 興化道:『 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意旨如何？」師云:「 放汝三十棒。」進云:「 秖如三聖道:『 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又如何？」師云:「 放汝三十棒。」進云:「 生前面目何須悟？悟得來時也是塵。」師打，云:「 道甚麼？」拈杖，云:「 朕垂未分前，無你下口處；朕垂既分後，早已七花八裂。然圓明玅體，本無去而無來；法性融通，豈有內而有外？所以道: 日月不能並明、河海不能比量、須彌不能並峙、虛空不能包藏，至大而至微、至剛而至柔，縱橫左右、洞徹十方，窺測無門、隨機即應者，便是寓公本命元辰主人公。」隨一喝，云:「 既是窺測無門，喚甚麼作主人公？者裏還註腳得麼？設使佛頭峰、鳳棲嶺，管教稱揚不及。若向此中會得，

則知日照山河，闊角青牛常出谷；雲收大地，無毛黃鶴日沖霄。一任波中取火、燄裏敲冰。其或未然，行人更在青山外。今公誕辰，入山飯眾，兼請舉揚，山僧因風鼓絮，為伊據款結案。」一卓，云:「 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一喝，下座。

開鑪，上堂。問:「 諸方大開鑪鞴，同安共設鉗錘，今有一人牙如劍樹、口似血盆，當鑪不避，和尚又作麼生？」師打，云:「 正好千鎚百鍊。」進云:「 雪峰拈起，雲門劈脊，除此二途，請師別道。」師打，云:「 好事多同。」進云:「 先德有言:『 木人結契賣虛空。』未審何人證據？」師云:「 老僧當軒坐。」進云:「『 露柱前來寫合同』，又作麼生？」師云:「 承當也未？」進云:「 四至分明須記得，不知何處有封疆？」師云:「 照驗明白。」乃云:「 畫蛇添足，劃地為牢，此是古人屈為今時。同安者裏要且不然，直教虛空粉碎、大地平沉，不勞脊梁高豎、挨拶疑團，便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同一鼻孔；設若不然，趙州東壁挂胡蘆，諸人也須疑著。」一喝，下座。

元旦，上堂。問答不錄，師云:「 普天匝地祥雲起，正是山僧祝聖時，惟願風調並雨順，頓令家國樂熙怡。諸兄弟還會麼？設若會得，人人叨堯舜之恩，個個享無為之化；其或未然，山僧只得八字打開去也。」遂起身，云:「 八方靄霖無為化，萬國歌謠樂太平。」

解制，付門人松等，上堂。「 正月解制元宵節，燈王法法明皎潔，古今不改舊山川，直下相承聯未歇。」驀拈杖，云:「 釋迦老子道:『 我此法印為欲世間利益，在所遊方，勿妄宣傳。』又道:『 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可見深之又深、秘之又秘，至于果熟天香，遞代承襲，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分枝列派，以訛傳訛，故有五家門庭之別，獨我臨濟一宗赫赫然遍滿寰宇，至笑巖寶祖得憨山清翁直向先師頂[寧*頁]一針而殃及山僧。今日不敢被蓋囊藏，特對人天眾前轉相付授，務必星分碁布、草偃風行，撐持祖父門墻，宏紹正法眼藏。既然如是，且五葉流芳一句作麼生道？」一卓，云:「 但願春風齊著力，枝枝發艷吐輝煌。」下座。

弟子機蘭、開文、制一為師誕辰，請上堂。問:「 一年一度新，森羅咸稽首，且道如何是慶生句？」師豎拂，云:「 龜毛拂子三千丈。」進云:「 江山雖別，雲月是同，如何是同條句？師云: 腦後見腮。進云: 蟠桃已熟，優缽既開，且道春秋多少？」師以拂子點三下。進云:「 恁麼則崑崙突出無量壽，驚起須彌作壽山。」師云:「 伶利衲僧。」進云:「 者個且置，如何是第一句薦得為佛祖師？」師以杖左卓，云:「 匝地溥天明歷歷，朝三暮四總如如。」「 如何是第二句薦得為人天師？」師右卓，云:「 幾片白雲橫谷

口，一輪明月照波心。」進云:「 第三句薦得，作麼生是自救不了？」師從中一卓，云:「 情真語露，不負知音。」乃云:「 吼破虛空踢破煙，巴歌曾唱出西川，自從一別家山後，不覺今朝耳順年。光陰瞬息，倏爾蹉跎，山僧與闃兄同生一處，出家一山，嗣後南詢遍參，天各一方，且喜時節因緣略露者段消息。設若會得，神光不昧，萬古徽猷，不變不遷，無來無去，不出今日者個時節。不唯不出今日者個時節，乃至盡未來際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是聖、是凡，或僧、或俗，山河大地，有情、無情，亦出不得者個時節。若識得者時節，威音無始，阿逸無終，事理縱橫，圓融無礙。故古德云:『 無邊剎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于當念。』諸仁者！到恁麼地，正好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方可道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小中現大，大中現小，皆承今日者個時節。雖然如是，猶是建化程途邊事。秖如當筵慶祝一句又作麼生？」一拂，云:「 昨朝法雨連天一，今日南山松檜青。」下座。

兩序為方伯誕辰，請上堂。問:「 法幢高豎人天外，宗風此日大方傳。如何是傳底意旨？」師云:「 峰前豎起剎竿子，直得青天翠欲流。」進云:「 恁麼則誌公當年輕漏泄，今朝一眾發真源。」師云:「 且道什麼人恩力？」進云:「 即今方伯公壽誕，和尚作麼生慶祝？」師云:「 南山梧桐棲彩鳳，東海青波現巨鰲。」進云:「 可謂福海與佛海同深，壽山等華山並峻去也。」師云:「 一輪本自光寰宇，萬里歌謠道太平。」僧禮拜，師乃云:「 本月十四值方伯余公懸弧之旦，山僧親領禪眾于大雄寶殿熏禮梁皇法懺，本院兩序忖思祖庭湮沒、人物重興，特請山僧陞座舉揚大法，預祝遐齡，報難報之恩、酬難酬之德。諸仁者！且道大法作麼生舉擘？」豎拂子，云:「 有物先天地。」遂擲下。「 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喝！「 不逐四時凋。甚麼物？豈不知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既無是，亦無非，以虛空為正體、以恒沙國土為妙用、以須彌山為壽山、以四大海為福海。恁麼讚揚，未是余公真實之地，而能萬機不暇、千聖不到，斬斷無始葛藤、掀翻空劫露布，又能護國祐民、作大佛事者，便是伊真實受用處。既然如此，將什麼作預祝一句？還會麼？指日風雲騰瑞彩，長年福壽沐皇恩。」下座。

結制，上堂。師云:「 大啟紅爐烹佛祖，鉗錘鈔密聖凡無，直饒鈍鐵重加鍛，藻鑑分明握用殊。若恁麼，猶是階下鈍漢，堪作甚麼？除是英俊禪流一聞舉揚，便掉臂而去。」良久，復舉:「 黃龍南禪師住同安，云:『 撞鐘鐘鳴，擊鼓鼓響，大眾殷勤問訊，同安端然合掌。者是世法？那個是佛法？咄！』」師云:「 黃龍老漢一代宗匠，猶將世法、佛法打作兩橛。今日同安則不然，撞鐘鐘鳴，擊鼓

鼓響，大眾殷勤問訊，同安端然合掌。」以拂子一擊，云:「 世法、佛法都在裏許。諸兄弟！若向者裏會得，不必三月安居，脊梁高豎；其或未然，須向古今舉揚淆訛處緇素始得。」復擊，下座。
解制，上堂。「 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即今時節已至，眾中還有自彰者麼？出來與汝證盟。」問:「 師登寶座，大啟法筵，鐘鼓交參，如何舉唱？」師云:「 紅輪涌出千峰翠，瑞氣衝開大地春。」進云:「 解制一句即不問，三玄三要請師宣。」師云:「 草本念將來。」「 如何是第一玄？」師云:「 春風劫外天人眼，萬象光中絕正偏。」「 如何是第二玄？」師云:「 杖頭擬議穿腮過，海底泥牛吼碎煙。」「 如何是第三玄？」師云:「 雲散千峰冰雪盡，大雄橋下水長川。」「 如何是第一要？」師一卓，云:「 棒下靈機無作造。」「 如何是第二要？」師云:「 千聖頂[寧*頁]光晃耀。」「 如何是第三要？」師云:「 一曲長歌送返照。」進云:「 玄要已蒙師指示，放行把住事如何？」師云:「 非汝境界。」僧便喝，師云:「 落在甚麼處？」僧又喝，師打，云:「 轉見不堪。」僧拂袖歸位，師乃云:「 去如孤雲出岫，住若野鶴翹松，不住不去便是衲僧行履。你諸人還會麼？設若會得，倒騎鐵馬走長安，未曾移步；不恁麼會，鞭起泥牛耕大地，不動絲毫；其或總不恁麼，拄杖頭邊寬世界，象王鼻孔別家風。山僧只得與諸人分明道破。」良久，復云:「 黃面瞿曇末後拈花全體露，飲光尊者傍觀一笑逞風流，致令遞代殃及山僧。今朝解制良辰、元宵佳節，將此佛祖源流分付維那知藏。雖然如是，且續燄聯芳、羅紋結角一句作麼生道？」一卓，云:「 區區一段家常事，珍重爾曹各自持。」下座。
結制，上堂。豎拂子，云:「 當陽一著，結舌亡鋒，略展家私，聊通一線。」問:「 擊鼓陞堂無別事，請師直說了無生。」師云:「 劫前高著眼。」進云:「 無生句子蒙師指，今朝結制又如何？」師以拂子打○相，云:「 總在裏許。」進云:「 古人道『 盡大地是個火坑』，向什麼處著腳？」師云:「 早已焦頭爛額。」僧豎拳，師云:「 者是什麼？」僧云:「 萬象森羅齊稽首，笑破虛空口不開。」師云:「 三十棒親領出去。」僧拂袖歸位。二僧並出，師作射勢，云:「 一箭落雙鵰。」僧便問:「 和尚傳曹溪正宗，因甚問著棒喝齊施？」師云:「 認作棒喝，入地獄如箭射。」進云:「 恁麼則拄杖遼天獅子吼，大展宗風此日聞。」師云:「 鳳皇不是凡間物，不種梧桐誓不棲。」僧禮拜，師乃云:「 今日同安結制，不許亂走一步，秖待寶鏡池開，大地從此流泣。」顧左右，云:「 大鵬須展摩霄翼，誰顧崩騰六合雲？」下座。

解制，上堂。「 百日禪期，今朝告畢，其中有赤身擔荷者出眾相見。」問:「 鐘鼓交參，法雷震地。交參即不問，如何是法雷震地？」師劈頭便打，進云:「 一棒迴超千聖外，此心能有幾人知？」師震聲一喝，僧云:「 一句無私語，千古共敷揚。」便禮拜，師乃云:「 當陽獨露，迥別千差，坐斷情塵，不容凡聖。淨裸裸、赤灑灑，如月白風清；峭巍巍、孤迥迥，似銀山鐵壁。到者裏，無動、無靜，無賓、無主，無問、無答，無棒、無喝，無玄、無要，無縱、無奪，無古、無今，無凡、無聖，直教千聖莫能窺、萬機莫能測，縱饒口劍唇鎗，也須亡鋒結舌。諸兄弟！且道: 者裏還轉得身也未？」遂以杖一卓，云:「 闢開也在我，捏住也在我，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如是，便有動、有靜，有賓、有主，有問、有答，有棒、有喝，有玄、有要，有縱、有奪，有今、有古，有凡、有聖，塵塵彰般若之光，處處露法身全體，一任東湧西沒、南沒北湧，不動道場，遍周沙界。有如是作用，方可以五須彌收歸芥子，向一塵內轉大法輪，一為無量，無量為一，放去收來，自由自在。到恁麼時，正好接物利生，擔荷祖道；其或未諳，莫怪山僧壓良為賤去也。」良久，復舉:「 龐居士偈云:『 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古人恁麼話，也是賣水江頭，眼中著屑。同安今日與他下個註腳: 十方同聚會，山枯水竭。個個學無為，缽盂安柄。此是選佛場，猶有者個在。心空及第歸，雪上加霜。諸兄弟還會麼？若會得此四轉語，不惟與古人同轍，亦可與諸祖聯風。眾中有善鑒者麼？如無，山僧自拈自弄去。」一喝，下座。

上堂。「 布縵天網，慣打鳳麟；垂直釣鉤，撈漉鯤鯨。若是泥鰍曲鱔，徒勞上釣。即今莫有透網錦鱗？試出來鼓浪看。」問:「 秖如古人道:『 盡大地是個禪堂。』又作麼生結？」師豎拂子，云:「 向者裏薦取。」進云:「 金風吹玉管，幾個是知音？」師云:「 高著眼。」進云:「 恁麼則聚會群龍齊縮項，養成頭角待風雲。」師云:「 蝦跳不出斗。」進云:「 蹋碎寒潭月，相傳祖道光。」師云:「 直須親見始得。」問:「 大地為鑪，須彌為炭，從上佛祖向甚處安身立命？」師云:「 盡在裏許。」進云:「 秖如和尚腳跟下又且如何？」師云:「 突出青霄外。」進云:「 恁麼則水到渠成全意氣，個中無處不超倫。」師云:「 放汝三十棒。」僧便喝，師云:「 腳跟下更要一頓在。」乃云:「 問似雲興，答如鉼瀉，總與諸人了沒交涉。且道畢竟如何？」復舉:「 圓悟禪師示眾云:『 通身有眼不能見，通身有耳不能聞，通身有口不能說，通身有心不能鑑。通身則且置，秖如無眼人來作麼生見？無耳人來作麼生聞？無口人來作麼生說？無心人來作麼生鑑？向者裏通得一條活

路，便與古佛同參。』同安則不然，者裏通得一條活路，便好生按雲頭、活捉谿尾，剖萬象皮、出虛空髓。到恁麼地，何須三月安居、紅鑪鍛煉？正好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善知識同一鼻孔。設若未會，直須壁立萬仞。假使斬頭截臂，山僧亦不為你諸人道破。何故？為人須向損邊求。」一喝，下座。

佛成道日，上堂。問:「 古今不二乾坤合，理事雙融氣運調，和尚陞堂於此日，世尊悟道在今宵。如何是古今不二句？」師云:「 夜夜峰頭千片白，朝朝海角一輪紅。」「 如何是理事雙融句？」師云:「 歲寒松柏元無變，春到梅花自有香。」進云:「 恁麼則雪山與鳳嶺毫無間隔去也。」師云:「 也須高著眼始得。」僧便喝，師云:「 再喝看。」僧作禮。晦老宿問:「 夜半明星旨，由來覆大千，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便豎起拄杖。進云:「 二五八六張，把定聖凡路，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便放倒拄杖。進云:「 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 且喜老兄相隨來也。」進云:「 更有一句請師拈出。」師云:「 三十痛棒更待阿誰？」進云:「 千山勢倒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云:「 也須恁麼始得。」進云:「 大眾證明。」師云:「 露。」問:「 龍披一縷免金翅之患，且道現前具足三壇當獲何益？」師云:「 盡在今朝一語傳。」進云:「 傳後如何行履？」師云:「 一狀領過。」進云:「 秖如腳跟下又作麼生？」師一喝，僧亦喝，師云:「 是什麼？」僧云:「 大眾證明，某甲禮拜去也。」師云:「 胡孫入布袋。」乃云:「 今朝釋迦老子成等正覺，吾觀大地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有不能證得。」師震威一喝，云:「 者老漢白日寐語，若向者裏薦得，那有道可悟、有佛可成、有妄想可除、有眾生可度？諸比丘等設若會得，則與釋迦老子同一受用、諸大善知識同一舉揚，即不負微道二禪人請山僧陞座圓頓毘尼；其或未然，須向三師七證亹亹為諸人道破。」一喝，下座。

解制開鍋，眾請上堂。僧出，問:「 第一義諦，人天有賴，去此二途，請師端的。」師云:「 一杖沖開雲頂鶴，千峰個個點頭歡。」進云:「 恁麼則橫身一步超三界，裂破毘盧頂額門。」師打，云:「 正好喫棒。」進云:「 也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打，云:「 何不領取？」進云:「 無心而應，無相而行，遍剎海不動道場，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 須是恁麼人始得。」進云:「 四海浪平龍臥穩，九天雲盡鶴飛高。」師云:「 是誰證得？」進云:「 者段家風誰不有，何須挑水賣江頭？」師打，云:「 學語之流。」乃云:「 今日解制，又值常住開鍋，若以佛法商量，不必如何若何。」復以手約鍋勢，云:「 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四海衲僧、十方雲水、有情無情，都向此中得其上味，又於此中轉大法輪。汝諸

人還會麼？雖然如是，秖如拄杖子還有結解也無？」遂橫肩，云:「 椰栗橫擔吞宇宙，個中端的少人知。」一卓，下座。
化士值雪歸，上堂。「 匝地普天冰雪鋪，因思立雪暗嗟吁，豁開少室真消息，草偃風行事事如。」豎拂子，云:「 者個所在，三世諸佛不能到，歷代祖師不能覷。何故？秖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者裏鑑得破、覷得真，不妨向鋮鋒上走馬、劍刃上翻身，大地平沉，出沒遊戲，方許作忤逆兒孫。其或尚留觀聽，背後喃喃，也知你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到者裏畢竟如何？只待雪消後，自然春到來。」良久，復舉:「 璣和尚一日問僧:『 禪以何為義？』眾答不契。後一僧理前問，請代一語。璣云:『 禪以謗為義。』後雪堂拈云:『 三世諸佛是謗、西天唐土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眾中還有不謗者麼？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峰謗得親？』」師云:「 璣師遇水安橋，雪老看孔著楔，雖然聲氣相符，未免釘椿搖櫓。若是山僧則不然，禪以滿缽為義，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以及現前清眾，無有一人不滿缽。倘一人不滿，決定馳求心不歇。眾中還知落處者麼？機慈上人前冬喫山僧一頓痛棒，剩得個無底缽盂，直向新昌 覓得個大施主，為伊設齋供眾，特請山僧陞座為伊證據。且因齋慶贊一句作麼生道？」一拂，云:「 風流賣盡求知己，始信壺中別有天。」下座。
開文上座領善友請上堂。晦之老宿問:「 佛鳳嶺高，彤雲現瑞；獅象峰稜，紫霧呈祥。如何是同安境？」師云:「 檐飛錦翅棲鸞鳳。」進云:「 飯餘茶罷無他思，拽杖登高眺遠山。如何是境中人？」師云:「 獨坐當軒驗象龍。」進云:「 大開鑪鞴通身煉，達者方知徹骨寒。如何是人中句？」師云:「 歷歷聲音不是言。」晦一喝，云:「 如何是語中意？」師云:「 個裏分明猶未會。」進云:「 今日齋主入山請師說法，且道以何酬謝？」師云:「 普。」進云:「 恁麼則大眾沾恩，一齊慶讚去也。」師云:「 且喜老兄證明。」晦禮拜。問:「 人天普集，海眾臨筵，出格句子，請師拈出。」師云:「 掀翻獅子窟，棒破佛頭峰。」進云:「 恁麼則四海皆聞塗毒鼓，人天齊聽好圓音。」師云:「 且喜闍黎念得清。」乃云:「 開文大德領庵主無瑕尼及諸善信入山飯眾，兼請舉揚大道。古人云:『 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若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道:『 百姓日用而不知。』世間幾多英靈，或貴、或賤，或男、或女，或僧、或俗，都于塵世埋喪光陰，虛拋信施，頭出頭沒，不能了明者，何也？蓋謂五欲牽纏，家親作祟，所以二六時中被他差排去了，無一時一刻自作得主宰，是為可憐憫者。山僧將此一副五臟撒在諸人面前，還信得及麼？果能信得，亦不負諸善信遠來，同沾法會；其或未能，更為諸人舉一則，陳爛葛藤以為證

據。昔有一婆子住臺山路上，凡僧過，有問:『 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云:『 驀直去。』僧便行。婆云:『 好個阿師！又恁麼去也。』後傳至趙州，州云:『 待與勘過。』一日，州亦如前問，婆云:『 驀直去。』州便行。婆云:『 好個阿師！又恁麼去也。』州歸告眾云:『 老僧為汝勘破了也。』」師云:「 趙州計較短，婆子舌頭長，明持瓦礫，暗撒珠珍則不無，撿點將來，也是徐六擔板。同安則不然，待者婆子道:『 驀直去。』山僧便云:『 錯。』他又道:『 好個阿師！又恁麼去。』山僧亦云:『 錯。』正好歸告眾云:『 勘破了也。』且道與趙州是同是別？」良久，云:「 錯！錯！錯！」下座。

佛成道日，本邑襄洲劉居士請上堂。師至座前，以拂子打○相:「 者是釋迦老子睹明星一著，以為劉居士慶生了也。汝等諸人作麼生會？設若未會，看取山僧代者老漢大轉法輪去也。」一喝便陞。僧出，問:「 世尊睹明星，居士逢大誕，子細看來，早成翳滯。去此二途，請師別道。」師云:「 雪山松頂千年鶴，指出須彌萬壽峰。」進云:「 恁麼則長生古柏長春茂，劫外靈苗劫外馨。」師云:「 非汝境界。」僧一喝，師云:「 試再一喝看。」僧作禮。問:「 大地雪消春欲去，曇花已放鳳棲峰，請師不吝重拈出，普令人知最上宗。」師豎拄杖，云:「 會麼？」進云:「 祖印高提即且置，全提正令事如何？」師和聲便打。進云:「 動轉施為渾太有，教學人如何履踐？」師云:「 進前三步看。」進云:「 謝師指示。」師云:「 莫作假雞鳴。」問:「 昔日龐公夫婦入鹿門設齋，倒插髻而出，今朝劉居士夫婦飯眾，且道是同是別？」師云:「 同則總同，別則總別。」進云:「 恁麼則山如仁者壽，風若聖人心。」師云:「 且喜闍黎道著。」乃云:「 昨日居士誕辰，今朝世尊悟道，雖然兩科不侔，要且本無做造。」驀豎拂子，召大眾，云:「 你看看，釋迦老子在山僧拂子頭上建殊勝緣、作奇特事，全機大用觸處咸彰，頓漸偏圓一時畢具，見聞不隔、覿面相呈，一道清虛、聖凡平等。說甚麼妄想執著、具與不具？正眼觀來，總未是我祖師門下事。且道畢竟如何？」遂豎杖一卓，云:「 者裏會得，彌綸萬有、含吐十虛，殺活縱橫、權衡在手，方可與無量壽、說無量法、具無量福、顯無量用，始許慶快平生、提持祖道。汝等諸人還緇素得麼？若緇素得出，皇恩、佛恩以及父母、師長正與此日同成正覺，其或觸途成滯、自相矛盾，莫怪山僧壓良為賤去也。」拽拄杖，下座，旋風打散，便歸方丈。

法璽印禪師語錄卷第二

法璽印禪師語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性圓旋璣旋哲旋賢等編次

## 住江西南昌府靖安縣龍門山暇僧禪寺語錄

師于癸巳秋八月十二日入院。
山門。一喝，云:「 者道門馬大師親從出入，山僧到來未免隨他去就。雖然——」以拄杖一卓，云:「 驢驢馬馬，切忌蹋著。」
佛殿。「 三即一，一即三，三一若存，能所歷然。」以具打〇相云:「 彼此相見不相識。」
據室。「 此乃大寂馬祖及機禪師所踞，今日不肖 遠孫有甚長處？」喝云:「 佛祖到來，也須乞命。」
即日，上堂。祝聖罷，次拈香，云:「 千秋埋沒，今日重新。十二載之繩墨，滿口砒礵；三四番之斲輪，通身鍼蠆。爇向爐中，供養前住雲居歸老竹林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世傘居先師顓愚大和尚，用酬法乳。」遂斂衣就座。白椎竟，師云:「 獨坐當軒，誰敢單刀直入？斬新條令，孰能格外全提？眾中有不顧危險者，出眾相見。」請主覺真問:「 千年祖席，此日重興，正令全提，如何舉唱？」師打，云:「 一棒敲開龍頂骨，明珠吐出色重光。」進云:「 秖如當年臨濟打克符，是同？是別？」師云:「 道士甕裏坐。」進云:「 的旨不從人處得，蓮花步步足輪生。」師打，云:「 魔魅不少。」僧禮拜，師拈拄杖，云:「 昔日臨濟住河北，建立黃檗宗旨，便是者條榔栗於人天眾前橫拈直豎、敲佛打祖。山僧今日拈出，觸著則性命俱喪，犯著則頭腦盡裂。且道: 利害在甚麼處？」一卓，云:「 寸刃不施魔膽碎，望風先已豎降旗。敘事畢，秖如高振祖規，刀斧不開一句作麼生道？君臣道合玄黃位，不涉階梯化日長。」下座。
上堂。「 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諸仁者！作麼生是時節因緣？莫是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時節因緣耶？還是達磨面壁、二祖安心，馬祖一喝、百丈耳聾時節因緣耶？臨濟喫黃檗痛棒、向大愚脅下還拳時節因緣耶？憨山師翁參笑巖和尚一過便休、先師于曹溪憨祖頂門一鍼時節因緣耶？今朝眾居士請山僧上堂時節因緣耶？既然總非，畢竟明甚麼邊事？眾中有善能甄別者麼？縱饒道得，猶是者邊事。若論那邊更那邊，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到者裏，學子潭、老人石措手不及，翠屏峰、說法臺縮項有分。何故？向摩挲不得處而能定當得出，方許作忤逆兒孫；設或未能，只成得途路邊客。且道畢竟如何？黃閣簾垂關白象，紫羅帳合繫蒼龍。」下座。

儲將承山居士生日，請上堂。問:「 如何是空手把鋤頭？」師云:「 累墜煞人。」「 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云:「 離他不得。」「 如何是人從橋上過？」師云:「 照管腳跟。」「 如何是橋流水不流？」師云:「 直下覷看。」僧禮拜，師云:「 念言語漢。」乃云:「 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本生無量壽，豈可以數記？果能當下體驗，決定釘抽腦後，楔去眼中。所以道: 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個中若了原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如能透得此意，即知寂滅相從來是用，無量壽原不離體。今日王公誕辰，特請高陞曲彔床，拋下無孔笛，貴要諸人當體全彰，方稱居士本懷。苟或佇思停機，山僧只得漫成一偈，略為慶祝: 天大將軍壽固然，龍門聊以為君宣，本生父母如何睹？問取當年戲馬前。」下座。
雲居先老人忌日，上堂。問:「 青山靄靄，碧水滔滔，恁麼境界，如何提唱？」師云:「 竹舞千峰空劫外，香焚一片玉爐中。」進云:「 空劫玉爐承師指，父子相見事如何？」師云:「 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僧作女人拜，師云:「 也是黑地穿針。」乃云:「 明月堂前，青山靄靄；空王殿外，碧水滔滔。雖則竹舞千峰，香焚玉炷，未免愁腸暗結，方寸咨嗟。黃花泣秋露，慎終追遠；紅葉墜朝曦，難逢清鑒。諸人還知先師去來麼？本不曾生焉有滅？去來生滅好思量。」遂插香，云:「 以此供養。」
臘八，圓戒，上堂。問:「 和尚踞虎頭，某甲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是中間底？」師打，云:「 百雜碎。」僧喝，師云:「 喝什麼？」進云:「 兩岸猿聲啼不住，扁舟已過萬重山。」師云:「 沒交涉。」乃云:「 今朝拄杖子與現前新學菩薩同成正覺，且道雪山老子悟個甚麼？秖悟得者一領破袈裟，末後拈花，以至二十八祖傳到東震旦國，而蔭被五宗，遞相繁盛，可謂如花布錦，枝豔芬芳。山僧親承祖印，無一絲毫許移易，諸人果能直下承當，方知不從人得。設若擬議，扁舟已過萬重山。且道作麼生是本有底袈裟？」以手舉，云:「 曹溪吾祖親留得，分付今朝克紹兒。」一喝，下座。
請執事，上堂。「 霜花鋪地白，紅日映東升，古殿光輝耀，乾坤瑞氣清。且喜象王起趾，師子嚬呻，階下黃花展笑臉，樹頭紅葉正相親。」拈拄杖一卓，云:「 者裏會得，便能一切處扶起舊案，復振家聲，以此為祥為瑞，以此法戰縱橫，萬丈門庭今日起，大家著力一齊撐。會麼？不見道: 客來須看賊來打，點盞蒿湯勝殊珍。」
上堂。「 佛身充滿於法界，無你站立處。普現一切群生前，者是香爐、那是燭臺。隨緣赴感靡不周，脫空妄語漢。而恒處此菩提座，普化來也。諸仁者！且作麼生說個靡不周底道理？試出來說看。」
監院問:「 拄杖子揚聲大叫，棕闌拂笑展雙眉，還是釋迦祥瑞？還

是大悲神通？」師云:「 不是迦文祥瑞，亦非大悲神通。」進云:「 世尊說法，天雨四花；和尚陞座，錦鋪簇簇。且道: 是同？是別？」師云:「 功德天，黑暗女。」進云:「 恁麼則過、現、未來一齊供養去也。」師云:「 急須吐卻。」進云:「 設若臨濟大師到來，和尚如何款待？」師和聲便打，僧禮拜，師乃云:「 山僧月前道過雲陽，今朝回來孜孜挈挈，雖則周旋往來於者裏，不曾動著一絲毫。所以道: 不離此座而遍入道場，不動一毫而遍周沙界。向個裏覷得透，方可慶快平生，隨機應物，即不負監院設齋請宣此事；其或未然，山僧為諸人道破去也。」一喝，下座。

元旦，上堂。祝聖畢，僧出問:「 斬新日月，特地乾坤，時節因緣即不問，今朝陞座事如何？」師云:「 黃河清澈底，玉燭日流輝。」進云:「 只如此事，人人本具，因甚不會？」師云:「 問取石頭土塊去。」進云:「 蒙師指出秦時鏡，照破乾元共證盟。」師云:「 正好喫棒在。」僧作禮，師乃云:「 出門相見大賓峰，函蓋乾坤萬像融，拽杖歸來呈舊面，高陞猊座祝皇風。且喜元正啟祚，萬物咸亨，鐘鼓交參，人天普集，正值此時，祥麟彩鳳獨舞丹霄，錦衣當庚運行至道，眾中還有不被時節動轉底麼？設若不會，山僧只得與諸人通個消息。」良久，復舉:「 高峰大師云:『 有錢難買歲朝春』，切莫錯過。『 奼女梳妝越樣新』，面皮厚多少？『 唯有東村王大姐』，早已看破者尿床鬼子。『 依然滿面是埃塵』，也是不會時節。諸仁者！山僧盡情道破了，還知端的也未？」以杖高豎，云:「 目前無異路，不用賀新年。」一喝，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 今朝上元時節，村歌社舞不歇，打開祖師關捩，盡把春機漏洩。如何是漏洩底機？」師云:「 芻草乍開山岳動，春風才放鳥啼新。」乃云:「 趙州東壁挂胡蘆，百日諸人會也無？不會，山僧明說破。」顧眾，云:「 說破個甚麼？咄！急薦取，莫胡塗，便是龍門解制符。個裏若能親會得，何須更覓赤鬚胡？」下座。

寒溪、雲庵為薦師，請上堂(問答不錄)。師乃云:「 方友靜主昔年來參，入門便打〇相。山僧問:『 者個是甚麼？』他無語。山僧云:『 如何是你住山事？』主云:『 閒挑苦菜，饑煮雲羹。』山僧云:『 其中還有事也無？』主云:『 待和尚問即道。』山僧云:『 問過了也。』主便喝，山僧亦喝，主復喝，山僧便打，云:『 靜主被龍門勘破了也。』諸仁者！且道那裏是勘破處？」復成一偈云:「 三十餘年住草庵，紅爐煨盡鼻頭寒，如今影裏抽身去，不把閑名挂齒端。」下座。

端節，上堂。「 清貧贏得菖蒲綠，熱鬧輸他鼉鼓遊，惟有長沙汀上淚，波心滴破令人愁。所以道: 世人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

醒。且道: 他有甚長處？他家曾踏上頭關，千古遺聞重相憶。若如是，方可聽笙歌于綠柳堤邊，觀龍舟于煙波江上。雄黃酒、菖蒲茶，無限馨香生兩頰；艾虎符、善財藥，亦能殺人亦能活。」顧眾，云:「 還有知得時節底麼？」以拄杖打○相于中書令字，云:「 急急如律令。」一喝。

薦亡僧，上堂。問:「 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 不是天堂，便是地獄。」進云:「 者個且置，腳跟下一句又作麼生？」師云:「 黑土三尺深，佛眼覷不見。」乃云:「 佛旨禪人，送芥納靈骨歸山，請山僧說些佛法。若論佛法二字，久已忘卻了也。只記得疇昔之年，伊問:『 翠竹煙霞即不問，大地黃花事若何？』山僧云:『 刺瞎闍黎眼。』伊云:『 刺後如何？』山僧云:『 待汝死徹一番，即向汝道。』今日伊死了，因甚不道？諸兄弟！生死路頭長，倏忽如掣電，急須抖擻精神，畢竟是個甚麼？莫待黑面老子索飯錢，漫言不道。」

上堂。「 多時不說禪，口裏生荊棘，好笑寒山子，吾心似秋月。月中丹桂噴天香，指示諸人識不識？若要識，問取東村王大伯。」乃舉:「 六祖大師道:『 吾有一物，無背無面、無頭無尾、無名無字，常在動用中，動用中不識。』諸仁者，既在動用中，為甚不識？龍門即不然，吾有一物，有頭有尾、有背有面、有名有字，常在萬像中，萬像中不能覆。者裏會得，青山疊疊，黃鸝舌轉釋迦心；碧水重重，鯨魚性獲祖師意。月中丹桂，威音那畔露真風；雲外青松，選佛場中明個事。到恁麼地，豈敢囊藏？只得為諸人道破。今辰乃萬玉葉居士為母慶生，特向人天眾前無生說生、無夢說夢。雖然如是，且因齋慶讚一句作麼生道？花開鐵樹全提旨，一線抽牽萬象中。」下座。

師誕日，上堂。「 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山河大地、日月星宿，莫是堅密身麼？明暗色空、鱗甲羽毛，莫是堅密身麼？若恁麼會，與堅密身了沒交涉。後來臨濟大師見人不會，卻向堅密身上下個註腳:『 汝等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在汝六根門頭放光動地，未證者證。』自爾印文既破，以訛傳訛，將此堅密身碎作七花八裂。所以安國云:『 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臨濟大師可謂善學柳下惠，終不師其跡也。山僧恁麼葛藤，諸兄弟還知落處也未？」良久，云:「 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卓杖，下座。

結制，上堂。僧問:「 今朝結制即不問，如何是五家宗？」師云:「 念將來。」進云:「 如何是臨濟宗？」師云:「 一棒青天轟霹靂，從教海底絕煙塵。」「 如何是雲門宗？」師云:「 三關險處難迴避，一字藏身不犯機。」「 如何是曹洞宗？」師云:「 君臣道合

金鍼密，偏正機輪玉線通。」「 如何是溈仰宗？」師云:「 子遊父嶺父引道，父渡秋江子弄篙。」「 如何是法眼宗？」師云:「 迦葉眼中空六相，毘盧頂上現全身。」進云:「 五家宗旨承師指，作家相見事如何？」師云:「 兩口俱無舌，額下各長眉。」進云:「 某甲即不然。」師云:「 你杜撰看。」進云:「 栴檀林裏栴檀貴，獅子窟中獅子兒。」師云:「 正好喫棒。」乃云:「 古人道:『 一年一解，一年一結，總是者事，不須多說，蹋著秤錘硬似鐵。』龍門亦有個句子: 一年一度解，一年一度結，慇懃告與君，一棒頭腦裂，切忌眼中重著楔。」

管翁舒居士為母誕日請上堂(問答不錄)。師乃云:「 欲識未生面，當觀堅密身；了得堅密身，始知未生面。」遂豎拂子，云:「 者個是堅密身。」復擲下，云:「 者個是未生面。若定當得出，始知萬古青山只麼青，千年碧水仍還碧。秖如今日陞座為梁氏夫人祝壽一句作麼生道？繡谷峰頭紅日杲，龍門寺裏祝長年。」下座。

上堂。「 今朝臘月一，也須知端的，雪覆千山毛骨寒，火生地爐血滴滴。血滴滴，誰是知音能掊析？若能分析得出，即明得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皆依如是住。」遂舉杖，云:「 不得動著，動著與他三十棒。畢竟如何？山僧不惜莖眉，為諸人垂手看，一片袈裟撩搭起，街頭十字任縱橫。」一卓，下座。

解制，上堂。問:「 百日內若有所得，頭上安頭；若無所得，辜負今日。畢竟如何？」師云:「 問取瞎漢去。」進云:「 秖如世尊已前、彌勒已後是何面目？」師云:「 他無面目。」進云:「 恁麼則草鞋倒著去也。」師打，云:「 承虛接響漢。」乃云:「 世尊已前，千聖不言；彌勒已後，諸祖難透。何故？無他下口處。直饒透得徹骨徹髓，正好來喫龍門拄杖。何故？更有向上一著在。其或未諳，仍舊墮在窠臼裏。山僧不惜唇齒，向諸人開一線道: 家家戶戶燈，逢人莫錯舉。」

上堂。「 安居禁足，依然逼塞彌天；出穴離巢，仍舊不離當處。所以道: 匣裏青蛇光燦爛，雲中師子足洪音。既然如是，因甚有出有入鄣？」一拂，云:「 雖然有出入，原本是一家。昔，有僧辭雪峰去參靈雲，乃問:『 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豎起拂子。『 出世後如何？』雲亦豎起拂子。其僧卻回，雪峰云:『 返太速乎？』僧云:『 某甲問佛法不契。』峰云:『 汝問什麼？』僧舉前話，峰云:『 汝問，我與汝道。』便問:『 佛未出世時如何？』峰豎起拂子。『 出世後如何？』峰放下拂子。僧禮拜，峰便打。」師拈云:「 者兩個老漢憐兒不覺醜，可惜者僧至今猶未知醜在。假如今日有問:『 座元未出關時如何？』山僧亦豎起拂子。『 出關後如何？』山僧

亦放下拂子。你諸人且道: 山僧與古人是同？是別？倘未知得端倪，且向牧恒座元處與諸人道破。」下座。
因事，上堂。「 七尺烏藤用得奇，徹頭徹尾露真機，掀翻窠臼重拈出，敲佛打魔恰得宜。窺未透，莫狐疑，走向他家傍竹籬，雞棲鳳巢終是異，玅高峰頂豈能窺？」一喝，下座。
五通作祟，師以杖擊碎焚之，上堂。「 昨日說五通，今朝燒五通，地方從此振，事事悉昌隆。眾中有知昨日今朝意旨者麼？」僧問: 「 佛照也恁麼，丹霞也恁麼，和尚也恁麼，意旨如何？」師云: 「 咸教天下太平。」進云: 「 既是五通，因甚被火燒卻？」師云: 「 正是五通。」進云: 「 橫按鎮邪全正令，元來當斬不平人。」師云: 「 且喜闍黎領話。」僧作禮，師乃云: 「 橫按鎮邪全正令，提綱當斬不平人，爍地光天生燦爛，頓令邪怪絕煙塵。諸仁者！五通被山僧燒卻，且道山僧有甚長處？」以杖打[○@吽]相，云: 「 我為法王，於法自在。」一喝，下座。
師誕辰上堂，問: 「 玉燭輝煌騰卍字，紅輪光燦正東升，如何是知命意？」師云: 「 東山呈曙色，萬壑悉光明。」進云: 「 五旬一萬八千日，逗到今朝是正筵，且道與昔日同別若何？」師云: 「 文不加點。」進云: 「 當陽鐵樹花開別，不與人間色相齊。」師云: 「 仁者自生分別。」乃拈杖云: 「 赤條條，本自飽滿；孤迥迥，幾曾饑卻？有時高高峰頂棒，破青天吐紅日；有時深深海底，喝起泥牛耕玉浪。者裏會得，自然量等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既無是又無非，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其或擬議，未免向虛空裏釘橛去也。」復舉: 「 大慧老人一日挂牌入室，慧問妙總尼: 『 古人不出方丈，為什麼卻去庄上喫油餈？』尼云: 『 和尚放玅總過，方敢通個消息。』慧云: 『 我放你過，試道看。』尼云: 『 玅總亦放和尚過。』慧云: 『 爭奈油餈何？』尼一喝便出，於是聲聞四方。今日無瑕尼送大衣入山，山僧也不掛牌，無瑕亦不入室，設若有問，山僧代無瑕云: 『 和尚不得說夢。』便行。不但截斷古人葛藤，亦免向油餈上作活計。會麼？」一卓云: 「 分明不在春枝上，賣盡風流人不知。」下座。
眉劍首座請上堂。僧問: 「 遇境逢緣即不問，慶生一句請師宣。」師云: 「 燈燭交輝，人境互換。」進云: 「 父母未生前，如何是和尚本來面目？」師云: 「 威音那畔不如我。」「 如何是已生的本來面目？」師云: 「 那畔威音我不如。」進云: 「 臨濟宗旨縱奪分明，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 「 月印前朝寺，蒼階虛自明。」「 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 「 牧童歌遠調，方識老山深。」「 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 「 白日西山墜，長安緊閉門。」

「 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 聖主臨寶殿，野老盡相親。」進云:「 蒙師指出秦時鏡，照破無生劫外春。」師云:「 非汝境界。」乃云:「 首座為我慶生，兼啟山僧說法，若有法可說，卻成世諦流布；若無法可說，未免取笑虛設。所以道: 不見有人境互換，生滅、長短、動靜無虧，全身荷負。眉劍首座隨侍山僧一十六載，癸巳秋命守同安院事，于中經歷寒暑，志興祖席，道業、行業宛若冰霜，累被風波，毫無移易，今特山僧五旬遠來慶祝。雖然如是，且不涉景緣一句作麼生道？愧慚半百等閑度，喫盡風霜耐歲寒。」下座。

九日，上堂。「 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菊花既新，還有知時應節者麼？」僧問:「 處處笙歌吹落帽，家家鼓樂宴龍山，如何是值時應節句？」師云:「 幾點重陽雨，洗出透靈源。」進云:「 重陽佳節蒙師指，展翅鵬鵬事若何？」師云:「 拔萃衝霄添瑞氣，超群獨步助春風。」進云:「 恁麼則許淵明折一枝去也。」師云:「 喜得上座領話。」僧禮拜，師乃云:「 從上來建法幢、立宗旨，秖為紹隆佛種，接待後昆，山僧縵網張鉤，倚望撈得一個半個，撐持祖道，法社增輝，不意監院慎獨不遠千里，山僧一見已知脫皮換骨，今日撾鼓集眾，只得兩手分付。且道付個什麼？龍門一派曹溪水，今古滔滔話不窮，獨許慎公吸一滴，頓教陸地起蒼龍。」下座。

結制，上堂。「 最初一句子，眉下甚分明，鼻孔原向下，何勞別處尋？既不別處尋，今日因甚牽累山僧？奈你個個仰天覓地，把水求火，將靈然一段光明自己埋沒，豈不知盡大地是個禪堂，返去他處棲遲，可謂無繩自縛？今日事不獲已，只好將錯就錯，且向長連床上豎起脊梁，緊捏繩頭，看是什麼道理？切須逼得通身汗下，絕後再甦，失腳井中摝得一個紅爛鐵錘也不可知。」顧左右，云:「 喚甚麼作紅爛鐵錘？」眾無語，師云:「 如鴨聞雷。」拽杖，下座。

解制，上堂。「 百日期滿，眉毛放下，眾中有收因結果者麼？出來為你證據。若論此事，不言而信、不動而彰，其靜也翕、其動也闢，語其大，天下莫能載；語其小，天下莫能破。因什麼有九旬禁足、三月安居？蓋為諸人不肯向己躬下討個消息，如逼蛇化龍，一場笑具。眾中還有不甘者麼？也是茅山土地。」

## 住江西南昌府奉新縣越山寶蓮禪寺語錄

師于辛卯冬十月初一日入院。

陞座，拈香祝聖罷，師云:「 山僧八月赴雲居，難卻從前三次書，去住任緣酬宿債，偏來越阜釣龍魚。」僧問:「 越山高頂，冰壺發

焰，和尚向者裏釣個甚麼？」師云:「 釣卻也不知。」進云:「 如何便脫去？」師云:「 截斷命根。」乃云:「 雲居、越山本無差別，者邊、那邊從來不異，秖為諸人節外生枝，不能脫於網釣。」遂豎拂子，云:「 若向者裏會得，任他絲垂千尺、網布漫天，縱具尚父之手、得養由之能，依然是陸地尋魚、水中覓兔，亦撈摝伊不著，直須向空王殿裏尋出無依道人、越山頂上摩著沒相鼻孔，者回方許喫山僧拄杖。今朝達公監院請住寶蓮，舉揚個事。正與麼時，且高歌迎瑞、共樂清平一句作麼生道？」以杖卓，云:「 眼耳頓開天地小，萬象森羅拱北宸。」靠杖，下座。

結制，陞座。師云:「 晉公居士設齋，寶蓮寺裏結制，雖則法喜禪悅，正要諸人瞥地。教中道: 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且道: 針鋒頭上，文殊、普賢勞攘個什麼？波斯照古鏡。」

陞座。「 纔見結制，今日又解，雪光和燦爛，瑞氣湧三台，且喜青山洗出，玉樹消融，萬籟絕響，堂中悄靜。適纔侍者道:『 恭喜大眾都得根本智。』山僧劈脊一棒，且道是賞你？罰你？」復卓，云:「 不見道: 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一喝，下座。

法璽印禪師語錄卷第三

法璽印禪師語錄卷第四

嗣法門人性圓旋璣旋哲旋賢等編次

## 住北京南城清化禪寺語錄

師於壬子年九月二十二日進院。
山門。「 門戶近都，深固幽遠。八字打開，誰是主者？」一喝便進。
彌勒殿。久視，云:「 坦腹者阿師，為何笑不歇？想是布袋口，不敢輕漏洩。」插香，云:「 明眼人難瞞。」
佛殿。「 巍巍挺特，眾聖中尊。且道今日新長老到來作麼生相見？」遂展具，云:「 相隨來也。」
大士殿。「 婆心三大士，威德莫能齊，為什麼終日在者裏成群作隊？正眼看來，也須各領三十棒。」
伽藍堂。「 十方常住，賴汝維持，者個破砂盆，急急須扶起。何故聾？靈山受囑來斯地，千古難忘者片心。」遂插香。
祖師堂。「 一堂風冷澹，千古意分明。且道分明底是個什麼？」良久，云:「 惡。」
據方丈。師以杖左卓云:「 有賓有主，有照有用。」以杖右卓云:「 有縱有奪，有殺有活。」以杖橫案云:「 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都向者裏納敗缺。」一僧纔出，師劈頭便棒云:「 正令當行。」
即日上堂。師至座前，以杖指云:「 者個所在，乃從上老古錐放捨身命處、廣運神通處，今朝無面目的漢到來，且道作何三昧？」一喝便陞。拈香祝聖畢，復拈香云:「 此一瓣香，最初流落諸方深坑險隘，百煉不成；末後撞入雲居大冶紅爐，一鎚打就。今對人天第四回拈出，爇向爐中，端為供養前住雲居歸老竹林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世傘居先師顓愚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座。盤山語石和尚白槌云:「 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 第一義諦如熱火燧、似太阿鋒，觸則頭開腦裂、背則膽喪魂飛，眾中有不顧性命者出來相見。」問:「 敲唱同時，萬里之鉤齊放；主賓互換，縵天之網全彰。打鳳羅龍即不問，如何是賓中主？」師豎起拂子。「 如何是主中賓？」師垂下拂子。「 如何是主中主？」師橫按拂子。「 如何是賓中賓？」師擲下拂子。進云:「 賓主已蒙師指示，聲氣相同一句又作麼生？」師拈棒云:「 照顧頂[寧*頁]。」進云:「 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師打云:「 要識青山雨後看。」問:「 昔日靈山說法，天雨四花；今朝清化開堂，有

何祥瑞？」師云:「 鐘鼓聲喧海眾齊。」進云:「 金風吹玉管，杲日麗晴空。且道澹老法師暨諸緇素請師住院，以何法酬他？」師卓杖，云:「 更無別物。」進云:「 玉洞橋高行者少，汾河水濁飲人稀。秖如向上人來如何話會？」師云:「 總教伊退步有分。」進云:「 不辭萬里來清化，大振宗風在帝都。」師云:「 語出自殷勤。」僧禮拜。師乃云:「 靈光獨耀，迥脫根塵，至理無言，難容話會。與麼去就，未免有負傍觀，今日山僧只得別通消息。」驀豎拂子，云:「 還見麼？」擊一擊，云:「 還聞麼？若見、若聞，何異撒珍寶於十字街頭，提折腳鐺於千峰頂上？打鳳羅龍則且置，秖如祝聖開堂一句作麼生道？」卓一卓，云:「 耕鑿不知由帝力，萬邦齊唱太平歌。」敘事畢，復舉:「 南泉老人入新院時，有僧問云:『 和尚進院歸方丈後，以何法示人？』泉云:『 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後大慧和尚舉云:『 老僧昨夜也不曾失卻牛，天明也不曾失卻火。有人來問:「 徑山進院歸方丈後，以何法示人？」只向他道:「 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師云:「 者兩個漢各逞己長，捉風捕影，撿點將來，一得一失。今日設有人問:『 清化進院歸方丈，以何法示人？』便與他劈脊一棒。諸仁者！且道山僧與古人是同？是別？」遂卓杖，云:「 但逢珠玉盤中現，始信真沙不博金。」語和尚結座，云:「 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當日，晚參。「 道無南北，隨方建立法幢；手眼通身，到處拈提祖令。應萬物，如月影寒潭；赴群機，如雲遊空谷。非離非即，不有不無，自能驅耕奪食，攫霧拿雲。且道個裏有什麼長處便能如是？」遂舉杖，云:「 透水穿山禁冷熱，撐天拄地耐春秋。」復舉:「 百丈示眾云:『 汝等與我開田，我與汝說大義。』眾開田了，歸請說大義。丈乃展兩手。」師云:「 古人雖則一期方便真實為人，爭奈太殺郎當，傍觀者哂？今晚山僧告眾又且不然。何故噇？汝等為我執事，我為汝等說禪。眾中有常住事畢來問禪者，即向他道:『 花落鳥啼明祖意，水流風動演摩訶。』」便歸方丈。

結制，上堂。「 今日蔡林結制，那肯當爐不避？惟有露柱燈籠，恰好心空及第。眾中莫有出來吐露消息者麼？」問:「 法不孤起，遇緣即宗，結制上堂如何舉示？」師云:「 寒風起處結冰花。」進云:「 閉門打睡，接上上機；坐曲彔床，勉為中下。且道清化開爐更接何等法器？」師云:「 黧鴉白牯一齊收。」進云:「 假如心空及第，不受鉗錘者到來又作麼生？」師打，云:「 拈向一邊。」問:「 鐘鼓交參，人天普集，向上宗乘則且置，開爐句子請師宣。」師云:「 烈焰烘天，燋頭爛尾。」進云:「 天下衲僧都入般若堂中，為什麼水牯牛不入斯門？」師云:「 頭角太崢嶸。」進

云:「 且道得何道理便當如是？」師云:「 不入眾流。」僧喝，師便打，乃云:「 大開爐鞴，妙密鉗錘，是聖是凡，都歸鎔化，三頭六臂悉在其中，鶻眼龍睛豈容擬議？黧鴉白牯何妨動地放光？露柱燈籠管教橫行直撞。果然恁麼，方許獨步大方；其或不然，急須脫卻芒鞋，高懸囊缽，向紅爐焰裏翻身，萬仞崖前撒手。既然如是，且安禪結制一句作麼生道？」驀豎拄杖，云:「 鉗錘既在無私手，鐵額銅頭也皺眉。」一卓，下座。

萊臣余護法為母張氏夫人誕辰，請上堂。問:「 放行也，日月爭光；把住也，乾坤失色。一切淆訛即不問，慶生句子請師宣。」師云:「 西山老鶴鳴松頂，東海靈龜曳尾行。」進云:「 昔日給孤長者捨祇園果現天宮，今朝余公為母誕辰飯眾，有何瑞應？」師云:「 冰花連底凍，石耳傍雲生。」進云:「 朝中佩玉乘車客，盡是當年作福人。」師云:「 笑倒燈籠露柱。」問:「 東華送福、南極呈祥即不問，慶壽一句作麼生？」師云:「 滿面寒風隨日至，一天春景及時來。」進云:「 恁麼則青松垂玉粒，碧海泛金樽。」師云:「 恰似蓬萊閬苑。」進云:「 前三三與後三三。」師打，云:「 者是多少？」進云:「 某甲只得禮拜。」師云:「 亂統禪和。」乃云:「 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者裏會得，不惟古佛舒光，要且山河大地、萬象森羅，情與無情一齊俱證無生法忍。與麼告報猶是第二頭，豈不見張氏夫人自呈偈云:『 大道本來無一字，字無何用費工夫？個中消息難描畫，水淨天空月滿壺。』今日乃萊臣護法為母飯眾之辰，山僧不妨為伊據款結案。」良久，云:「 常將日月為天眼，指出須彌作壽山。」復舉:「 龐居士與靈昭女云:『 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靈昭云:『 老漢髮白齒黃，猶作者個見解。』龐云:『 汝作麼生？』昭云:『 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師云:「 龐公舉處即當，靈昭答處孤峻，雖則父子綱常，早已互揚家醜。若在清化門下，正好喚來一頓痛棒。何故噇？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一喝，下座。

澹恆法主誕辰，請上堂。問:「 蟠桃果熟三千歲，優缽花開不記年，七十從心即不問，不通凡聖事如何？」師云:「 威音那畔薦取。」進云:「 風聲嘹嚦動生前，如何是過去心不可得？」師云:「 虛室夜生白。」進云:「 黃花翠竹總真如，如何是現在心不可得？」師云:「 燈籠笑滿腮。」進云:「 月影浮沉蕩太虛，如何是未來心不可得？」師云:「 井裏蝦蟆吞卻月。」進云:「 與麼則情與無情一齊慶祝去也。」師云:「 還有泰山石在。」問:「 香風迎瑞彩，燭影現銀花，森羅及萬象，盡是眼中沙。如何是無生句？」師作聽勢，云:「 道什麼？」進云:「 老漢切莫粧聾好。」師云:「 街頭木杓幾文錢。」僧便喝，師打，云:「 波斯入鬧市。」乃

云:「 佛子住此地，即同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且道經行坐臥的是什麼？莫是威音那畔減損不得的麼？莫是今世門頭增加不得的麼？莫是澹恆法主出廣長舌橫說豎說的麼？莫是山僧手裏七尺烏藤為人揀凡成聖的麼？若向者裏檢點得出，則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總是諸佛受用，更說甚如來禪、祖師禪？有義路、無義路？脫體是個無量壽，風吹不動、斧劈不開，無黨無偏、春秋不涉則止，秖如今日山僧為伊慶祝遐齡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揮拂，云:「 虛空劫外傳消息，石女今朝產聖僧。」復舉:「 江西馬祖以禪道化人，西山亮座主以教法救世。一日，亮座主來參馬祖，祖云:『 見說大講得經論，是否？』主云:『 不敢。』祖云:『 你還將什麼講？』主云:『 將心講。』祖云:『 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又怎講得？』亮乃抗聲云:『 心既講不得，莫是虛空講得麼？』祖云:『 卻是虛空講得。』亮不肯，即便出去。祖招云:『 亮座主。』主回首，豁然大悟。」師云:「 馬大師拗直作曲，平地風波；亮座主氣欲吞雲，隨風倒舵。不惟虛空解講經，要且翻成話柄。山僧今日與澹恆法主同堂共住，聲氣相符，斷不作者般語話。何故聱？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拽杖，下座。佛成道日，劉山主誕辰，請上堂。問:「 悉達冷坐六年，一夜睹明星而悟道，還端的也無？」師云:「 拄杖頭邊懸杲日，龜毛尾上繫清風。」進云:「 三七思維無法說，一乘圓頓復何言？」師云:「 夢裏家山認得真。」進云:「 摩揭掩室，毘耶杜口，還是為人？不為人？」師云:「 兩頭截斷不留中。」進云:「 三頓得隨摩竭令，當陽拈出大家看。」師云:「 寐語作麼？」顧居士問:「 太虛空還有相否？」師云:「 有。」進云:「 如何見得？」師打，云:「 劈破兩邊看。」進云:「 朔風已隨冰影去，浮雲片片帶春來。」師云:「 閒言語。」問:「 世尊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且道當初降生作麼？」師云:「 矢上更加尖。」進云:「 黃宮降誕早已稱尊，且道雪山六載夜睹明星又悟個什麼？」師云:「 虛空重釘橛。」進云:「 幾番揭露揚家醜，未審何人識得渠？」師云:「 賴汝一個。」乃云:「 今日是釋迦老子成道之日，又是劉山主誕生之辰，荷花映水，松柏長青，杲日麗乎中天，須彌齊於壽岳。到恁麼田地，非情可測、非智可稱，所以道: 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佛功德。」復舉:「 世尊於雪山六載，一夜睹明星而悟，曰:『 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師云:「 黃面老漢大驚小怪，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清化者裏不然，夜夜明星燦爛，朝朝曉日輝煌，人人鼻孔撩天，個個腳跟點地。為什麼大眾總不悟去？」卓云:「 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怪。」下座。

除夕，上堂。問:「 幾回霜雪苦風寒，恰遇今朝對日歡，祖意西來即不問，迎新送舊請師宣。」師云:「 五鳳樓前瑞氣濃。」進云:「 爆竹一聲除臘去，梅花幾點送春來。」師云:「 莫將聲色成窠臼。」進云:「 燈籠露柱皆證無生，未審和尚證個什麼？」師打，云:「 一棒一條痕。」進云:「 恁麼則人人知吉慶，個個盡酬恩。」師云:「 山門合掌，佛殿和南。」乃云:「 一歲光陰駒過隙，往來寒暑任懽呼，雖然身世榮枯事，個裏依然絕有無。舉措施為真受用，著衣喫飯自工夫，萬別千差明的旨，喚龜作鱉豈模糊？撞倒燈籠露柱，報道庭際梅敷，北禪可笑設家宴，無端烹宰不相辜，清化從來澹薄，茶湯勉力空疏。且正當除夕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 今日大年三十到，家家門首換桃符。」一喝，下座。
元旦，上堂。拈香祝　聖畢，問:「 香煙靄靄，瑞氣重重，佛法當陽，如何指示？」師云:「 蒼松翠柏淡煙籠。」進云:「 昨宵是舊歲，今日是新年，且道佛法還有新舊也無？」師云:「 春風回萬壑，煦日麗千村。」進云:「 恁麼則山川蒙至化，草木賴恩光。」師云:「 腳跟下好與三十棒。」進云:「 風雨去來天本淨，霧雲收盡日長明。」師云:「 且喜沒交涉。」乃舉:「 香巖和尚云:『 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連錐也無。』洞山和尚云:『 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唯有一領墨黲布衫，今年富添得一條百衲山水袈裟，歲朝抖擻呈禪眾，實謂風流出當家。』」師云:「 二尊宿一人稱貧、一人道富，長者長無端、短者短無度，雖然各顯家風，未免世諦流布。」拈拄杖，云:「 清化者裏也不稱貧、也不道富，任是年新月新，家風到底如舊。」遂高聲召大眾，眾回首，師云:「 昨日不同今日節，今年卻是去年春。」卓一卓，喝一喝，下座。
解制，上堂。問:「 九旬把住即不問，今日放行事若何？」師云:「 擎頭帶角出風雲。」進云:「 眾檀越皆以上元勝會為解制之端，且道宗乘中還得相應也未？」師云:「 梵音聲裏徹雲霄。」進云:「 萬里山河承帝力，謳歌此日祝長年。」師云:「 須彌岌嶪，海水沸騰。」乃云:「 九旬把住，今日放行，杲日懸空，春風匝地。喬松轉翠，多年丹鳳舞池邊；嫩柳垂青，無限錦鱗浮水面。銀花火樹，處處皆然；黃閣紫宸，明明透露。六街聲動地，鐵馬響簷前。諸人眼見耳聞，必竟作何體段？」拈拄杖一卓，云:「 拄杖子，騎佛殿，出山門，週遊華藏世界海；跨須彌，入藕絲孔裏轉大法輪。諸仁者！還有知山僧為人落處麼？」良久，云:「 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杆。」擲拂子，下座。
退院日，值旃檀佛開光，上堂。「 來自秋風來，去自秋風去，來去總秋風，為何成兩義？你諸人還會麼？會得，時節已至，其理自

彰，頂門上放大寶光，眉睫間現諸妙相，塵塵爾 、剎剎爾 ，到處稱尊，隨方自在。到與麼地，喚丈六金身作一莖草也得，喚一莖草作丈六金身也得。所以道: 法身遊遍娑婆界，今古誰人識得渠？」復舉:「 世尊在忉利天為母說法，優填國王思佛，命匠刻旃檀像，及至世尊下來，像亦出迎。」師云:「 世尊布縵天網，下透海鉤，引波濤於陸地之中，釣鯤鯨於須彌之上，若非優填國王，當時也大難承順。何故？童僕尚能多意氣，主人應是不尋常。」喝一喝，下座。

法璽印禪師語錄卷第四

法璽印禪師語錄卷第五

嗣法門人性圓旋璣旋哲旋賢等編次

## 小參

「 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且作麼生是心空及第歸底意？」以拂子打〇相，云:「 秋月滿大地，山河光皎潔，翠屏峰上白雲輕，招賢橋下碧水急。諸道流！若委悉，管教參學事了畢。龐居士於馬大師一言之下，將歷劫家私一時蕩盡，便道:『 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師云:「 者漢雖是道得清楚，未免俗氣不除。若是山僧不作恁麼見解，何故聾？有男要婚，有女要嫁，但勤耕與織，說甚無生話？大眾且道: 孰優？孰劣？若撿點得出，方許把手入龍門；點撿不出，退後三步看。」

「 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諸兄弟！作麼生是不逐四時凋底意旨？」以杖擲下。

拈拄杖，卓，云:「 聲前一句，千聖不傳；聲後一言，諸祖莫測。正當恁麼時，諸人如何理會？」眾無語，師擲杖，云:「 笞。」

師過龍丘，值伯震葉居士為母圓經請，師云:「 經不屬圓，不屬不圓，圓則截他頭角，不圓則減他聲價。豈不見？聲前薦得，猶落今時；色裏承當，迷頭認影。所以道:『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既不以色見聲求，諸人作麼生會？山僧不惜口業，今日為汝註破。」乃拈拄杖，卓一卓，云:「 有見有聞皆是妄，無聲無色總歸非，個中有隻金剛眼，十聖三賢總莫知。果能如是，則翠竹之聲塞兩耳，亦非分外；紅桃之色刺雙眸，甚是平常。倚天長劍，凜凜威光；仆地金鍼，聲聲箚透。恁麼時，正好與蔡氏打開八字，兩手分付。且結角羅文歸功一句作麼生道？菩提玅法遍莊嚴，隨所住處常安樂。」

握竹篦，云:「 把住也是者個，放行也是者個，山僧今晚拈來，不妨塞卻你底鼻孔、封卻你底口門，進不得、出不得，左不得、右不得，到者裏果能撒手懸崖、分身萬像，方於此事少分相應，更有向上一著尚遠在。」

舉竹篦，云:「 者是山僧七日已前為諸人把住的。」復擲下，云:「 者是山僧七日已後為汝諸人放行的。且道不落把住、放行的是什麼？水中月、鏡中像，不可以語言形，豈可以默照會？直須山盡水窮，自然有個出路。還會麼？」喝一喝，云:「 甕裏何曾走卻鱉？」

悅眾問:「 百鳥成群棲鳳嶺，千峰疊翠色斕斑。如何是同安境？」師云:「 門前一湖水，屋後萬重山。」「 如何是境中人？」師云:「 有工唯種竹，無暇不栽花。」「 如何是人中意？」師云:「 瞻之仰之。」「 人境已蒙師指示，起七一句作麼生？」師劈脊打，云:「 切忌在者裏薦取。」乃云:「 諸兄弟！者個消息甚是容易，設若會得，則門前一湖水、屋後萬重山，作境會也得，不作境會也得。儻或躊躇，我也知你是金州路上客。」

拈竹篦作○相，云:「 山是山，水是水。」復劃破，云:「 山不是山，水不是水。」乃擊案，云:「 山仍舊山，水仍舊水。就中有個漢見得徹，向者裏掀翻窠臼、剷削條章，縱饒臨濟、德山只得吞聲飲氣；若也尚滯狐疑，敢保盡形壽無有倒斷日在。既然如是，山僧索性為你諸人道破。」卓杖，云:「 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一擊便行。

「 燈宵十五日，諸方悉解制，龍門印長老，不敢違先式。且作麼生是先式？」以拄杖打[十○]相，云:「 放。」復云:「 若到諸方，切忌錯舉。」

舉:「 千巖和尚偈云:『 六月山深日正長，道人行處不尋常，團團圍繞青松下，殿角無風也自涼。』」師云:「 者老漢大似向松陰處著到。山僧則不然，夏木森森日正長，道人行處極平常，任他市巷煩笳管，熱鬧場中也自涼。諸仁者！者裏著得隻眼，紅塵堆裏遊戲，依然滿地繁霜；碧巖深處打眠，仍舊普天杲日。到恁麼地，始知佛祖魔王無下手處，閻羅鬼判覷著無門。」以杖一畫，云:「 截斷葛藤。」

中秋。「 無風動，絕雲行，皎潔冰輪永夜清。歷歷孤明光上下，丹青有筆畫難成。」驀喚云:「 寒山子來也。」便歸方丈。

「 大雪紛紛落膽寒，彤雲簇簇鎖千山。漫言野衲輸他貴，澹薄家風甚是安。諸兄弟！如何是澹薄家風？」拂云:「 挑菜連雲煮，和羹帶柏香。一飽憨憨臥，無事可商量。權將玉燭鋪銀案，寬酌先春笑謝郎。」

「 新出紅爐金彈子，簁破閻黎鐵面皮，一度拈來重舉示，頓教佛祖也愁眉。」良久，云:「 達磨老祖昨夜在山僧枕子邊道:『 者一著子本無迷悟，迥絕生死，亙古亙今，全體獨露，只為諸人一向攜燈覓火，無有了期，今日同安結制，也是平地生端。』諸仁者！老祖與麼告報，還有領略者麼？若是伶俐衲僧，不妨了達；設或未然，山僧更與你重重饒舌去也。」乃豎拄杖，云:「 脊梁豎起如生鐵，不破疑團不放休。」

「 如來禪、祖師禪俱皆坐斷，金剛圈、栗棘蓬一齊拋出，只教諸人吞吐不得、搖掇不開，無路可通、無門可入，四面八方銀山鐵壁，

忽撞著個無手漢，驀向腦後一推，豁然漆桶生光、頂門具眼，始得雲從龍、風從虎，七縱八橫、無拘無礙。諸仁者！雖然恁麼，猶是者邊底事。秖如威音那畔更那畔一句，要你諸人七日後腳跟點地，始不怪山僧今日饒舌。」

「 今朝解制，聚首九旬，同安始終如一，諸人去住自由。今有新令舉示諸人: 東去西去的，一重山過一重山，腳跟下痛與三十；缽囊高掛的，饑時喫飯倦時眠，腳跟下痛與三十。諸仁者！今日同安因甚如此？」良久，云:「 為人須向損邊行。」

師至柩前，以杖作○相云:「 者是待贈高門余氏孺人，生前面目，死後儀容，清淨圓明，靈通不昧。若向者裏薦得，千了百當；若少有恣疑，未免錯過去也。」復舉:「 文殊問庵提遮女云:『 生以何為義？』女云:『 生以不生生為生義。』殊云:『 如何是不生生為生義？』女云:『 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為生義。』殊云:『 死以何為義？』女云:『 死以不死死為死義。』殊云:『 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為死義？』女云:『 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為死義。』庵提遮女問文殊曰:『 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什麼卻被生死之所流轉？』文殊云:『 其力未充。』」師云:「 文殊與庵提遮女太煞郎當，直饒道個監院房、典作房，亦是釘樁搖櫓。今日有問山僧:『 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什麼卻被生死之所流轉？』只向他道:『 崑山有玉瑩如雪，萬古聲光無減增。』」

舉竹篦，云:「 寶鏡當軒，狐妖膽喪；靈鋒吼匣，魔佛魂飛。觸著則腦裂，覷著則眼瞎。且道利害在甚麼處？」良久，一擊，云:「 兵隨令轉，將聽符行。」乃度與西堂，便歸方丈。

師踞座，良久，云:「 古人道: 有一物，明歷歷，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是什麼物？」驀豎拄杖，云:「 腳跟下薦取。」

「 今朝解七，大眾雲集。試驗本參，都盧黑漆。舌若生苔，唇猶著棘。進退無門，銅墻鐵壁。特為諸人，聊通呼吸。且道呼吸作麼生通？」以拄杖一卓，云:「 一齊拶碎疑團，便是心空及第。」

「 今日檀那應供，歸來打鼓起參，不言東土西竺，豈說前三後三？隨緣放曠，任意逍遙，聖諦凡情了無計議，自然三千七百葛藤了然透徹。何故聱？風雨交加泥路滑，依然不溼個中衫。」

「 巍巍堂堂、澄澄湛湛，當下迥絕承當，豈容從頭計算？要知此事從來周遍十方，無餘無欠，總為諸人捨近從遠、棄易求難，將己分一段真常置之不能受用，把古人閒言淡話蘊記胸中，被人三追四奪，依舊黑漫漫地。若恁麼，縱饒打七打三、結冬結夏，也是虛度

光陰，終無實得。同安今日特為諸人別通一線。」乃拈拄杖，云:「 有意無心俱是妄，清風明月不須沽。」
舉竹篦，云:「 釋迦老子說法利生的也是者個、迦葉阿難傳持法眼的也是者個、西天東土奕葉相承的也是者個、南嶽青原石頭馬祖光前啟後的也是者個、從上老古錐向人天會裏舉揚的也是者個、天下老和尚在城市山林拈弄的也是者個、今日山僧開爐結制鍛鍊的也是者個，且道者個是什麼？」遂擊一擊，擲下竹篦，歸方丈。
豎竹篦，云:「 若論此事，從無向背，不假推移，本沒週遮，何勞運轉？直饒掣開心佛羅籠，打破聖凡關鎖，猶是途路邊事。且作麼生是到家一句？」擲下竹篦，云:「 自有雙睛懸額角，了無一物獻尊堂。」
「 佛法至妙，妙在明心。心若洞明，前後際斷。超三祇於剎那之頃，證心印於彈指之間。且喚什麼作心印？」以拄杖一卓，云:「 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機。」
為雲陽元清關主開關。師至關前云:「 山僧有一問，你道得，長老未來時早已相見了也；若道不得，對面千里。只如未閉關已前，你在那裏立腳？」主一喝，師云:「 閉後又在什麼處安身？」主云:「 睡覺。」師云: 何不再喝？主擬議，師云:「 破也，破也。」復以杖擊云:「 不須彈指開樓閣，透過祖師個一重。」
為靈嶽書記隱關。嶽問:「 玄關玉鎖，佛祖頂[寧*頁]，乞師一言，以為龜鑑。」師云:「 坐斷千差時，頂門須具眼。」進曰:「 秖如坐斷的人向什處行履？」師云:「 一日打眠三五度，也消不得許多閒。」嶽便喝，師云:「 退身三步看。」乃云:「 今朝正值臘月八，睹星悟道事方恰，腳下有個靈俐郎，一關高掩寶王剎，有時上無攀仰，有時閒行週匝。且道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時，百尺竿頭一句作麼生道？」乃卓拄杖，云:「 待伊心肯處，是我命通時。」
問:「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為生義？」師云:「 拄杖頭邊安世界，毫端尾上定乾坤。」進曰:「 生滅滅已，寂滅為樂，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為死義？」師云:「 天上泥人騎木馬，人間露柱擊崑崙。」進曰:「 只如不生不滅又作麼生？」師打，云:「 正好喫棒。」進曰:「 今朝設壇修梵，如何是接引一句？」師云:「 薜蘿緣古樹。」進曰:「 恁麼即證無生地，能超極樂天。」師云:「 被你道著。」乃以拄杖高豎，云:「 烏藤七尺絕甄別，祖意西來齊漏洩，威音那畔不曾生，今世門頭那有滅？滅不滅，有奇特，萬象森羅一印中，劈破虛空成兩橛。南斗瓔珊北斗橫，東山突兀西山缺，就中有個鐵崑崙，一任東拋與西擲。若向者裏會得，始

知我　河廳李護法恭請山僧為母劉氏太夫人對靈說法的意是什麼意？」良久，卓杖，云:「　生死涅槃齊坐斷，孤明炯炯照三千。」

普說

兩序到方丈，為請說些禪病。山僧云:「　禪有什麼病？蓋為參底人自病耳。然世間一切法現現成成，眼是能司見、耳是能司聞、鼻是能知香臭、舌是能知苦澀、身是能為動轉、意是能曉思惟，以至蠢動含靈、草木昆蟲無不是現成，你教山僧說個什麼？雖然，事無一向。若不如是，則辜負眾等，秖得無實法中說些實法、絕理事處言些理事。」乃豎拂子，云:「　會麼？達磨西來，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總是者些子。所以，者些子能會得，便會萬物為一體、古今為一源，超凡情、絕聖域，皆不出乎此。又如臨濟、雲門、曹洞、溈仰、法眼，啟肇宗旨，各立門庭，機無不備、法無不周，一切施為動靜罔不自適，竭其樞要，亦是者些子。因甚日用之間、接物之際，不能毀方瓦合，卻又觸途成滯？秖因人到者裏，未能向腳跟下細細窮研、腦後追覓，所以百事施行皆拂亂其所為也。及乎腳下覷破、腦後打開，又把者點靜見死死守住，如病鳥棲蘆、困魚止水，已見法執全不殞亡，一切施為亦復如是。者等人如是行履、如是知解，爭麼透得佛祖差別公案、達得佛祖從上根源？若不遇大手眼宗匠，替他把古人淆訛處指得實落、差別處點得分明，不然騎牛終不肯落地、下船又怕登涯，者個病如何消得去？正所謂:　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所以高峰大師道:『　若要開鑿人天眼目、發揚佛祖宗猷，更將自己與選佛場鎔作一塊，颺在百千萬億世界之外，然後轉身移步向威音那邊更那邊打一遭，卻來西峰者裏喫棒。』又如大慧老人云:『　悟了若不遇人，十個有五雙杜撰，至後決不能為人。』你看者兩個老漢的話，教汝透徹宗猷、諳過眼目，轉身移步向威音那邊更那邊打一遭，一切款案自然明白、一切差別悉有師承，自爾許伊開鑿人天、抑揚後學，不是教汝徒將僻見把古人血脈斷肢裂節、杜撰扭捏，雖縱自己僻見，秖謂之他受用，終不謂之自受用。又有一等一發可笑，全不會古人落處，學了幾句儱侗語，終日芒鞋緊峭，看驗知識某是文字禪、某是一橛禪，撞見一個明眼宗匠向他咽喉下一捏，者裏便去不得，即將平日聽記底便來抵塞，殊不知明眼看來真一場笑具。悲哉！恁麼參學，他日黑面老子正打你者個能喝能棒、打圓相拂袖行底，到恁麼時反道佛法無靈驗。嗟嗟！去聖時遙，人心不古，若是有血氣底，者樣殘羹餿飯誓不沾唇，畢竟要見得真、透得徹，未得牛時定要覓，已得了牛必要下。果能如是，自然終始相貫、本末齊

收，一切款案無不了了，可謂一句通百句、千句一時通，一機透千機、百機一時透，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山僧恁麼說話，總要把彊橛打成一塊、血脈凝作一團，然後淆訛處絕淆訛、差別處無差別，始稱真正獨脫之地。你諸人還會麼？」驀豎拂子，云:「 者裏會得，纔知者些子有如是施為、有如是受用，殺活縱擒，橫遍十方，無不是者些子。」復豎拂子，云:「 只如者些子，你若認著，也被拂子穿卻；不認著，也被拂子穿卻；總不恁麼，也被拂子穿卻；總恁麼，也被拂子穿卻。你諸人畢竟如何？試道看。」眾無語，擲下拂子便歸方丈。

## 示眾

「 芒鞋緊峭到山庭，六出飄飄冷腳跟，借問君家何所思？滿頭白髮扣龍門。古人立雪齊腰為求大法，山僧者裏無禪道佛法可學，日用平常更無餘事，寒則煨品字、饑則歠粥羹。既然如是，且道波禪冒雪衝寒，還是為扶宗教耶？周顧人情耶？若是人情，卻同世諦；若扶宗教，又落軌轍。去此二途若定當得出，便知波禪未出，雲陽早已眉毛相見；其或未然，今日與龍門猶隔千里在。」拽杖便行。
師豎拂子，云:「 諸公今日入山求出世道，山僧直下拈出。若會得，不消鼻上加繩，無勞腳跟繫索。諸公因什麼又尋枝摘葉，納寶言貧？只為不能向雲籠嶽頂處打眠，霧鎖巖阿裏放足。所以，父母之傍萬機擾擾，妻兒之處百念紛紛，以至桃園杏圃被他流轉，酒肆婬坊隨境去就。者裏作得主去，有何生死可超？有何法名可安？雖然如是，諸公畢竟作麼生理會？」一拂，云:「 只箇靈符懸肘後，劫河生死任浮沉。」
「 參禪貴要英靈子，一舉話頭心便死。白雲只在嶺頭生，日月麗天走不止。咦！白鳩樹頭鳴，意在麻畬裏。參！」
「 虛度光陰可歎惜，今朝不覺是除夕。無端彈落半邊牙，只恐閻家來催逼。諸兄弟！莫放逸，二六時中當警策。一捱一拶急向前，猶如一人萬人敵。取得中軍個一人，自然干戈從此息。方是天下太平時，何用鍾馗貼在壁。一聲爆竹頂門開，去住縱橫始自適。如此不負本來人，纔許兒孫稱忤逆。」
「 風清月白，澗響松鳴，驀面相逢，吾不知其誰家之子。到恁麼地，須是個人方可體會大道。若是荒草中跳出一個半個，未免悚悚惶惶、競競業業，成個什麼邊事？若要擔荷大法、輔弼宗教，必須脫皮換骨，絕後再甦。此事不在長連床上、不在知識口邊，畢竟在甚麼處？」以杖打〇相，云:「 向者裏薦取。」

「 今朝六月二十六，方丈新成生多福，八部龍天擁護居，我來便登曲彖木。」遂趺座，云:「 新方丈已進，曲彖木已登，若要聽取新令，也須諸人別具眼目。」復以拄杖橫案，云:「 隔墻見角，隔山見煙，知牛識火，已遲八刻。同安者裏不惟勘辯龍蛇，并本山二十五代老古錐也須當下俯首聽令，始不負方伯余翁、文宗王翁建立方丈的大方手眼。」顧左右，云:「 且道如何是不相辜負的意？」良久，擊禪床，云:「 一擊虛空轟霹靂，銅頭鐵額盡攢眉。」便入寢室。

舉:「 黃龍南禪師云:『 有五種不易: 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生變成熟不易；四、端座受供不易。更有一種不易是什麼？』良久，云:『 噩？』」師云:「 同安家風又且不然，即有五種不難: 一、化者不難；二、施者不難；三、生變成熟不難；四、端座受供不難。更有一種不難是什麼？」良久，云:「 東寮、西寮、前寮、後寮都是一隊瞌睡漢。諸仁者！只如黃龍道不易、同安道不難，畢竟淆訛在什麼處？你諸人若撿點得出，則黃龍南、同安印總在你諸人腳跟下；若撿點不出，也須仔細著。」拽杖便行。

方丈上梁，師以拄杖指梁云:「 者具大材，緯地經天，遮龍蓋象，孤迥迥能為萬象之主，赤條條堪作眾聖之尊，巍巍乎豎窮三際，蕩蕩乎橫遍十方，高聳青霄，頻摩碧漢，光吞日月，體露真常，一道圓明，古今烜赫，直教千峰齊稽首，萬派盡朝宗，號令人天，匡維佛祖，定四海之權衡，作諸方之榜樣。只如者段境界，還是從什麼人所得？」以杖高拱云:「 恭惟斗所余翁、文衡王翁二大護法，捐俸於同安祖庭修建鳳棲方丈，卜取今辰上樑獻彩。諸仁者！且道人天濟濟，法樂闐闐，上樑句子作麼宣說？」遂擊樑云:「 一齊著力撐霄漢，萬古輝煌振大都。」

為燕京慈雲寺大悲閣上梁。師以拄杖指梁云:「 者具良材，還須大用。建法幢，為梁棟，勢接雲霄；招賢聖，貯象龍，光騰日月。縱橫自在，耀古騰今；至貴至尊，為祥為瑞。恭惟闔京宰官、居士暨住持容輝禪師等，卜取吉日良辰，請山僧舉揚上梁一案。且道山僧到來有何三昧？」遂進前擊梁云:「 高陞雲漢垂千古，永祝吾皇億萬年。」

## 茶話

「 昨日晉公來書中有死心魯直燒灰公案，越山今晚特特舉似，要你諸人塞死心口，出山谷氣。」顧眾，云:「 有麼？」僧作禮，云:「 請和尚舉。」師舉畢，僧一喝便行，師把住，云:「 不許喝，畢竟如何相見？」僧取帽，云:「 今夜天寒，請和尚戴。」師云:

「 不是者般儱侗，畢竟還我落處來。」僧擬議，師連打，云:「 三生六十劫，未許夢見在。」復云:「 新長老、黃學士是一隊沒面孔漢，至今猶未相見在。何故？者俗漢只會吞酒豔飾，則纔放下腳跟，被者老漢一捏，直得眼[耳*皮]眵。若論端的，未問已前早已相見了也，既問之後轉沒交涉。當時山僧若在傍，即時扭下禪床，劈面一摑，管取個老漢退步有分。山僧恁麼道，你諸人還知落處也未？」眾無語，師云:「 也是勾闌裏泥瓦。」

拈龍門請書，云:「 者是第三回催符子，越山者裏不敢囊藏，要與諸人共知共見，辭不獲已，大似生按牛頭。試問諸人: 還是允許？不允許？者裏親疏得相應，方可推倒山門、扶起露柱。不然，山僧斷案去也。」一卓，云:「 秋風橋下露花月，椰栗堂中驗作家。」「 蒼松鶴點，色象分明，收不盡綠野祥雲，話難窮天然真趣。諸仁者！既然如是，且道還有能窮其話也無？覺真斗公落髮此地，請白雲天衢和尚弘宣戒律，末後以衣缽付囑云:『 龍門祖席、馬祖開山，非草莽之地，將來必有真善知識踞此說法，汝當守護如護自心，切勿狼籍也。』公承諦囑，遍歷諸方，參罷歸山數十餘年，其中風波險難、甘苦挫磨不可計算，如生鐵橛相似，搖掇不動，蓋謂祖庭是重，不忘衢翁末後之囑，所以不敢移易其志也。癸巳年間，聞山僧開法越山，公領眾房頭三上越頂，迎請山僧主持此席，公即退居永寧，與鹿豕共住，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今值公七旬，入山設供，山僧亦不免為伊圖空寫月，饒舌一上。偈曰:
滿頭白雪垂肩覆，一道青眉夾眼飛，七十從心理事化，今朝舉示大家知。」

法璽印禪師語錄卷第五

法璽印禪師語錄卷第六

嗣法門人性圓旋璣旋哲旋賢等編次

## 法語

### 囑生一禪人住靜

厭喧避靜，太華未足為儔；躲市逃林，崑崙到此難比。此一座山，裹包宇宙，青翠古今，煙雲罩不住，雨露不能侵。到此之際，果能直下承當，嵯峨突兀，始許四面不通風；嶽岫層巒，方得兩輪不能照。到恁麼地，钁頭邊剷去，無不是清風；沒底籃盛來，都總皆明月。所以僧問雲居:「 僧家什麼事？」雲居回他一個居山好。者老總不出此意。今獅子巖前生一靜主，將一幅沒點畫的茭藤，斬山僧與他一個居山好。山僧素識此公，閒挑苦菜，饑煮雲羹，深藏巖谷，潛伏幽林。故茲將雲居的公案，通一偈以囑之。

突兀嵯峨幾十秋，逃林避市許君遊。雲居留得居山好，寄與生公一钁頭。

### 示續生禪人。

出家大道說一遍，住菴要住深山院，珍重切莫錯用心，行住坐臥無致倦。無位真人在其中，明人有眼也難見，喫飯穿衣不相離，今古從來無改變。六根門頭總是渠，聖與凡夫俱一串，秖緣分段有參差，象罔所以通一線。德山棒斷野狐魂，臨濟喝破虛空面，青山綠水祖師心，蜂房蟻穴空王殿。門外時傾萬斛珠，信手拈來甚相便？若能撥轉目前機，方為石頭親法眷。明明吐露不隱藏，孰肯當陽去相薦？會得春秋接續生，牢關始許君家占。

### 示慈悟禪人居山

夫居山者，衲僧得力事也，如雲棲壑、似鳥休林，各有天然之玅，勉強不得、假借不得。所以古人云:「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且道什麼人證得？慈悟禪人一日入室求示，山僧問曰:「 正睡著時還作得主麼？」伊云:「 一念不生全體現，長伸兩腳到天明。」山僧曰:「 者個消息那裏得來？」伊云:「 說破傍人笑。」即此二語可為贍老本錢，只

要說行俱到耳。若使出世人天，未免畏影走日，所以山僧囑云: 獨自居山好。

示素菴維那。

佛祖慧命，重越丘山，不是其人，難堪委授。最初必要尋師訪友，歷盡辛酸，念念只妨己躬大事不明，只將曠劫以來愛根種子、習氣無明掃除清淨，影也沒些，自然祖師關捩子一朝打破，師資酬唱，鍼芥投機，如電若雷，天下人莫能掩其耳目也。素菴維那遍參後，特特來祖庭共住，喜其數載內外辛勤，且入室機緣超脫，大有法門氣概，儻得猛力加鞭，則佛祖慧命亦可相續矣。囑囑。

示微密值歲。

數十年來山水藝，一朝喪卻同安隊，興崇祖席念頭真，陸水劬勞無怨戾。拖泥帶水作常行，運瓦搬磚為日伎，纔涉江兮又涉湖，深則礪兮淺則揭。有時衝寒冒暑來，有時戴月披星去，個般心力為誰忙？無非欲了死生計。禪人欲脫死生關，就中便是無生地，識得竹篦無觸背，了得凡情即聖諦。山花簇簇燦心宗，百鳥喈喈宣玅偈，吾人動靜與行藏，盡合祖師西來意。

付慈耶上座。

上座楚中人也，秉我顓先師戒法，嗣後遍歷諸方，熟精名相，歸住邵陵，演玅法音，眾皆稱服。值丁未謁雲居先師塔頭，先過同安祖席，與山僧相見，揭其所證，於本分事猶在依稀恍佛間，不能出脫窠臼。故於己酉冬重來同安，向如來藏裏著意搜尋，不知者一著子，三乘十二分教也註破不得。忽於禪堂裏、法座傍呵呵大笑云:「禪也，教也，諸佛不曾悟、眾生不曾迷，從來蜜甜檗苦、鵠白烏玄，風不待月而涼、火不待目而熱，一一現成、頭頭顯露。」山僧知上座得此消息，特將先老人傳來的破油靴向人天眾前踢出，與上座作個毘盧帽戴，向華王座上拈搥豎拂、撒土揚沙，令彼一切聖凡分疏不下，此時正好向同安院裏噓一噓，充滿法界、逼塞虛空，方不負同安之囑、先師施戒之恩也。偈曰: 佛祖傳來非法法，付君持去法非非，一時非法傳天下，始見同安共傘居。

示雪忍副寺。

雪忍大德真實行人，祝髮於清遠禪師，受具於山僧座下，曾在龍門職諸副寺，服勞奉養，役重任麤。及乎山僧開法同安，亦復如前行徑，先走武昌 倩鑄洪鐘，次入豫章募化大鍋，種種所作皆屬最勝行門，盡成不朽佛事，即此可謂祖庭中有力人也。山僧今欲北行，為送斗所余公深葬，並掃笑巖祖塔，無堪遺囑，但望二六時中名自名、心自心，無起無倒，不變不遷，到老還須者個話語提挈一番，則生死關頭更有一種奇特受用。者個受用總要一切處多為忍耐，久熟自成。何故？煩惱來、生死來也用自心忍耐，佛祖來、魔王來也用自心忍耐，如是種種忍耐，直忍得一些影子也沒有，方得天堂地獄、人道鬼途、四樂八苦一齊鎖殞。到與麼地，不異二祖立雪安心，覓也覓不得，自然得大解脫，此時正好衣缽隨身，應受人天供養。問著，掀起兩莖眉便道:　我與諸佛一數。

## 示天穎悅眾。

參學人，須具眼，怕殺殷勤，切勿懶散。泥裏去，水裏去，生鐵秤錘被虫蛀；朝也行，暮也行，巖前石虎著人驚。直饒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拗卻德山棒、掩住臨濟喝，旃檀蔟中不得住腳，荊棘林裏撩起便行，把太虛空捏[打-丁+聚]成團，將須彌山一擊粉碎，驚不瞬目、喚不回頭，方與此事少分相應。然雖如是，必要舉一明三，目機銖兩，能於亂草堆頭撥得金鍼，河沙數內尋得玉屑，豎去橫來，無有絲毫擬議。具如是手段，方可撐我臨濟門庭。天穎悅眾，遊遍諸方，踏翻海嶽，來我同安禪堂安居一載，見氣志超群，可為法器。山僧特書此卷，以證將來。儻子直下承當，一肩擔荷，則我傘居門下又有一遮風抵雨的漢子，賣弄天下人去在。

## 示善揆副寺。

未會佛法，通身是膽；會得佛法，氣息全無。會與不會，總是衲僧家一場敗缺。善揆副寺於祖庭有年，服勞無限，每每冒雨衝風、奔南走北，佛法二字拋在九霄雲外，怕殺商量。何故噩？花從春裏發，草向暮間生，長的任他長、短的任他短，大則塞乎天地之間、小則逼於身心之內，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毀也毀不得、譽也譽不得，若有一點造作安排，便是蛇吞鱉鼻、虎嚙大蟲。古云:「 絲毫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山僧恁麼告報，不知又作麼生？若作玄妙會去，且喜沒交涉；若作平常會去，喫棒有分。直饒坐在無事甲裏，未免沉沒深坑。要於此中得個出身

路徑，許伊向毘盧頂上撒屙、紅塵堆裏垂手。且道是什麼作略？獅子舌尖流出月，象王口裏放來雲。

## 示一念副寺。

禪人親近山僧，出力修造祖庭，晝夜不辭勞苦，水陸並行、燥溼皆到，此中實是真如玅道、無上菩提。知子二六時中承當有分，若于此中起心動念，將謂別有工夫，早是節外生枝、懸空釘橛了也。雖然如是，也要是個離鉤脫網的漢子，乃可一念萬年，不念生死涅槃、惟念種田博飯，不念超佛越祖、惟念塞壑填溝，不念文字語言、惟念勤行苦行，不念倉裏積穀、園內灌蔬，只求大眾安祥，絕無做嘴打面便為慶快。者個境界，要是過量人，不是至親，切忌草草。

## 示石香悅眾。

向上一著，父子不傳，要在透頂透底，脫卸羅籠，自力承當，毫無隔越，方許向萬里無寸草處插足，目前無闍黎處藏身，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不被佛祖羅籠、人天揀擇。到與麼地，自有人請你著破襴衫，舞三台上，冠冕祖父門庭，喚諸佛菩薩作奴兒婢子去在。勉之！勉之！

## 示石雲悅眾住山

臨濟門庭壁立萬仞，須是勇猛丈夫許他攀躋。設使精神稍倦，色力不加，未免墮谿落澗，終難造極登峰。假如凝神定志，踴躍一番，脫卻婆娑衫子，穿著無底芒鞋，仗清風而作翅，借明月以為依，自然一舉到頂，絕沒絲毫阻滯。當此之時，千山俯伏，萬水洄漩，四海鳳龍、九州獅象悉屬家奴，飛禽走獸、魚鱉黿鼉總為擁護。到恁麼地，正好持鈯斧子砍曹山樹，提折腳鐺煮雲蒸飯。此中一段真實受用，子亦不可不知耳。

## 示宗旭副寺。

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參須真參，悟須實悟。真參實悟之人，為法忘身，臨大事而有以擇，臨大難而不可奪。所以楊岐百世傳聞，神鼎千秋不昧，皆是真參實悟之模範也。如宗旭禪人為同安副寺，數載殷勤，雖不及古人，亦可謂真實之人也。今山僧北行，有

末後示訓之語，為你將來作蔡林之輔佐。示曰： 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未出母胎時，早已名大覺。灼然恁麼會，仍歸有卜度。一涉於絲微，垂手無所托。汝問事如何？釋迦也難捉。也難捉，三間茅屋不可居，九路僧房非著落。

囑巖碧知浴。

頭目髓腦身外物，花香鳥語案中人，若能會得三玄旨，正偏坐斷絕疏親。所以道： 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昔日山僧在越山頂上，每日空手把鋤頭得一大受用事，三十年來未曾舉著。今朝巖碧知浴亦是其人，不妨為伊點出。昔年典座今知浴，一度恩兮一度犍，是釜是瓶都帶累，端端的的有來由。

示勉習禪人。

快勉旃，快勉旃，時時當習釋迦言。雖然佛法無多子，也要真經有一篇。敏矣參禪還習教，殷勤習教更參禪。三乘法內堪知委，十二部中頗貫穿。兔子獲來終棄陷，魚兒歸去自忘筌。不因今日愚癡漢，那識當年大覺僊。風過喬松言外意，雲藏古洞句中玄。菩提莫謂因人學，應解菩提本自圓。

示盞飯一信禪人。

寒暑無迴避，春秋日往來。二時家常辦，缺一不成才。雖然如是，粒粒不嚼著。一信禪人，可謂飯中無布，缽盂斷柄。山僧不得辜負於你，你亦不得辜負山僧。偈曰： 冒雨衝風不記年，肩挑日月每盤旋。有時踏斷芒鞋後，始信功圓別有天。

示純慈鐘頭。

純鋼鑄就，生鐵打成，一片慈心，古今無對。禪人自入同安以來，數年間妄緣俱削，佛法潛滋，歲月勤勞，寒暄不懼，唯知日背楞嚴玅法，夜扣幽冥洪鐘，自以精進為基，直造純清絕點，如日照世，如月照夜，孤迥迥，赤灑灑，絕承當，沒可把，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圓通更須彌，報如來慈益精進，方不負出家一番也。珍重！珍重！

囑慧力性侍者。

達磨老祖荷西天佛祖心印，特來東土建立宗猷，蓋因此土多有大乘法器故耳。祖初遇梁王，王不契，入魏地少林，面壁九載，偶有斷臂二祖始得其傳，故非法器不傳也。嗣後至六祖而分為兩枝: 一青原，一南嶽。嶽得馬祖，祖得百丈，丈得黃檗，原得石頭，頭得藥山，山得雲巖。此二派之下又分為五宗，五宗之上諸大老又豈非法器也？山僧承臨濟三十一世，望初祖四十一傳，雖不敢言其法器，而承上接下之系又豈外也？慧侍者於同安室中左右有年，辛亥春，同二三子侍山僧北上掃笑祖塔，是冬結制清化。此子於般若堂中得個入處，可為宗門法器，將來與從上諸祖眉毛撕結未可期也，山僧豈不厚望也耶？子當珍重。

## 示見誠總戎劉居士。

余丁酉出山，訪博菴黎居士，掛錫於清虛禪院。時有諸公入院問道:「 昨見誠劉公有辦道氣象，和尚作麼生起發？」山僧問他:「 曾皈依什麼人來？」彼對言:「 昔年曾皈依於白嶽法師。」山僧問他:「 白嶽法師曾說個甚麼？」彼曰:「 叫某甲持經念佛。」山僧詰曰:「 作麼生持念了得伊生死去？」彼久坐，作禮求示。山僧曰:「 今日不暇，明日來為伊說。」彼辭去。次日復來:「 昨蒙和尚許某甲話。」山僧曰:「 不知許個什麼話？」彼曰:「 如何了得生死？」山僧言:「 若要說個了生死的話，秖怕伊信不及；若信得及，山僧秖得忍著牙疼，按下雲頭去也。若論此事，如射箭相似，必定心正弓滿，然後中鵠；儻心不正、弓不滿，總有畫布棲皮，十發九失。又在臨發之時，凝睛端手，把者個紅心看得端端的的，自然一箭無不了當。然此時方識盡大地是一個紅心、盡大地是一隻箭、盡大地是居士全身、盡大地是居士法身，有何生可縛？何死可纏？所以古人道:『 我有一隻箭，從來不假煉，射去滿十方，落處無人見。』伊既諦信此事，要把生死於二六時中時時提起、刻刻參詳，勿生懈怠，如救頭然。如是做去，自有個撞著的時節，方識得落處無人見的消息，纔稱得勇猛丈夫，不辜父母恩德、不負明師皈依、亦不負山僧今日之啟示，伊當勉之。」彼聞，通身汗垂，作禮辭去。諸公以為何如？

## 示未明黃文學。

道義之交，非信不能全終始；窮道之路，非功不能達本源。故學道之士，必先立其信、樹其功，然後路可窮而道可達，交可孚而義可全，始繼物我一如，彼此無異，居安資深，左右逢源矣。居士既留

心此事，但令自疑自悟，自證自明，向無下手處下手，無著眼處著眼，自然頓破疑團，豁開心眼，洞見十方，事事無礙，方識得杏壇三千總是一個，靈山十萬絕無兩人，始不負古聖之垂言。山僧之舉示，居士當自強之。

## 示祝男道俗程居士。

至誠之道，智者不增，愚者不減，如太虛空，若當天日，浩浩肫肫，寂然不動，無你用心處，無你體會處。一起用心體會，雲籠皎月，霧鎖蒼山，正所謂擬涉唇吻，即犯鋒鋩也。然靈源之體，本自天然，無容雕琢。近有一等人，雖行之而不能著，習矣而不能察，秖將本子上湊合些須，口頭邊撈摝幾句，問他一個實落處，如作文成詩一般，摸索將來，弄兩句合頭語，在人前稱個強手，當作他一個落處，有何交涉？如是行履，欲得大法，無有是處。必須把他家糟粕洗得潔潔白白，向寒巖深窟之下、月冷藤蘿之前，任他鹿鳴猿啼、鳥語花開，耳不聞、眼不見，如枯木死灰相似，到冷冰冰地，將者個無相的影子疑來疑去，疑到山窮水盡、轉不得氣時一覷覷破，然後紙上文章、口邊言語全無用處，方知實際理地不立一塵，今世門頭不舍一法，然後侍父母、共妻兒，以至迎賓送客、喫飯穿衣，一切動用中表裏精麤與至道符合。到恁麼地，無明妄想皆是大用大機，市井山林悉可放身放命，道俗宜深究之。

## 囑御六張居士。

若論此事，本來現成，說個提持，早已埋沒了也，那堪東語西話牽扯葛藤？只貴自己用心真切，悟處自然透頂透底。昔山谷居士參晦堂和尚，因聞木樨花香打失鼻孔，後于黔南道上始知大善知識老婆心切，恩踰父母，此是千古之下富貴不能籠罩一個參禪的樣子。御六居士信向此事殊為真切，自來同安，茶裏飯裏未嘗斯須忘卻，遂於本參話頭上得個下落，每於入室當機莫不清楚，不惟有龐老之遺風，亦且有超方之作用。是以臨別求索一言，故山僧援筆書此，直教與山谷居士同一聲名，庶不負居士一番用心也。囑囑。

## 囑公玉趙居士。

世尊於人天會上將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迦葉得之，稱尊道貴，惹得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南嶽青原、石頭馬祖降旗大展、露布高懸，四海魚龍望風歸向，不期至臨濟被三聖向瞎驢邊滅

卻，自此人人拍掌、個個攢眉，手眼通身救之不暇，直待笑巖門下憨山師翁曲垂方便，時抑時揚，向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猶且無人承當。末後得我顓愚先師赤身擔荷，將金剛圈、栗棘蓬向人天眾前一齊拋出，是以山僧因斯帶累，三十年來覓一個俗漢了不可得，今日都內撞著個趙大郎，與山僧眉毛撕結、聲氣相求，左右逢源，羅籠不住，特以從上不了因緣遂付之。偈曰：從來佛法無多子，只要當人認得真，半月松梢君自掛，何煩祖令不重新。

## 示麥子吳居士。

向上一著，千聖不傳，貴乎直下承當，不容絲毫擬議。果能如是，則有為法、無為法覿體全彰，如來禪、祖師禪一齊透過，雲門乾屎橛拈向一邊，洞山麻三斤了無交涉，白雲流水總是同參，翠竹黃花無非伴侶。到與麼地，隨方灑落、在處逍遙，任卷任舒、無拘無束，或向柳巷花街歌風嘯月、或從水邊林下撫几揮琴、或與朝堂卿相議政談仁、或同里巷高賢賡詩獻賦，動靜閒忙、語默居止，莫不是自己常情獨露、大用現前，不費絲毫勉強，自然與佛祖同機、聖賢合轍。其或不爾，正好向毘盧頂上未生已前週匝一回，方可頂門具眼、腦後見腮、眼裏聞聲、耳中見色，無方無向別行一路去也。今有麥子吳居士，江西浮梁人，早入儒門，深遊聖學，視五湖歸一握、指大地為一心，昨于都城慈雲得接山僧更增信向，一日焚香皈依，欲乞山僧一語以決生平大事。山僧無可為言，特援筆書此以證將來之望耳。

## 示世勳龔居士。

本來玅體，洞澈圓明，不涉功勳，豈通凡聖？兩儀未判之前，毫無欠缺；一氣纔分之後，點沒加添。明明天地中、隱隱乾坤內，非人、非境，非物、非心，能變、能遷，能收、能放，有時高高峰頂立、有時深深海底行，有時鋮鋒上走馬、有時芥孔裏藏身，有時通身無影像、有時遍界露全軀，觀之即色、聽之即聲、嗅之即香、嘗之即味、觸之即覺、思之即明，若向眼、耳、鼻、舌、身、意上求之，依舊識他不得。古德云:「 吾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是以山僧今日特為舉似龔居士，不妨閒空時用心斟究，看他是青、是白？是綠、是黃？審得停當，那時將佛祖聖賢一串穿卻，更可與我臨濟門下作個護法的樣子。勉之！勉之！

囑余門張氏夫人。

夫道之一字，難言也。明明日用中，展轉收不得；了了六根門，出入見不得；隱隱乾坤內，上下覓不得；昭昭今古間，去取劃不得。是得也？非得也？非得之得，是名實得。天地得之不以為大，蟭螟得之不以為小，日月得之不以為明，山川得之不以為久。羽毛賴以飛翥，鱗足賴以遊行，有形之物藉以為體，無形之物恃以為靈，在聖不增，在凡不減，人人本具，個個不無。奈因自己志性偏枯，妄生執著，卻被無明煩惱、人我貢高，使得七顛八倒，以致苦海波中頭出頭沒。勞我大覺金仙，離兜率、入皇宮、登雪山、陞寶座，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費盡多少機關，豈知一點也用不得。須知此事要在截斷凡情，不通聖解，搏熱火燄如案上冰輪，步太阿鋒似街前坦道，所以各各當人于一切處得大自在、得大受用、得大解脫、得大安樂。到與麼地，于其中間覓生亦不可得、覓死亦不可得、覓染亦不可得、覓淨亦不可得、覓名亦不可得、覓號亦不可得、覓四大五蘊世出世間一切法亦不可得。此不可得亦不可得，譬為虛空，體非諸相，不拒諸相，發揮一莖艸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艸，七縱八橫，千變萬化，左之右之，無施不可，豈不光明俊偉者哉？斗所余護法，昔任江西籓司，信向法門，捐脩祖剎，於山僧處得明己躬大事。今其夫人張氏亦留心此道，求決生死工夫，山僧亦為開導，授以本參話頭，不久之間得個下落。故山僧不敢負其來機，仍書此卷，法名旋徹，以作千秋之懸記、佛祖之道源也。珍重！

法璽印禪師語錄卷第六

（湖州府烏程縣正堂信官高、　歸安縣正堂信官何，仝心捐刻

法璽印禪師語錄卷一之六。計字參萬八千三百十三個，該銀貳拾貳兩九錢九分。仰祈佛力，福被人民。闔衙俱沾般若之光，大地悉受菩提之潤。謹意。

康熙十五年四月　　日，楞嚴藏經坊附板。）

法璽印禪師語錄卷第七

嗣法門人性圓旋璣旋哲旋賢等編次

## 勘驗機緣

僧問:「 昨日吞鉤，今朝脫釣。」師隨聲云:「 脫後如何？」僧云:「 通身灑落。」師云:「 如何是你灑落處？」僧云:「 要雲即雲，欲雨即雨。」師云:「 試為山僧興雲布雨看。」僧便喝，師云:「 者弄虛漢。」直打出方丈。

問僧云:「 父母未生前，你在什麼處？」僧云:「 十字街頭。」師云:「 不是。」僧便行。師云:「 卻被語言轉去。」

問:「 參底什麼話？」僧云:「 正睡時主人公。」師云:「 即今瞠著眼，那個是你主人公？」僧云:「 不暇與和尚說夢。」師云:「 不是，不是。」僧喝，師云:「 我者裏不許亂喝。」僧復喝，師直打出。

問:「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什麼？」僧喝云:「 某甲是心，是佛，是物？」師打云:「 囓人屎橛，不是好狗。出去！」

問:「 德山托缽，巖頭密啟，其意那裏是他密啟處？」僧云:「 到者裏口挂壁上。」師云:「 恁麼三生六十劫未夢見在。」僧擬進語，師便喝出。

問:「 參底話頭速道。」僧豎一指，師豎三指，僧擬議，師云:「 弄精魂漢。」

僧作禮，師云:「 不得辜負山僧。」僧云:「 爭敢辜負？」師云:「 假若有人問，你作麼生？」僧云:「 待問即道。」師云:「 即今問也。」僧無語，師打云:「 早已辜負了也。」

問僧:「 參底是甚話？」僧云:「 無夢無想主人公在什麼處？」師云:「 即今蹔？」僧云:「 昨日燈籠知縮項，今朝露柱笑伸腰。」師云:「 縮項伸腰即且從，秖如枕子落地意旨如何？」僧云:「 且喜今朝捉敗。」師云:「 捉敗後如何？」僧云:「 依舊雙眉橫額上。」師云:「 莫是思惟得底麼？」僧拂袖便出。師云:「 到有些氣息。」

問僧:「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僧云:「 總不出裏許。」師云:「 你因什麼不在？」僧云:「 叫某甲向什麼處去？」師便打，僧云:「 屈棒，屈棒。」師云:「 有人喫在。」僧擬議，師打云:「 龍頭蛇尾漢。」

師問:「 那個是你本來面目？」僧云:「 眉橫鼻直。」師云:「 死了燒了向什麼處去？」僧轉身立。師云:「 如何是威音那畔更那畔

事？」僧云:「 黑漆漆。」師云:「 黑漆漆是個甚麼？」僧云:「 逼塞虛空。」師云:「 秖如逼塞虛空，汝向那處著腳？」僧擬議，師喝出。
僧參，師云:「 因甚早不歸來親覲山僧？」僧云:「 時刻不離和尚。」師云:「 為什麼不見？」僧便喝，師云:「 好好問你，惡發作麼？」僧無語，師直打出。
問:「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僧云:「 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師云:「 一口氣不來，根向那裏歸？」僧云:「 青山雲裏現，露地白牛迴。」師云:「 向你道不是心佛物，又道露地白牛迴。」僧無語，師喝出。
師問:「 父母未生前，你在那裏？」僧云:「 蒲團禪板。」師云:「 者是大家底，那個是上座的？僧」云:「 蕩蕩清風法界寒。」師云:「 蕩蕩清風法界寒是什麼語？」僧擬議，師連打云:「 亂統漢。」
師落堂，問僧:「 參什麼話頭？」僧云:「 竹篦子。」師豎竹篦云:「 你喚作甚麼？」僧云:「 覿面拈來無多子，鷓鴣啼在百花枝。」師云:「 觸也有了，背也有了，不觸不背作麼生道？」僧云:「 從來不被舌頭瞞。」師云:「 得何長處？」僧無語，師喝出。
問:「 無夢無想，無見無聞，那個是你主人公？」僧云:「 行住坐臥。」師咄云:「 驢前馬後漢。」僧云:「 個中無別人。」師云:「 何不向百尺竿頭道一句來？」僧云:「 入地獄如箭射。」師云:「 苦哉佛陀耶！」僧禮拜，師一踏。
師問:「 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僧云:「 徹底掀翻。」師豎竹篦，云:「 者箇鄭？」僧面赤，師云:「 猶欠一點在。」便打出。
問僧云:「 向下一句，速道，速道。」僧云:「 和尚何不向上問？」師云:「 者裏無你插嘴處。」一僧云:「 萬里一條鐵。」師云:「 者還是向上語？向下語？」僧無語。師云:「 脫空妄語漢。」
問僧:「 如何是那畔事？」僧云:「 不是山，不是水。」師云:「 如何是者邊事？」僧云:「 是山是水。」師云:「 如何是全體大用？」僧叉手近前云:「 今日親蒙和尚。」師云:「 放汝三十棒。」
問僧:「 你參甚麼話頭？」僧云:「 某甲忘卻了也。」師豎杖云:「 者個你還記得麼？」僧云:「 和尚莫瞞人好。」師休去。
問僧云:「 觸背兩忘事若何？」僧云:「 鼻孔從來搭上唇。」師云:「 即今在什麼處？」僧云:「 被首座師打破了也。」師云:「 是何道理？」僧云:「 血流滿地。」師休去。

師落堂同眾經行，僧問:「 正睡著，畢竟在什麼處？」師推僧云:「 你還討個什麼？」僧于言下有省。
問僧:「 那個是你本來面目？」僧云:「 東山雲，西山雨。」師云:「 雲雨且置，你即今在什麼處？」僧一喝，師直打出。
問僧:「 你一口氣不來，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僧云:「 巖前千丈雲。」師云:「 畢竟如何？」僧云:「 揭開紅日眼，坐斷白雲峰。」師云:「 且過一邊。」
師問僧:「 生死到來作麼生迴避？」僧云:「 俱在缽盂裏討消息。」師云:「 你喚什麼作缽盂？」僧作捧缽勢，師打云:「 弄精魂漢。」

## 參見機緣

僧參，師云:「 從什麼處來？」僧云:「 安義。」師云:「 既是安義，又到者裏作麼？」僧云:「 親近和尚。」師云:「 將什麼親近？」僧彈指，師打，云:「 正好喫棒。」
僧參，師云:「 那裏來？」僧云:「 廬山。」師云:「 在彼多少時？」僧云:「 隨喜過。」師打○相，云:「 者裏過得麼？」僧無語，師打，云:「 廬山易過，鳳嶺難登。」僧喝，師打，云:「 徒勞[跳-兆+孛]跳。」
居士參，問:「 昔日馬大師示龐公云:『 一口吸盡西江水，方與你道。』今日弟子到來，和尚如何垂示？」師便打，士云:「 未審與馬大師是同？是別？」師又打，云:「 你試檢點看。」士云:「 掀翻海嶽求知己，今日同安遇作家。」師云:「 腳跟下再與一頓。」
師托缽洪州，方伯斗所余公過訪，問:「 祖師西來大意，能了生死，可得聞乎？」師云:「 大護法曾問過幾知識來？」公云:「 即今請問和尚。」師舉茶盃云:「 者是什麼？」公云:「 不會。」師云:「 不會更親切。」公云:「 望和尚別開方便。」師遂開示向上數語，公出席作禮。
師一日與余公茶坐，忽聞風雨驟臨，人各驚畏，公笑曰:「 者個不是別人。」師云:「 者話從什麼處得來？」公云:「 不從外得。」師云:「 畢竟從什麼處得？」公云:「 請和尚道看。」師舉茶盃云:「 向下文長，付在來日。」至別時，師把住云:「 正恁麼時，主人公在什麼處？」公云:「 請問和尚: 畢竟在什麼處？」師放開云:「 有勞大駕。」
師一日與余公坐次，公便舉惜取眉毛好的公案，問曰:「 昨日看此則公案，大有疑情，請和尚決之。」師云:「 者位居士也是釘樁搖

櫓，當時山僧若在，便與他道:『 請和尚下禪床後即道。』公云:下了便罷，又道個什麼？」師與公大笑。
師應少宰雪堂熊翁齋罷經行，雪拈拄杖云:「 者條拄杖恁麼直。」師云:「 直且止。古人云:『 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不觸不背，道道看。」雪云:「 且喜在弟子手裏。」師云:「 意旨如何？」雪云:「 撐天拄地。」師云:「 珍重，珍重。」
師一日同御六張居士茶坐，舉夢晤余翁，士云:「 和尚即今是醒？是夢？」師舉茶甌云:「 者是夢？不是夢？」士云:「 不會。」師云:「 不唯居士，三世諸佛也如是。」
師一晚又與張居士同遊鳳棲嶺，師指云:「 象王峰頂好一輪月。」士云:「 好一輪月。」師指殿云:「 喚作余翁得麼？」士云:「 得。」師云:「 喚作山僧得麼？」士云:「 得，得。」師云:「 既得，無外也。」士有省。至茶坐，師復問:「 適來說話還有疑處麼？」士云:「 自從得見同安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師休去。
師一日與余公茶次，師云:「 近來大護法與昔日不同。」公云:「 略知滋味。」師拈蜜薑云:「 薑畢竟辣，蜜畢竟甜。」公云:「 也不敢妄生分別。」師休去。
僧參，師問:「 那裏戒？」僧云:「 本是清淨衲子，有什麼戒？」師云:「 我問你是那裏戒？」僧云:「 道過了也。」師云:「 你莫作機鋒會麼？」僧云:「 和尚還作機鋒會那？」師云:「 不作機鋒會，放你三十棒。」僧一喝，師云:「 喝作什麼？」僧云:「 轉見不堪。」師云:「 你者一喝未有主在。」僧復喝，師連棒打，云:「 噇酒糟漢。」
僧參，師問:「 那裏來？」僧云:「 下路。」師云:「 還在什麼處住腳？」僧云:「 到處隨喜。」師云:「 選佛場為什麼不到？」僧一喝，師云:「 落在什麼處？」僧云:「 遍大地。」師云:「 放你三十棒。」僧云:「 某甲過在什麼處？」師云:「 無你措足處。」問:「 上座甚處來？」僧云:「 洞山。」師云:「 者裏相去多少？」僧云:「 無別。」師云:「 既無別，來作什麼？」僧無語。師云:「 虛生浪死漢。」
僧問:「 臨濟三玄三要一齊殞亡，還通得消息麼？」師打云:「 百里聽蚊聲。」僧無語，師云:「 著什死來由？」
僧問:「 招賢橋渡盡往來人，因什麼自度不得？」師云:「 從來沒肚腸。」
師一日方伯余公茶次，公云:「 弟子曾問寶峰山子:『 大師擊鼓上堂，當為何事？』山云:『 負命者上鉤。』弟子云:『 四大本空，五蘊非有，鉤向甚處釣？』山云:『 墮也。』弟子一笑云:『 草賊大敗。』山無語。今請和尚代一語，圓成前話。」師云:「 若恁

麼，正好劈頭一棒。」公欣然云:「 果然臨濟道出常情。」師云:「 此語亦不受。」
問御六居士:「 近看什麼內典？」士云:「 雲棲淨土集。」師云:「 古人念佛一聲，漱口三日，是何意旨？」士云:「 家無二主。」師與余公笑云:「 可謂得淨土旨矣」。
建昌贊府許公茶次，師問:「 大護法於治政之外，曾將己分事究竟否？」士云:「 不知。」師云:「 王法、佛法同一體也。」復以裴休見黃檗公案示之，士云:「 只是不知根本。」師云:「 大護法從貴省現大人相，到者裏為國、為民，豈不是根本？」士云:「 不識。」師云:「 不識最親切。」士欣然。
僧送放光石，師指云:「 者是我川中的，你甚處得來？」僧云:「 信手拈著。」師云:「 因甚在山僧手裏？」僧無語，師云:「 美則美，只是不放光。」僧云:「 正好放光。」師云:「 光墮？」
僧參，師云:「 速道。」僧云:「 不敢道。」師云:「 為甚不道？」僧以臥具打〇相，師以手作拂勢，僧便喝，師云:「 者一喝未有主在。」僧擬議，師直打出。
一日，問侍者:「 牛過窗櫺話，四蹄俱過，為甚尾巴過不得？」者云:「 毫厘有差，天地懸隔。」師云:「 那裏是差處？」者罔措。復問傍僧:「 你作麼生？」僧云:「 只因腳下紅線未斷。」師云:「 前有僧恁麼道，被山僧打出去。」僧面赤，師云:「 總未在。」
僧參，「 那裏來？」僧云:「 廬山開先。」師拈杖云:「 開先還有者個麼？」僧云:「 有。」師云:「 既有，到者裏作什麼？」僧無語，師便打。
僧參，師問云:「 禪師從川中來麼？」僧云:「 是。」師云:「 曾見幾員知識？」僧云:「 昭覺雙桂。」師云:「 雙桂破兄有多少法嗣？」僧云:「 八十七人。」師云:「 你第幾？」僧云:「 不在數。」師云:「 相聞都是喫酒肉底，是否？」云:「 是。」師云:「 還有不喫者麼？」僧云:「 都喫。」師云:「 你喫麼？」僧云:「 喫。」師云:「 因什又道不在數？」僧無語。師云:「 撩虛漢！」
僧參，師問:「 一向那裏住？」僧云:「 崆峒。」師云:「 崆峒為你說什麼？」僧云:「 庭前柏樹子。」師云:「 是何消息？」僧無語，師云:「 好株庭柏，折倒了也。」便打。
又問傍僧:「 上座那裏來？」僧云:「 黃檗。」師云:「 何往？」僧云:「 隨方去。」師云:「 亂走作什麼？」僧云:「 處處稱尊。」師云:「 見個甚麼便恁麼道？」僧云:「 請師高著眼。」師云:「 未在。」僧喝，師便打。至晚茶次，師云:「 上午一喝，山僧未肯在。」僧云:「 明眼難瞞。」師云:「 古人一喝具三玄三

要，你作麼生會？」僧面赤，師向侍者云:「 者僧未夢見在，掇去果棹。」
僧送《 高峰錄》 ，師問:「 者老漢上座在那裏參見他？」僧云:「 無處不見。」師云:「 背後底聾？」僧無語，師打云:「 撩虛漢。」
僧參，師云:「 那裏住？」僧云:「 獨丘。」師云:「 因甚不在彼住？」僧云:「 某甲不知安身立命處。」師云:「 即今在什麼處？」僧便作禮，云:「 會也，會也。」師云:「 作麼會？」僧擬議，師打，云:「 無主孤魂。」
僧問:「 如何是常住真性？」師云:「 山僧者裏無者閑家具。」僧云:「 不會。」師云:「 你問常住真性那？」僧無語。師云:「 出去。」
問僧:「 死生到來，如何抵敵？」僧喝，師云:「 畢竟如何？」僧云:「 敵他作麼？」師打云:「 虛生浪死漢。」
僧問:「 如何是和尚本來面目？」師云:「 鼻孔搭上唇。」僧湧躍禮拜，師云:「 你見個什麼便禮拜？」僧作打勢，師云:「 莫亂做，出去。」
僧參:「 請問和尚: 如何是古佛？」師云:「 過去久矣。」僧云:「 杲日當天紅焰暖，不須彈指到家中。」師云:「 閒言語。」
問僧:「 那裏來？」僧云:「 寶峰。」師云:「 來時馬大師向你道甚麼？」僧云:「 道佛法。」師云:「 趙州道:『 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你作麼生？」僧擬議，師打云:「 妄語漢！」喝出。
僧參，師問:「 那裏來？」僧云:「 洞山。」師豎拂子云:「 洞山還有者個麼？」僧擬議，師顧侍者云:「 此僧未是那裏來，與我推出去。」者纔推，師便打，者云:「 為什麼打某甲？」師云:「 盜牛者去，拔樁者承。」
僧參，師問:「 甚處來？」僧云:「 百丈。」師云:「 近聞百丈和尚五旬，是否？」僧云:「 是。」師云:「 大雄峰將什麼與他慶誕？」僧云:「 千峰下拜。」師云:「 因什麼釋迦峰不點頭？」僧擬議，師云:「 蝦蟆禪，出去。」
僧參，不作禮。師云:「 莫禮，莫禮。」僧擬作禮，師打云:「 執癡漢，出去。」
僧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打云:「 菜根香飽無餘事，拄杖當堂斷是非。」僧云:「 如何是常住真性？」師復卓杖云:「 會麼？」僧云:「 不會。」師云:「 兩問俱失。」
法璽印禪師語錄卷第七

法璽印禪師語錄卷第八

嗣法門人性圓旋璣旋哲旋賢等編次

## 書

### 復眉居宋侍御

居士來諭，云亟求開示：見我本來，此語是權耶？實耶？想居士以末季庸流之為愍念故，乃舉此語耳。果然如是，貧道曾記得雪巖問高峰云：「日間浩浩時作得主麼？」峰云：「作得。」巖云：「有夢有想時作得主麼？」峰云：「作得。」巖云：「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畢竟在什麼處？」峰於此不會。若是轉問貧道：「無夢想見聞時，主人公在什麼處？」只向道：「鼻息大如雷，天明不覺曉。」居士於此瞥地翻身，徹見本來眉目，不妨向塵勞堆裏指引迷人、冠冕場中點開正眼，何藉一瓢一杖埋沒於雲山煙水間也？謹復不盡。

### 復蕭大有居士

疇昔之日，接居士手教中言：非不知即心即佛(云云)。即心即佛，昔馬大師接人，令人剷盡道理，法執相忘，方脫盡汗衫，全體獨露。今時學道人多向意識中卜度，所以宿習旋滅旋生。居士若明此事，不須別求旨訣，秖要把玄妙知見去得乾淨、之乎者也去得乾淨，只將一個話頭於二六時中挨拶不去，必要挨拶；發不得疑，必要發疑。然後到水窮山盡地步，忽撞著無面目主人，方得呵呵大笑云：「元來鼻頭下垂、眉橫眼上。」到那時方見貧道只是者個模樣，并焉師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亦了然也。居士當黽勉之。復謝。

### 復汝鍾閔老居士

暇與二三子趺坐，道及居士賢喬梓久為法門金湯，正讚服間，忽翰下捧讀，如雲佈中天，都在覆蔭之下，可見聲同耳門、氣同鼻孔，皆從無意而意到也。承云：每念大力開山，先師一席儼然未散，至曷勝汗下之語，是大居士不忘先師南浦道中說法之時，視與越山為不別矣。然貧道鄙人也，終日抱守孤峰、目視雲漢，不能為此山作一事、又不能為先師接一人，有居山之名而無居山之實，雖賴護

獎，不知將來得不辜負否？準擬旋山奉迎，兩相傾倒，忝在同門，諒不我卻。是復。

## 謝文宗博庵黎居士撰十方碑文

昨晚舟中得大護法所撰龍門碑文，挑燈三讀，真百世祖席之鐵案，不特為龍門十方遠計，亦更為發起雲居、寶峰兩剎之淵源。非大護法如椽之筆，曷能如斯也？贈大雲詩可謂絕暢，非為山僧床頭椰栗，亦是大護法殺活縱奪之機。此子得之，一生受用，舟中搖蕩，暫復不盡。并謝。

又

客歲趨謁，秖聆大教，即知居士不獨覷破孔老面目，而達磨直指之意亦有超越處矣。貧道叨嗣祖位，道德荒疏，宜雲壑中棲耕博飯，不敢效諸方是非隊裏接物利生，望光密覆，令湖海參歸，是大護法不忘懸記，共開選佛之場也。伏惟慈照不宣。

## 謝渭綸屠翁邑主立僧戶

承立僧戶。貧道歸山，不啻祖庭感賴，抑且僧俗兩分，非大護法垂手參贊，何以得機緣湊合之於此？雖叨馬祖之靈，實賴大護法之力也。然今莊蒞於堂堂萬民之上，巍巍靖邑之中，萬機頓赴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非得杏壇之真趣、靈山之宗猷，安能如斯耶？適聞大護法已旋貴治，敬遣二侍者代候，并呈歸戶四柱冊二本，乞印照歸戶一案。況此案亦當大護法之主宰，亦是極美一事，如力行即感聲無盡，方外之交甚釋道懷耳。欽謝。

## 答孝廉晉公閔居士

山中寂寞，兀坐懸巖，目視雲霄，神情虛闊，接教細讀，末法中得居士，深於宗門用心，可謂有力之士，不然何能全身擔荷？來諭云: 日在寶雲閱《 宗鏡》諸錄，心中稍有明亮，如人在蘆溝望皇殿，只見紅與金色日光映成一片，至其中千門萬戶不敢自欺。此是真實譬喻。居士於諸經錄中得見此段境界，山僧實未曾見，但見古人有云:「 我幾十年看經教是運糞出，諸人看的是運糞入。」如古人受用，只要剷得乾乾淨淨，居士雖看起許多物事涌在虛空，不過喻言而已，胸中必無是物。所以山僧常示眾云:「 諸仁者！到者裏來了明大事，要將從前記的三教九流、諸子百家吐得盡盡無餘，方與越山相見；設若不然，也須吐卻始得。」此是山僧垂語。昔有僧

問古德曰:「 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德云:「 我言，恐你不信。」僧曰:「 和尚垂言，焉敢不信？」德曰:「 即你便是。」僧曰:「 如何保任？」德曰:「 一翳在眼，空花亂墜。」後有尊宿判云:「 古德答此僧所問，如百二十斤重擔，此僧一肩荷負，驀直便去，更不回頭，可謂有力者也。」居士在越山一言之下擔荷佛祖慧命，亦可謂是有力之士也。直復不宣。

## 復管翁舒居士

未出匡廬，已知居士才傾蘇黃、詞壓班馬，虛心內典、存誠外護，貧道欲見無由，馳神久矣。何幸曩辱魚箋，嘉譽過當，意居士誤信虛聲，儻入山親見，只相視一笑耳。即龍門請言一案: 昔年棄雲居、登越嶺，已向無煙火處把茅蓋頭，不蓄一粒米、不栽一莖菜以塞饑瘡，詎知居士及諸大護法并諸山耆宿、本寺眾僧三請貧道入院，原為復理祖席，其餘田山瑣瑣悉是第二頭，非今之急務也。所謂急務者，人心匪古、世道滔滔，不於砥柱中救人心術而營營他求者，豈真為生死者所為耶？此復。

## 與仲遷葉文學

正月，賀新禪人持居士後來一書，雖未得此事清楚，實有進步穩當，非摹寫得的。貧道隨讀隨喜，與牧座元相視，笑云:「 待他面來，貧道再與一拶，始不負幾回曲引也。」牧云:「 和尚賣弄不少，待他作麼？」即揮案一下便行。貧道視侍者云:「 不將漁父引，怎得見波濤？」一并書上。居士勿以半塗坐住，必要到家方是自由處。何如？

## 與方伯斗所余護法

山僧自行道二十年來，每晤宰官居士，留心於法門中者頗多，而耑求立證者，初見有博庵、雪堂二居士也。今睹大護法秉心堅固，問道真誠，一聞舉揚，便信知有此段大事，直下生疑，即欲立證佛祖頂[寧*頁]，不求伴侶。如此學般若之勇猛，則不異於古人之勇猛也。然佛祖大道，本無言說，不立功勳，貴乎直下承當，不容絲毫擬議。若有絲毫擬議，與道相殊。故曰: 人人本具，個個不無。皆因妄想執著不能現前，以致沉滯輪迴，迷淪三界。故山僧初於法雲律堂一會，輒知大護法乃祖願重來，終不以有為功行住腳。所以山僧覿面提持，發明生死大事，亟欲以言下知歸，一了百當，直不得

已，曲引正睡著話頭，作一敲門瓦礫，大護法亦便穩於胸中，力有朝參暮請之決志也。雖然，若向百尺竿頭進步，鋒鋩矢上加尖，朝夕不相離，閒忙打不失，單提一念，直到水窮山盡，無下手處，方可如枕子墮地，頓息塵情，得大慶快，親證佛祖頂[寧*頁]，別無伴侶。此即不惟出一頭地，且續傳燈於萬古，自可期矣。是以山僧先將三代祖像、拄杖一條授與大護法，懸記末後因緣，始不負龐老之遺風、靈山之骨肉也。近有新得，幸通一二，以慰道懷。北望五雲，臨池翹首。

又

蒙賜鐘資，感佩不盡。然此段公案，幽明兩利，頓證圓通，永鎮祖庭之物也。中興碑記，詞章簡備，字句精妍，真乃佛心祖意，不惟起祖庭之湮沒，而且有深惜天下黎民之重困切切也。將來謀石，與博翁之記並刻，以垂萬古不朽之案也。謝謝。

又

承貴役遠送碑石座不到，山僧詢得來路甚遠，且無損壞。及細觀文色光潤，其體堅固，山僧不覺眉尖鼓舞，可以傳二大手筆也。此不惟祖庭增輝，誠千萬古不磨之蹟。若非大護法全體妙用，安能成就其速乎？不盡餘情，謹此附謝。

又

昨領盛饌，至今齒頰猶津也。但座中承問女子出定公案，一眾知識舉皆默然者，何也？正是滿盤托出，大用全彰。故山僧又恐大護法全在定中著腳，不得本分相應，故返問:「 一動一靜，是出耶？是入耶？」若向此中見得，則知釋迦老子、文殊、罔明皆弄精魂，舉該喫棒。然雖如是，也要重徵，不妨將昨日問頭，今朝還我。

又

出定公案，答以白箋，機用甚是，但不知尊意落處還作甚麼邊會？若作有言，點畫未見；若作無言，白紙猶存。有無不作，終難決斷。故山僧即碎其箋，請大護法再向其中下一轉語。

又

向讀來教，知大護法造道精勤，已到活潑潑地，物物頭頭，舉皆是道，不被理之所轉。但不被事之所轉，有道可道，猶未是大解脫的境界。要到自如如地，物物頭頭，舉非是道，不被理之所轉。若不被理之所轉，而無道可道，亦非大解脫境界。然大解脫境界，言語形容不到，師資受授不能，只貴自家親證，不落規模，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古云:  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矣。餘不盡筆，諒之諒之。

又

近來法門當盛，魔異多端，聞大護法見道親切，作用愈奇，誠言道無難易，總在當人擔荷為重。嘗聞弘道為難，非難也；護法為難，

非難也。然得正知見、具擇法眼，分皂白、識是非，誠為難也。如大護法初未明佛法之時，能信然參究，及至己明之後，又能確爾行持，砥柱法門，搖掇不動，不被他人籠罩，不肯自己瞞頇，不以忙閒為隔，直得透頂窮源，深入閫奧，即無盡、大年輩，又何獨善其聲哉？然以此觀大護法，亦可謂難行能行，若體若用、若放若收，舉皆兼得之矣。欽服！欽服！今因薰風南來，涼生鳳嶺，特脩尺素，問候起居，伏冀順時自玉。

## 與制臺玉翁張護法

前法雲寓杖，蒙大護法下顧津津，隆施疊疊，惟恃福果所歸，不敢嘵嘵言謝也。別歸鳳嶺，而神情無時不馳，況炎威正熾，恨不能常依檀樾大樹而分餘蔭耳。蒙垂扁額，已挂中堂。華嚴經十五啟諷，此不惟林泉增色，祖剎重輝，即福果所歸，亦可以恩覃九有矣。儻非鈞座作佛祖金湯，群生庇蔭，安可得哉？驅穎遣人代躬鳴謝，臨楮翹首。

## 與糧憲允升程護法

久慕高聲，未遑接教，前一識荊，恍如舊契。詢非過量人，不能以一莖草建立梵剎，將世諦而為佛法，就宦海以作金湯，得如是一段孤高，自不被物累之所牽制矣。然大護法素窮聖道，自與佛道相應，不妨更向紅塵堆裏別出一頭，則自然頭頭合轍、物物同源，便與蘇、黃續其舊案也。嘗聞好善者不棄于芻蕘，樂成者能加功于終簣。山僧故敢走筆，伏惟大護法向日用中究竟何物，果然親見一回，即是塵寰中別出一路也。承惠所修藏閣，今擇八月朔三上梁，望賜尊銜登上，俾得垂鎮萬古。又，本月望日，已啟華嚴法寶，仗佛力而佇見，玉燕投懷，崇高爵位。謹此奉聞，乞為垂鑑。

## 與文宗印周王護法

同安殿堂，少叨就緒，初擬方丈，猶隱荊棘叢中，即若銅鉈之于荒草。忽蒙大護法垂惠，一旦鼎新，不惟山僧有所依止，即十方雲水亦得拶入，使將來知識奕葉相傳，名為法窟。此段因緣，謂非千秋不朽之公案乎？向聞大駕高遷，故山僧特走灌城，以作陽關話會。不期值公冗蝟臨，未敢頻聆咳唾，又且山中修造催忙，不能久居客舍，以致匆別歸山，未得候送于南浦也。又。前聞法旆肯降鳳棲，增輝泉石，今特遣侍者奉迎，萬惟撥冗拱俟。不宣。

## 與靖安邑侯陳護法

大護法陽春布德，民賡褲襦之歌。山僧雖處鳳棲僻谷，遠承樾蔭久矣。欲走雙溪竊領唾咳，奈時當聖制，不能造謁琴堂，歉也何甚！茲啟有貴治龍門寺，山僧開法有年，有數畝山糧，為資僧恆產。因圓頂方袍，不便公門出入，故有僧戶之立。承前任屠公倡之于先，牛公繼之于後，法門金湯，永垂不朽。近聞大護法軫念窮黎不均之嘆，慨然平圖。此種功德，萬民感誦。龍門僧戶，想自固圉，不令四海禪流，違公混俗。禪席藉振，國賦可足，是所望耳。伏望留神，餘容再布。

## 與少宰雪堂熊居士

山僧幾番策杖南州，眠雲飲月，侶鳳儔麟，若于同安無深補浴，獨大護法有格外之提撕，向先師塔銘中極力揄揚，今古賴以不朽，斯一奇也。蒲月入省，又得盤桓從上佛祖未了公案，擔荷傳燈于千古，斯再奇也。同安鼎建大殿，實出意外，余翁發心，尤仗弘文接引，忽然頓破無相三昧，此亦罕覯之緣，斯三奇也。是三奇，非昔靈山付囑不能為之倡，更非破慳囊者不能為之和，不惟山僧得申出世之懷，即後代之瞻仰者如穆清風矣。承賜厚貺，雖已拜登，感愧交集。同安大殿，中秋後一日豎柱，十八日上梁，特遣侍者恭迎大駕，相約方伯、余翁、諸位上憲同降鳳棲，則土面彌陀重添金色也。恭候，不宣。

## 與文宗博菴黎居士

素荷格外垂青，真我法門中了元坡翁一派，兼承屢屢留心於上藍祖席，知山僧馬師腳下兒孫當奉命唯唯，愧山僧道德荒疏，難以入廛垂手。矧江右之名藍，惟此一剎為最，又蒙張制臺護法煥然一新，必將來之知識有在，山僧未敢擅斯念也。蒲月出山，原為先師塔頭未了之案，不覺機緣時至，偶值余公儻有鼎建同安之命，此非大護法平日久相讚助，奚能有斯之奇遇也？大殿擬本月望日上梁，特請文輿入山盟證，則山靈增色，雲水騰懽，望杏瞻蒲，掃榻以俟。
又
春承德飽牛屋，齒頰至今猶香也。謝謝。別時正當公冗，未敢罄露心悰。山僧原出龍門入鳳嶺，欲為先師雪屈大轉法輪，見其階級成坎坷、法堂為草莽，自愧才疏行薄，不能廣結法緣，止擬一瓶一缽坐草眠雲，以度餘生之日夕耳。不期前歲杖抵灌城，祖光忽現，得

方伯余翁與法相契，鍼芥投機，慨有復興之念。續得制臺張翁、司馬熊翁二文接引，故得遠近檀那都聲樂助。業已殿室告成，又得藏經垂鎮，儘可聚眾安禪，得無餘欠矣。但思家有遺譜、國有傳文，無是則不足以繼遠啟後。茲同安祖庭乃廿五祖之遺蹟，當斯百廢既舉之時，宜有中興碑文方能懸記末後，是備沼毛，敢乞大方流布，俾得佛日長輝、名藍再振。想大護法以佛祖為心，必不以金玉而靳筆也。臨風翹企。

## 與給諫約生熊翁居士

向叨飛穎，命主同安，數載以來，目視雲霄，冰霜自守。山僧每愧才疏行淺，不能繼述先風，援拔祖庭淹沒。今幸方伯余翁與山僧有夙生契合，發心捐俸起造大雄寶殿并諸堂閣，稍以荊棘之場，復為龍象之地。此非大護法首帥之名，烏得有如是之機緣乎？近聞門下樂隱林泉，倦為世法，單于內典留心，是以山僧特遣侍者持箋請駕入山度歲，不妨與西來祖結出世之盟，又是一番奇特也。再求顓先師雲居塔院緣起，待面詳白。臨楮不勝，掃室拱候。

## 與旅菴曾居士

向入洪都，深叨厚惠，謝謝。山僧自別歸山，為了雲水之債，不暇隻字問安，有疏道愛多矣。值前薰風南來，聞法體貴恙未甚大寧，山僧每于寤寐思維不遑安處，但幸大護法嘗炙曹溪憨祖，入道甚深，必以煩惱場為休歇處，是非成壞皆能看破如幻，縱使身有老病，知必有安閒之法，得無妨礙耳。昔聞憨祖居諸阨難猶若尋常，此蓋轉苦為樂、轉有為無，苦樂雙泯、有無不立，誠謂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此非以大地為身心、三界為解脫者耶？今大護法誠能以病苦為樂緣，又以身心世界渾然一體，則有進于先人遠矣。今遣訊候台禧，伏冀自玉。

## 與埽庵譚先生

久聞門下法門砥柱，象教金湯，海內一麟，古今之奇特也。印恨緣疏，未得親領大教，嘗于龍門惆悵中，忽得雪老人道行碑，續得曹溪憨翁肉祖年譜，沐誦之餘，倍舒眉宇，不啻唇吻荔枝，親炙門下之左右耳。且集成我祖法道，更知尊見超庸，赤身擔荷祖佛家私，若非天龍特降，乘願而來，何由得先祖之腹心行狀也？時即合爪朝南，稱謝不盡。印雖侍師有年，根性微弱，識見靡長，數年間濫主

宗門，伴隨龍象，自越山龍門、同安各剎，略撐祖父門庭，未能大舒法約，幾思買棹高門，聽述先風，聊增鈍置，因建同安祖剎土木工興行　不果。今幸獅聲道兄來謁，隨遣侍者持箋代候，併附刻俚言，伏冀垂青斧正。率瀆尊嚴，臨風翹首。

## 與御六張居士

章門一別，忽見星週。然山川雖異，道契即鄰，此心無時而不在浮雲落日間共相委悉，誠謂千里同風，真俗不二也。想居士邇來德業與日俱升，浩氣必以彌天，誠心定能貫日，坐斷十方三際，踏翻窠臼，透脫羅籠，隨方得妙，任意優游，放去收來，無不合乎古人之途轍也。但能向無凡聖處、不善惡中，豁開頂門正眼、弘舒腦後眉紋，將佛祖之真趣旨歸一齊仆落，更有一番令人不可測度、不可勝數之受用耳。令親翁建立同安祖席，擔荷佛祖慧命，轉荊棘以作菩提，灑醍醐而蘇枯槁，不惟鳳棲土石得放光動地，即天下知識亦有吐舌驚懷，此誠世出世間無不羨奇特也。昨聞法旆南旋，本應親瞻台祉，又恐煩動興居，是遣管墨問安，兼請車騎入山過夏，商量祖父風規，始不負昔人同安之室也。掃庭以俟。

## 請慧山元白尊宿歸寶峰

客歲冬，曾奉一書，想蒙披照，寶峰、雲居兩剎，已得其詳矣。但寶峰方丈自吾兄去江南之後，誠為法堂前草深一丈，弟每遠眺珠峰，涌翠爭榮，似有待其新令，又兼江楚衲子、靖邑檀那聞風望影，如渴鹿覓瀛，步之久矣。望吾兄棒喝重振於泐潭，照用覆彰於法座，令合邑檀那、合寺大眾護守祖庭之有功也。臨楮神馳，不勝翹企。

又

寒梅綻玉，枯木回春。正老法兄和尚闡宗風之際，開壽域之時。某應親臨法座，禮祝長年。奈為同安祖席，業識縈纏，力難從願。今備微儀，耑使代賀，以表寸私。容俟誕辰，合自遙空稽首。某乃法門鈍置，有負先人。若非法兄道德芳榮，聲名洋溢，不能起振先風，規模後裔。老人塔院二案，功程尚未全完。明夏二十週期，煩仗錫降歐峰，指點大成。想以道統為心，不辭倦耳。餘盡晦弟口宣。臨楮不勝神馳。

## 復慧峰山牧恆首座

讀來書并陞座法語，知位任堂頭，其宗旨猶有來矣。然雲居先師一脈，至我門庭孤峻，非過量人不能肩荷。汝能以一肩擔荷，真不忘越山、龍門一點血脈。既為一方瞻望，宜道德成人、祖令成物，益宜空乏其身、綱維梵剎，始可以宗門光顯、四眾雲來，不負笑巖纘續拈花之舊服、憨翁繼承柳巷之單傳。明月堂中彈古調，始稱聲聲不墜；空王殿裏傳知音，方言曲曲轉新。此是汝之應作，亦是山僧眉下之所致望也。珍重！是復。

## 與匡山獅聲大師

未接教時，先請當事之目云：我法門之波無甚大波也。此是訛言，終歸寢息。及讀佳句云：頓使癡頑陷此機。令人深服其策。然非大人先見，萬不能符合至此矣。鳳棲祖剎湮沒多秋，今承合省宰官護法共展初心，一旦捐金鼎復，方得土面彌陀、灰頭羅漢煥然一新，歷代祖師少伸悲屈。此非老法兄智力遙加、慈光遠庇，何得有是速乎？昨聞江陵遠行之速，弟恨不能拜送江干。冬日隆寒，伏冀途中自玉。

## 與紫竹林妙明和尚

相別愈久，相隔益遙，第老法兄光明日照我土，區區千里在眉睫間矣。每一念及，能無悵然？蒙愛不忘，遠惠德音，兼賜先師頂像，俾得瓣香瞻禮，儼然如在，感謝感謝。弟恨薄劣，有愧先人塔上因緣，與眾兄弟勉強數載，尚未拮据。今幸大護法余翁助其餘力，儘冬或得告完。但石工浩繁，難為收拾，想老兄亦不無心處此矣。弟因修葺祖庭，日興夜寐，搬運土木之勞，沐雨櫛風，無暫停息。因是病中膏肓，盧扁束手，恨不負荊親聆慈誨。今幸風便，聊附寸柬，代躬問訊，俟明春大誕，耑賀華筵。幸惟慈照不宣。

## 與聲隱和尚

久仰座下，道風大振，猊座之傍，人天圍繞，足見老人後昆稱兄獨步，幾欲買棹走候，稍伸渴懷。因妄膺法席，修復同安祖庭，荊棘瓦礫之場多端累聚，茲雖少有就緒，猶多未竣之羈，是以有懷而足不前也。雲居老人之塔，向蒙協力贊襄十有八九，然尚未稱圓滿，今必須二百餘金方可如意。茲以慈、晦二大師為此來楚，想老法兄追憶老人，必須共出手眼，使得早合其尖，足見始終之誼矣。便中附詢道履，不贅。

## 與超宗和尚

自壬寅春蒙法駕為先老人塔事遠來，足見水源木本之思矣。第同安一別，六易星霜，懷老法兄秖有神馳楚江耳。幸今秋慈公到山，得以細詢起居，少舒渴懷。且聞以萬松常住竟付高門，自得退居靜室，可謂有大作用矣。況此時年高德長，正好弘法利生，與其屏息于深山，何若闡宗風于五臺耳？且此地原係老人先開之叢席，豈忍其冰冷草深乎？弟數年濫廁老人之門，多受同安之苦，今雖藉庇將及告成，而尚未能全畢，以致塔工未竣，不及分身。承老兄雅意諄諄，愧難從命也。若欲塔功圓滿，煩望大力指揮，匡襄結案。語云: 九級浮屠，必合其尖。老兄又豈肯以末後一著讓與他人乎？餘衷不盡，幸諒之。

## 啟

### 請新任邑侯藿思李護法遊山

伏以天將良令，帝命人龍。善政剛敷，歌褲之聲已遍；雄才特用，伐荊之譽先揚。宓琴靜聽於邑阿，王舄遠飛於郊外。象龍俛仰，雲水懽騰。恭惟閣下有生柱石，象教金湯。名遊李杜之班，學入蘇黃之列。三台遠映，陰陽燮理已司；百里方從，秉賦循良既露。公門若水，唯觀鸞鳳之翔；曠野如霜，不見雞豚之擾。四境如蔭拂翠，兩岐麥蕙垂青。風披玉尺以加隆，月映冰壺而益暢。切思政成化洽，必為問俗觀風。唯茲同安古剎，稽時開創唐朝。歷代祖師以相傳，合郡公侯而再建。屆茲春光明媚，黃鸝鳴向缽盂峰；當斯日色和融，白鶴棲歸錫杖嶺。印也，世外愚僧，山中幻質。三際斷而秖可供衲子之道僕，五蘊空而不足為學士之禪床。雅慕緇衣，每思授璨於適館；心懷明德，恒竊飲醇於內交。敬挑野菜以當嘉殽，敢煮洞泉而充美醞。用扳盛駕，重賡解帶之機；虔迓榮旌，復聽秤僧之話。俾草木賴光而榮茂，庶山川借色以光輝。伏冀命駕于公餘，乞賜寵臨于何日？平蹊俯俟，炳燭翹瞻。謹啟。

### 請舊任邑侯馬護法遊山

伏以淳風既播，甘棠之蔽芾常青；雅化高臻，霜柏之悠長耐操。旌旗遄行於幽谷，益切欽衷；餘光過照於遐陬，倍叨盛庇。恭惟臺下生民雅望，名世高儀，誠徵三異之奇歌，至感二邦之愛頌。推心赤子，慈仁久布於荒郊；加意青衿，文彩廣留於花縣。桑麻遍野，允

稱杜父之雲仍；桃李成蹊，信譽岑君之風韻。威鳳屈栖於黃棘，驪龍偶借於滄江，預卜豸史屏開，佇看烏臺日轉。衲荒郊薄德，末法微流，頻蒙護法之干城，每荷回春之玉律，知酬有自，望駕無從。是蔡某日敬潔薄蔬，少伸不腆，顧茲一器之寡，非報二天之虔，自忘飲食之微，欲睹浚明之範。伏冀少舒尊重，初遊鳳嶺以無辭；特賜寵臨，即踏佛峰而弗倦。俾依台側，而賡解慍之章；叨立下風，以貢昇平之兆。掃逕焚香，睠焉鵠俟，僧等不勝忭忻之至。

## 請糧廳許護法

恭惟臺下天榜題名，朕宮擇牧，自富五車於學海，人歌萬丈於文峰。先翥蓬蒿，知是搏鵬而示鷃；旨栖荊棘，識為威鳳以指鸑。弼憲才猷，大經綸於國裕；司儲德政，懋會計於持衡。上應天倉，下裨地部，聲傳蓮社，澤及文林。持國典以聽載功勳，執燈傳而俟徼名姓，計期豸史，指日烏臺。印。鳳嶺微軀，獅峰末品，寡識生前著子，徒輕今世門頭。意望高賢，把臂談心消永日；誠思達士，指空畫月作禪宗。由是特採山芹，用烹品水，淨掃有痕之古路，潔拭無染之案臺。謹卜某日之佳辰，虔迓命來之盛駕。伏冀統同新令，福星一路以迂臨；會集舊侯，多士同時而出震。庶僧聆教，尤得萃拔夫山林；俾佛瞻光，益得類出乎僧相。雲水翹瞻，無任瞻仰。

## 補祝方伯李護法

伏以涵養蒼生，應是靈山有願；光騰萬里，定因帝闕流恩。德許頻依，心容再借。恭惟護法儲精紫閣，毓秀洪都。拯淪溺於僧門，屆今天開壽域；救瘡痍於民體，時當神裨福疆。野老歡謳，華封快祝。寒巖僻谷，盡逢和煦之光；塞北江南，總賴氤氳之氣。樂收桃核，來譜大椿之年；喜貢霞盃，往唱冥靈之歲。印乃宗門鈍置，慧種蕉芽。濫維祖席冀箕，敢效龍牌；焚祝缽囊懸磬，無效殷勤。少備芹儀，聊申曝敬。萬冀麾存，足施光寵。

## 復眾鄉紳護法

伏以東山日麗，孤光皎潔映修江；南國風清，古氣優游騰鳳嶺。名寄千秋之外，真俗咸歡；心存兩間之中，高低並美。園林傲骨，泉石馳神；野鶴知歸，山雞解舞。恭唯眾大護法閣下，朝廷榜樣，社稷規模。遙瞻氣概若彌天，直睹精誠如貫日。嘗掛金絛輝里巷，大啟家聲；久留玉帶振山門，弘揚祖道。玉衡平舉，知衲子之重輕；

寶鏡高懸，識世人之憂戚。文光遠引，信哉世外階梯；翰墨遙頒，允矣塵中號令。雲水欽崇，象龍俛仰。某也僧中鈍置，法內遺流。自慚薄德，不守山林；自愧緣疏，難圓梵宇。寧甘險隘，遠從浪裏浮沉；寧受辛酸，固向塵中奔走。都城雖有住處，就裏還同無住之時；旅底雖無歸思，個中已定有歸之日。偶得瑤函展讀，意欲拽杖忙行。無奈春景迷途，敢待秋風薦爽。回南促膝，藉明月以致謝尊前；望北談空，假寒霜而曲躬座側。先對來者，略附報章。伏冀照原，無滋遠慮。

## 復孝廉文學

恭惟臺下廟廊儲幹，社稷英材，待時為盛世經綸，指日作中流柱石。身居學海，猶存偏愛於僧門；志決文林，尚布餘光於法社。筆花與山花齊燦，佛祖增光；劍氣等雲氣同生，象龍啟色。護叢林如眼目，泉石驩騰；保僧眾若身心，雲流會合。頌緇衣而時宜梓里，披彩服以日映楓宸，金玉聲高，璇璣韻美，鄉鄰注念，遐邇知歸。山僧法門樗櫟，蓮社愚頑，不能耐守山林，妄欲奔波城市。泥沾杖缽，真為識者所嘲；穢染袈裟，更被愚人所笑。忽接高賢華札，讀之即欲南行，奈因金佛工殘，思之不能北脫，只得先遣來人復命，預上報章，以便秋後野衲還山，恭宣謝忱。同安祖席，煩賴維持，始終樂有恃怙，清化禪林自能解脫，首尾不致奄留，遙對修江，可勝翹企。

法璽印禪師語錄卷第八

法璽印禪師語錄卷第九

嗣法門人性圓旋璣旋哲旋賢等編次

## 真讚

### 觀音大士全身心經

八萬四千毛孔，孔孔流出波羅密門；三百六十骨節，節節皆具金剛正眼。我聞悲智未發生，如月行空無淨穢，通身羅列雁行斜，一畫一毫真教體。眾生迷妄有遲速，菩薩圓通終不二，四威儀內玅莊嚴，一絲一縷勝三昧。我今稽首願無畏，一切佛事永成就。

### 大士雲中騎獸(王霄寰居士請)

衣衫繡襏，髮鬢蓬鬆。乘雲駕霧，馭獸騰空。童子鸚哥俛仰，淨瓶楊柳隨從。心每普週法界，身常陟降穹窿。離去洛伽界內，不居紫竹林中。示現人間天上，闡揚法爾神通。猗歟大士，太殺形容。若逢識者，笑爾顛風。

### 魚籃觀音

大士忙忙，應現無方。酒行肉市，真圓道場。淨瓶倒瀉，白玉毫光。乘斯光者，即證真常。更有一般奇特處，惹得魚兒跳上筐。蒲團兀坐，乍放癡憨。胸中若有思，救世更多般。不如稱時歸海上，青蘿一幅覆花冠。
稜稜怪石，蓮花捧足。手抱孩兒，眼睛突出。明月當空絕纖翳，翠竹清風彈一曲。都盧一味賣風流，個中一點全體露。
贏得山中猊。兀坐笑微微。不去魚行肉市，誰憐竹翠鸚肥。甘露水常滿，母陀羅臂洩天機。善財侍巾瓶，踏破煙霞捧落暉。人間那識山家趣，別有清風兩鬢飛。

### 三大士出山像(隱峘知客請)

三個老古錐，何不歸山去？縱有婆子心，未免墮思慮。快快聽我言，切莫久蹲踞。娑婆世界人，個個知落處。坐臥與打眠，不偏亦不易。你若再癡心，法中總不恕。三十痛棒頭，莫道無毀譽。

又

者三老，也甚奇。居山一般頭腦，出世各樣行持。有教人從耳根而圓通全提，有教人從差別而大智可期，有教人從根本萬行同歸。輔法化，興雲布雨；度眾生，隨高就低。欲問道場何處，五臺南海峨嵋。

### 羅漢

老老大大，古古怪怪。萬仞峰前，兀然自在。阿翁名姓不知誰，忘卻身心與世界。

又

懸崖下打坐，片石上施為。合掌無容放下，啟目實難收回。微笑露頭面，袈裟半掩圍。者個不本分的阿師，在者裏成群作隊，好與一頓痛棒，趁去天台，免得你弄鬼捏怪。咄！是何言耶？

### 金剛經塔(竹浪禪人請)

文足頂，字滿盤，銀鉤鐵畫著眼看。有玅有玄心鏡闇，無縫無罅露光寒。七層險級藏身易，四相空時下手難。者軸箋，奇特煞，一理明明分二法。若還號曰金剛經，卻又安名設利塔。儱侗安排疑誤人，畢竟如何方得恰？試問觀音下一言，展開竹浪通身匝。

### 初祖達磨

者凍奴，齒疏臉黑，目凸耳長。西竺愁眉航海泛，東乾屈氣遇梁王。暗度秋江歸少室，九年冷坐絕商量。不是雪庭斷臂，幾乎家喪人亡。咄！雖是一花香滿地，爭免砒礵毒大唐。

又

梁王不契，折蘆自適，拄杖倒拈，問著劈脊。咦！只段風流那個識？

又

番人穿珠襖，文字從教掃。折伏邪宗歸正宗，明辨世珠非法寶。梁王問道重如輕，二祖安心是多少。五葉流芳誑嚇人，隻履鹵歸新羅鷂。者般醜態似淆訛，珍重時人莫草草。

### 中興曹溪國師憨山師翁(同安兩序請)

我師翁，世稀有。豎拂子於皇宮，膺帝王之敕綬；建法幢於曹溪，為眾生之引誘。開爐鞴，煆煉四海聖凡；掌權柄，勘驗人天

賢否。請教即從始至終，傾懸河之口；問宗即拔楔抽釘，具惡辣之手。論道德，如高如厚；觀學識，若山若斗。心空及第，則雲去水來，無不翕受；唇吻珠璣，則文臣武士，俱親左右。動容貌，猶麟趾呈祥；出辭氣，如獅王作吼。有時披御服，顯法道之尊榮；有時著垢衣，揚佛祖之家醜。象龍親炙，而自西自東；狐狃聞風，而南奔北走。宗風嗣續笑巖翁，家當流傳傘居叟。同安不肖孫，極言讚莫能窮，只得虎拜稽首。

又

憨山和尚，太殺無狀，牢山觸怒天子，曹溪撥轉向上，始得宗門大振，寰中兒孫個個如龍如象。咦！惟有同安忤逆孫，瞎卻師翁正法眼藏。

## 雲居顓愚先師(同安兩序請)

未中曹溪憨祖惡毒，先受臺山印翁醋醬。天台灰頭土面，廬阜愈見囊藏。祝融峰下，生死幾回；雙清機邊，建立榜樣。住青原，回廬陵之米價；主雲居，轉月堂之山向。倣中峰，擬一葉之輕舟；覓船子，睹江上之蕩漾。豎一拂，弘宗於清涼天界。末後竹林一喝，驚殺諸方宗匠。如是生平，非臨濟三十世顓愚老漢，那得腳下兒孫大法弘揚。

又(可立禪師請)

鬚髮如松，面冷心熱。坐斷葛藤，豎脊如鐵。拂子高懸其上，烏藤不犯扭捏。噫！者段家私付與誰，可立禪師親骨血。

又(龍門兩序請)

心空四海，眼蓋乾坤。佛祖位中留不住，死生浪裏任浮淪。六十八歲受人天之供養，三十餘載續將墜之宗門。密持一拂兮雲水騰奔，不棒不喝兮獅象頻蹲。更有一種不負人德，不肖難以述情。且道如何是老人不負處？一掌一握血。

又(雲居塔院請)

冰霜戒行，雲鶴形蹤。立圓通之法派，紹臨濟之正宗。接王臣而不出方丈，鍛凡聖而不設紅爐。擊塗毒鼓，拋栗棘蓬，吞者皆喪，聞者皆聾。示寂震威一喝，截斷萬派泓淙。法身寶塔，永鎮歐峰。大小阿師誰知者老漢，暗藏春色，明露秋風。

又

厚重如山，嚴冷似鐵。提佛祖不露秋毫，驗龍蛇慣多饒舌。紹臨濟之門庭，破魔王之窟穴。毒手惟一雙，捏人性命絕。我昔曾遭惡辣鎚，至今怨入骨髓徹。六座東南大道場，天界獲得一麟歇。叮嚀切莫亂承當，傘居要旨須辨別。

## 題方伯余翁斗所護法像(留同安祖堂)

此老形貌端莊，就中德業難量。為朝廷之砥柱，作佛祖之金湯。居敬行簡，潔己如霜。施仁發政，視民如傷，不用蒲鞭笞杖，自然百姓綱常。了生脫死而凡聖俱忘，提宗喝道而體用雙彰。掃卻者邊那畔，直教個裏昂藏。建叢林，清己俸，猶非牽強；開善門，訪知識，別有所長。任從打破諸方關鎖，究竟難違鳳嶺封疆。到如今，只得把聲名於廟廊之上，將全身於同安之堂。噫嘻！似者等，不惟盟府載千秋勳績，亦且傳燈有萬世揄揚。

## 題谷暘笪居士像

者老孤卓卓的，三十年來法戰寰中，彈指之間直超義諦，脫卻無底芒鞋，兀坐青松怪石，剩得餘情琴書，分付兒童收拾，真乃本色道人，可謂即世出世。今日狹路相逢，撞著同安鐵椰，任你額上有睛，到底也難迴避。居家可為萬代規模，出世可作法門標致。嗄！誰知我臨濟門下也有者個居士。

## 題牧公項居士像

瓶山有大士，家住蠡湖東。秉慧根而出宦海，披法服以警樊籠。鍛紅爐之鈍鐵，釣巨壑之鱗龍。棒則聖凡齊喪，喝則緇素俱聾。聲名惡辣，捉塵談宗。跨金明而荷斷橋之法脈，起臨濟以效維摩之德風。諸方費盡，長篇短什。儒門欽慕，讚莫能窮。同安只道個秀州牧，道者元來不外乎斯中。

## 為澄空閣黎題畫

山中多隱亭，樹下有畫閣。瀑布落千峰，白雲起萬壑。天涯水際寬，日月虛空博。萬象與森羅，天然不造作。途中跨馬醉仙翁，儘眺家鄉都忘卻。一段西來意現成，不須取覓更卜度。別有青峰插霄漢，猶待飛來雲與鶴。覓我留題在上方，展去收來莫錯過。

## 題淨空禪宿

此翁白髮時垂頸，一片袈裟常搭鉤。煮雲月于匡山頂上，坐蒲團於十字街頭。濟物無論高下，為眾不計春秋。末後高隱秖園，一句彌陀盡收。從前皮膚俱脫盡，今日孤存紙上遊。

## 題漏澤新元和尚像

個模樣，孰為尊？神奇貌古意和溫，拈椎豎拂明宗旨，打鳳羅龍壯法門。獨坐繩床兮氣度存，弘揚祖道兮作用惇，萬丈懸崖兮一手捫，千尺碧潭兮一口吞，常拋金彈兮慣打鐵崑崙，欲識宗風嗣續兮，孔聞之子萬如孫。

## 題敬泉李居士

粗浮易見，細密難窮。其性若雷霆，其意若春風。忘身如棄涕唾，為眾不誇己功。有時一乘之上，有時九流之中。坐片石對琴鶴青松，看飛雲伴落霞孤鴻。咦，者般行履，好似沒規則的仙翁。

## 題道育比丘尼像

婆子氣性似出格，丈夫之類也難齊。不喜梳妝穿繡服，卻來披剃挂伽黎。本無恩愛何勞斷，少有情塵非正規。雖如是，漫思惟，子母團圞共一儀。一朝摩著孃生鼻，便是當年末山尼。

## 題智徹比丘尼像

持戒似冰霜，見性如秋月，動靜四威儀，世緣都休歇。歇不歇，有奇特，或問祖意自鹵來，提起貫珠當頭截，始信當年玅總尼，如今復名尼智徹。

## 題以忠徐居士小影

頂上紫霞冠，身披片雲服。著箇無底鞋，握柄龜毛拂。動止儼然唱道師，細觀規模少拘束。端端七尺軀，落落有偃骨。試問傍邊是阿誰，渠道忠公老格局。

## 題相吳郭居士像

者居士，多古朴，居塵離塵，在俗出俗。正衣冠而坐石臺，斂神情而依空谷。手內恆持蜜蠟珠，無心常念彌陀佛。疏林夕照徑無苔，瓦灶風吹茶易熟。不涉春秋意自殊，踏翻生死無拘束。坐忘

身世不知歸，自有山童歌短曲。問來由，將何復？太古遺風，維摩後族。

## 題凌子吳公

知此老，本非常，為愛園林別廟廊。萬疊峰巒雲外賞，幾多經史腹中藏。遠名利，傲羲皇，洗耳溪邊作報章。自解難辭車馬客，飄然物外坐高崗。入我室，坐吾床，猶將個事作商量。有時覷破生前面，不異張公入率堂。

## 題聵翁吳居士

荷曹洞宗，得臨濟句。撥開玄要三關，坐斷君臣五位。不同俗子論真乘，要與泥人談妙義。較禪源龐陸堪侔，觀學海歐蘇可例。入那伽而天地渾忘，頌圓通而正偏俱備。如斯一段清高，可謂即世出世。

## 自讚(方伯余公請)

此老曹谿真孫，傘居嫡子，棄雲居如涕唾，住越山若砒礵，拈一枝拂向龍門院裏輕輕一拂，只得海內魚鱉蝦蟹蚌蛤蛟蠢藏身處，也沒有佛祖魔王大驚小怪。似者等不本分的老凍儂，只好在偏方僻地坐斷天下人舌頭，怎得同安高豎法幢，掀開諸祖舊面？還有人識得麼？咳！西江獨許余方伯，眉橫鼻直氣同垂。

又(眉劍首座請)

者個磊苴，鬚髮鬈鬆。受宗鏡戒，得雲居髓。乞他談宗，無外無裏。請他言教，沒函沒底。禪也不參，佛也不禮。終日遊山，窮年玩水。不識時文，未諳古史。出入行藏，絕無規矩。如是行持，不知羞恥。問是阿誰？咦！憨山之孫，傘居之子。

又(大雲西堂請)

者漢灑灑落落，飄飄蕩蕩。請教截斷葛藤，問宗劈脊便棒。舉曹溪之宗猷，提雲居之法網。常常兀坐此石，處處道風孤廠。別有一段精神，喚作一條拄杖。分付傳去西川，永作佛祖榜樣。

又(楚庵西堂請)

者漢生平多骨氣，一身擔荷無欺敵。放源歸海浪滔天，寰中獨步而遊戲。等閒道個赤鬚翁，三千七百南山刈。打鳳羅龍老不休，誑凡欺聖粗心極。年來大座古同安，腳下兒孫都波累。楚鹵堂，不波累，一錠金還一錠金，古今授受無窮已。

又(靈嶽書記請)

吾之之像真個古怪，任是僧繇也描不得。今日撞著個同聲同氣的阿兒，以須彌為筆，四海為墨，向虛空裏圖污一上，被老僧一喝，殃及伊持去作宗門萬古之標格。

又(海門侍者請)

者川寮孤硬得好，有時高高峰頂立，卻在十字街頭全身放倒；有時深深海底行，卻在千峰頂上透露頭腦；有時披赤絳而綱宗齊掌；有時豎麈尾而佛魔俱掃。縱奪殺活，不容擬討。設若額上有睛、肘後有符的衲僧到來，也難分他白早。到恁麼地，非推倒巫山、踏翻海島，怎得為人天之師、宗門之寶？

又(眉浪禪人請)

者老禿，愛孤獨，眼裏無筋，心中有毒。為俗要住城隍，出家最喜山谷，一味清高，不求濁富。提宗旨如臨濟、德山，續慧命于東土、西竺。離師早，出世速，動四海之長波，揚五家之宗族。常思未報佛祖恩，只以先師朔望一鹽，晨昏一粥。

又(慧然闍黎請)

髮長不髡，鬚莽不剃。心毒砒礵，身柔泥絮。有時群行，囂囂足恃。有時燕坐，綽綽無倚。拄杖倒拈，敲骨打髓。其表如智，其裏若愚。如斯行藏，恁麼舉止。今朝舉似慧然公，遺笑千秋未必已。咄！

又(道隆禪人請)

喫得十年苦，佛祖也不讓。毘盧頂上屙，蟭螟眼中放。有時罵諸方，有時揮鐵棒。待伊眼空識得渠，元來卻是同安院裏沒肚腸的法璽和尚。

又(普觀禪人請)

者漢到處烘烘烈烈，行坐規規矩矩，逢人十分回互，問法不容道理，大似德山臨濟，棒喝如電如雨，喫著通身白汗流，再見不須重豎指。恁麼形狀，正好貶到千佛寺裏鎮山門，子子孫孫傳不已。

又(一心禪人請)

者禿翁，沒道理，手提白棒甚來由？逢人敲骨并打髓，只要賣自己的風流，不管教壞了人家男女。謾道是法中之王、玉中之璽，明哲到來恐為所恥，雖然志量寬弘，未免人間嫌喜。越山龍門兩道場，傘居家風獨撐起，同安赤手見中興，毒鼓高撾聞者死。咦！汝正是吾，吾豈是汝？不須三呼喚汝名，無為真佛在那裏虧？

又(元長侍者請)

形藏不與世相同，盡日單提向上宗。有問西來端的旨，一枝白塵笑春風。

法璽印禪師語錄卷第九

法璽印禪師語錄卷第十

嗣法門人性圓旋璣旋哲旋賢等編次

頌古

世尊初生

一出孃胎慌腳手，忙將霄壤指周全。無端陸地波濤起，惹得千秋禍業傳。

夜睹明星

夜半山頭開得口，早已失卻一雙睛。桃源不如收拾去，免得漁郎來問津。

女子出定

欲出不能出，出得亦非出。罔明與文殊，兩兩遭一跌。

百丈野狐(二首)

不落與不昧，一鼓兩頭擂。收卻鼓桑子，二人袖手退。

一昧一落，一墮一脫，者般話會，一齊掃卻。

國師塔樣

古塔呈君君不識，全圖捧出龍睛失。兒孫雖是覆重拈，鄭虔依然難把筆。

德山托缽

等閒托出未聲前，引起傍人論正偏。不是他家賢父子，幾乎百世把名淹。

牛過窗櫺

頭過尾不過，將月繫蘿藤。月落藤枯後，目前絕疏親。

南泉斬貓

一治一亂，自古相換。拈起青霜，是非已判。咦！若要家家歡鼓樂，太平不出將軍斷。

九峰丹青

堂堂誌公真，阿誰寫得親？僧繇卻能繪，也是曲作伸。

溈山牯牛

一國無兩主，邦家始太平。溈山僧某甲，錯會去安名。

芭蕉拄杖

有即與，無即奪，裒寡益多，轉轉交錯。撞著一個沒頭人，笑得唇皮俱脫落。

韶山是非

不到是非有句無，秋江月落鴈歸蘆，放開一線雖言有，依舊佳人一個夫。

### 大隨覆龜

皮裏骨，骨裏皮，眼珠換卻莫言迷。草鞋皮骨一齊泯，卻被盲人返笑伊。

### 定上座問臨濟話

傍觀者清，上局者迷。占得腹裏，去了邊皮。不是奕秋回一著，幾乎輸卻一盤碁。

### 香巖上樹(二首)

平田萬里沒遮欄，須信壺中別有長。若向樹頭去卜度，黃連草內索甘糖。

如人上樹，強安譬喻，伐去樹兒，了無證據。

### 憲宗迎佛舍利

百辟皆賀，覿面俱錯。韓愈端立，眼橫鼻直。問道如何是佛光，管教致得口門窄。雖然陛下問分明，依舊吾王眼打失。

### 乾屎橛

雲門乾屎橛，千古不曾缺。拈出與當陽，諸佛不能測。

### 青州布衫

青州布衫子，無外亦無裏。一秤稱將來，都是自家的。

## 付法偈(三十二首)

### 與雲陽迥波隆首座

雲居末後震威喝，霹靂當陽那個知？今日許君親吐舌，從教頓起馬師機。

### 與同安眉劍圓首座

吾佛傳來正法眼，當年迦葉得親聞。家私盡底重拈出，今對人天付與君。

### 與龍門慎獨璣首座

龍門一派曹溪水，今古滔滔話不窮。獨許慎公吸一滴，頓教陸地起飛龍。

### 與慧峰牧恆依首座

明月堂中彈古調，空王殿裏傳知音。惟君記得吾宗旨，赤手拈來印汝心。

### 與獅峰生一真靜主

獨踞獅峰吞宇宙，懸崖返擲展威風，此回跳出金毛隊，吼吼群狐盡失蹤。

### 與大雲佛西堂

一喝家風振古今，時人那個可傳心？看來黃檗口中舌，獨許雲公解縱擒。

### 與靈嶽賢侍者

臨濟一條椰栗棒，殺活從來都不讓，而今分付克家兒，魔佛眾生俱膽喪。

### 與楚庵哲西堂

佛祖傳來正法眼，無端滅向瞎驢邊。叮嚀好去千峰外，振起吾宗舊要玄。

### 與劍門定監院

殺活一條生椰栗，付與吾兒待時節，橫拈倒用接群英，繼起先宗真骨血。

### 與松固乘維那

馬師一喝吼如雷，千古聞聲喪膽威，獨許吾兒親徹骨，一肩慧命付全提。

### 與吼雲悟知浴

高高峰頂留不住，海底深深縱步馳。我祖門庭千古任，主賓玄要在君持。

與海門元侍者

三呼三應值生冤，折盡烏藤不記年。驀地一回開眼界，海門深處釣金鰱。臨濟命根元不斷，一條紅線手中牽。

與入素白知藏

洛陽橋下放驢歸，不負當年顯大機，椰栗一條傳慧命，人天千古仰雄威。

與芝庵信知藏

一喝兩喝三四喝，振起家聲眉宇豁。佛祖魔王喪膽魂，白日青天星斗脫。電掃雷轟已是遲，神龍角虎都教奪。如來慧命要人持，分付吾兒一手掇。

與孤明慧上座

棒開魔佛分賓主，喝破虛空定要玄，自此人天堆裏去，直教拄杖遍三千。

與鏡林以維那

佛佛授受，祖祖相傳。黃檗三頓，臨濟徽猷。唯有吾兒多迴別，一椎擊落萬峰頭。

與大拙慰維那

臨濟傳來生鐵棒，三界郎當沒處放，分付拙公親手持，佛祖魔王俱膽喪。

與鑑源知藏

達磨遺下一隻履，直至而今提未起。分付鑑公信腳穿，從君倒走三千里。三千里，滄海深深踏到底。

與巨濟源侍者

顓師曾用一柄傘，不論晴陰并早晚。分付吾兒亦若持，遮蓋人天無擇揀。無擇揀，萬象森羅齊具眼。

### 與隱巖智知客

靈山拈出一枝花，此日正當香得妙。分付隱公代舉揚，必要人天齊發笑。齊發笑，三腳驢兒滿地跳。

### 與絕學侍者

學無學，是真學。絕往絕來，箇箕木杓。休言樣子不值錢，要識其中金不博。五車三藏本非真，一念萬年猶是縛。我祖西來口不開，單將此事付無學。

### 與裕芳維那

今古鳳[木*(占@夕)]選佛場，中興玄要起聯芳，烏藤直下親分付，百萬人天任舉揚。

### 與山雨恩上座

佛祖當年第一機，拈花微笑待人知。今朝舉似山雨去，好向人天勘嫡兒。勘嫡兒，有威慈，臨濟門庭從此振，傘居風月代相持。

### 與肯堂心知藏

柳巷程途過便休，端州破衲不須留。夜來明月堂前句，獨許君家擅唱酬。

### 與月江定上座

傘居風月遍江天，歷盡春秋未許傳。今日同安親舉出，與君持去傲雲巔。

### 與孝廉晉公閔居士(別號冶庵)

烏藤七尺逞風流，臨濟拈來解放收，分付冶公擔荷去，好將佛祖結深讎。

與少宰雪堂熊居士

迦文大法付王臣，歷代傳燈六十人，珍重西江熊雪老，好將臨濟令重新。

與方伯斗所余居士(別號道庵)

佛祖傳來正法眼，至今大地莫能藏，同安堂上重拈出，付與余翁代舉揚。

與御六張居士

傘居遺下破油靴，三十年來不染沙，今日同安親舉出，御公穿去驗龍蛇。

與兵憲旅菴曾居士

航海鹵來老達磨，平將陸地起風波。心空及第誰堪委？獨許曾公到恁麼。

與濟臨郡侯廖居士(號柴坡)

公堂舉掌勢難裁，直下承當一笑回，碓嘴生花香滿院，蝦蟆[跳-兆+孛]跳上三台。

與別駕萊臣余居士

一枝白拂付萊公，直下承當氣宇雄。驗盡諸方猶不歇，可稱獨步占寰中。

囑密悟監院

相隨兩剎同甘苦，十二春秋未變遷。個事雖然瞞不得，不如傳戒待龍天。

囑聞旋侍者

記得南陽三喚意，今朝特地囑吾兒。他年石馬回途後，別有聲名天下知。

囑斷山監院

三載披星何所事，欲窮千里展眉愁。直須踏斷雲山面，始信江天共一秋。

囑鏡初知客

曾作為山水牯牛，耕翻大地未曾休，而今吼得虛空碎，好向深林臥碧秋。

囑國一侍者出山

同安堂上獅兒，跳出金毛隊裏，一吼當陽震地天，群狐驚得奔千里。

囑松齡悅眾

佛頭峰上騎獅子，馬祖堂前弄象王，恁麼男兒行腳去，歸來正好細商量。

囑元長侍者歸匡山侍師

掀翻窠臼透羅籠，送子歸山侍父翁，直待獅峰重點首，一聲吼出起宗風。

囑旋珠熊二道人

天然婆子丈夫才，無中有路出塵埃，踢倒少林西祖意，頭頭成現不須裁。

囑靈機大德

十載殷勤護祖庭，嚴霜烈日不相侵。從今不改初心地，他日歸來付好音。

### 囑龍門知客

昔日道人彌陀誦，今朝知客誦彌陀。直教誦得無生句，始會將磚作鏡磨。

### 囑龍門侍者

坐臥經行分付汝，時時要識主人翁，將來受用無他囑，規矩不離二六中。

### 囑龍門監院

山前一片閒田地，分付吾曹騎水牛，騎得牛兒步步實，自然秋到有全收。

### 囑龍門副寺

善法堂前柏樹子，趙州拈處意浮沉，若從枝上討消息，早負當初一片心。

### 囑趙共玉居士

歷代祖翁提向上，兒孫盡被成虛誑，而今珍重趙玉公，切忌逢人莫錯唱。

### 囑鼎生蔡居士

血心片片惟知己，祖道殷勤過量人。頓把修江為玉帶，鳳棲千古鎮常春。

### 囑雲石俞居士

龐翁昔日追群侶，裴宰當年問聖僧。從上諸君無底案，分付俞公一手撐。

### 囑子賢周居士

當年臨濟三遭棒，今日拈來舉似君。活捉生擒龍象聚，紅塵堆裏著功勳。

癸巳春受同安寓庸公請

剎竿欲復老煙霞，扶起還須出大家，珍重當年曾付託，佛頭峰上一枝花。

受龍門覺真化宇慧然請

不惜老年登越嶺，為懷祖席久虛沉，者回揭出空王印，印破龍門一點心。

囑毓林義尼

威音那畔一著，獨許林尼透脫。驀然縱步這邊，不負法門重託。

示道睿知客

井井無窮道睿深，滔滔寫出劫前音。他年若得承源底，與汝相將踏上林。

示曇現禪人

春秋不落香盈地，雨露無沾亦秀芽。透得不萌枝上意，始知處處現曇花。

示智修禪人

春風正值拂春枝，步徑臨川得意時，識取智光原本具，方知更不假修持。

示高鑑禪人

野鴨翩翩飛過去，鼻頭扭得痛相當。若能腳下親高鑑，哭笑方知自舉揚。

示截流禪人

鎮海明珠光燦爛，須知不向外邊求。當頭一截根源斷，修水文江總逆流。

### 示東昇禪人居山

茅庵深隱煮砂鍋，教汝居山事若何？就裏一枝無柄钁，祖翁田地要耕過。

### 示大冶知眾

紅爐焰上雪花飛，佛祖輸他一段機，會得真金不博意，任伊百擊有便宜。

### 示六和悅眾

隨師秉拂度洪都，末後牢關會也無？若要老僧開示句，秋風撥轉洞庭湖。

### 示荷庵庫頭

草庵止宿是誰知，山水相忘直不疑。但看百花香笑處，綠楊依舊點牛蹄。

### 示孤輝大德

一輪皎潔無伴，普天匝地難藏，不與萬法為侶，時時揭露常光。

### 示明達殿主

日課兩堂常不絕，香燈人境幾經年。直待鼓槌拋卻後，許兒曲枕傍雲眠。

### 示隱素大德

人皆不識我名，我亦不知人姓。隨山隨水安居，自是一生孤硬。

### 示晦機孫

八萬四千諸法門，清淨毘尼為第一。開遮殺活是拈花，切忌缽盂重安柄。珍重晦機賢長孫，傘居門戶當承褫。

### 示履素孫

維揚法窟九蓮開，遠自台庵一脈來，但望時時思祖德，他年跨灶識賢才。

### 示遠詣孫

遠溯曹溪月影深，須知形跡不相侵，但能親詣臺山路，自有霞光燭汝心。

### 示密清值歲

宗乘向上欲何通，運水搬柴顯個中，普請牌兒將掛出，滿堂雲水笑相逢。

### 示道安禪人

匾檐頭邊明個事，腳跟翻轉舊家風，超然一段天真趣，正好扶笻侍老翁。

又

目前百草祖師意，屋後青松古佛心。就裏明明無隔越，何須更去覓知音。

### 示道徹大德

泥牛昨夜潛蹤跡，直至于今未舉鞭。借問其中消息路，大千沙界一同年。

### 示自若大德

一片袈裟洗卻後，半肩雲水去還來。莫道同安無新令，鐵牛步步踏蒼苔。

### 示玄生大德

依我龍門共鳳棲，久遠身心實罕稀，今日老人親囑累，因緣秖待在歸時。

### 示樂如禪人

禪人一見鳳棲老，膽大心麤氣亦雄，記得鉤頭無限恨，他年指點赤飛龍。

### 示接代德音副寺

金剛般若自心彰，法法頭頭佛道場，日用但能如是住，天然德業有威光。

### 示接代若木書記

文章筆下自如事，一貫吾門莫是麼？書記秖須知接代，一身及第兩登科。

### 示接代慧明侍者

汝師指過淨瓶來，應是非常濟世才。此話不消多節目，無陰陽地有花開。

### 示翠巖侄

傘居有一無私句，欲望吾兒代和音。他日果然不負約，同安堂上見新吟。

### 示子玉禪人遍參

蕩蕩春風遍界寒，劫前無句可盤桓。而今且向諸方去，他日歸來倒剎竿。

### 示啟愚迪參頭

寶鏡堂開露祖機，參天翠柏總成詩，當年趙老親拈出，今日同安特舉之。劫外靈根盤大地，春前老榦覆清暉，婆娑一段西來意，付與人天遠依。

## 示道遠侍者行腳

但看溪邊桃與竹，春風幾度迎新綠。明明舉示遠禪人，何必迢遙去追逐。

## 示見誰禪人

記得當年入室時，天公始涉不疑誰。雖然瑚器堪成用，更覓貧人衣內珠。

## 示證初大德

住山志氣要超群，鐵臂銅肩敵萬軍，坐斷白雲頭自點，方知佛是麻三觔。

## 示覺定禪人受戒

金襴應量親收得，今日拈來舉似君，珍重時時常記取，莫教辜負嶺南雲。

## 重遊越山示峰元禪人

昔年留下破襴衫，此日重披勘聖凡，纔到祖堂鐘鼓震，不須豎拂口喃喃。

## 示佛珠戒子

戒珠光照三千界，分付闍黎善護持，不許囊藏與被蓋，更須露出兩莖眉。

## 示達性沙彌

沙彌初入鳳[木*(占@夕)]峰，一見超然意氣濃，若是吾家真種草，他年擔荷祖師宗。

## 示不倚禪姪

霹靂光中顯祖威，無毛鐵鷂頂門飛。等閒覷破通天句，紫竹心空及第歸。

### 示歸源禪人

大地山河歸一鑑，個中消息許誰通？忽然觸著毫毛豎，始信床頭杖化龍。

### 示公延禪姪

當年曾問鹵來意，直指雲中佛頂峰，他日一聲高喚出，心空及第振家風。

### 示湧輪禪人

黃梅夜半傳消息，明月堂前續正宗，今日拈來聊舉似，莫教辜負鳳[木*(占@夕)]峰。

### 示紫邕米頭

墜腰石[跳-兆+孛]跳，鐵碓觜開花，舂熟籮中米，自是有篩家。

### 示日紅知殿出山

從容托缽長街去，米到廬陵價不違，椰栗高懸中有待，天涯行盡莫忘歸。

### 示慧照孫

處處青山呈舊面，家家明月露新容。果然得到個田地，堪作吾孫振濟宗。

### 示應塘鄧居士懺經

性海華嚴末後句，法王座上為君明，他年解得其中意，管取毘盧頂上行。

### 示幼全李居士懺經

不惜芒鞋來祖室，當陽一句無端的。要識華嚴劫外光，九九從來八十一。

### 示素白居士

馬師口似虛空大，龐老女兒不娶嫁。咦嘻而今達道人，還須痛快棒頭下。

### 示堪輿斗南劉居士

溪山踏遍老歸心，太極如如不用尋，識得水窮山盡處，釋迦峰上話知音。

### 示君直居士

與君相對話真風，覿面全提應不窮，再得耳聾三日後，白花影裏更添紅。

### 示東泉黃居士

唇舌生鋒大有奇，腳跟下事賴君知。果然萬里無青草，荊棘林中許自持。

### 示龍江孫居士

秘旨高深未易推，喜君玄要自堪期。果能直下無差別，臨濟宗綱待汝持。

### 贈岱宗禪宿

放出為山水牯牛，千峰萬壑盡良疇，等閒不逐東西岸，驀鼻牽歸臥碧秋。

### 贈慈雲法姪歸楚

邵陵此去千餘里，不著芒鞋便到家。記得龍門末後句，當陽切忌向人誇。

### 贈慈圓法姪歸楚

相逢難得投鍼芥，鍼芥相投豈易遭？珍重萬松林裏去，無風正好起波濤。

### 贈西意和尚

坐斷雲山得自由，侍師三十老春秋。恩深相對難迴避，倒卓爺頭報大讎。

### 贈淨方和尚

湖北湖南道不孤，風流賣盡老頑夫。傘居一段陳公案，每向人天驗釋儒。

### 贈西生和尚

傘居密室多麟子，獨許吾兄力荷先，處處喜登獅子座，廣長舌相續單傳。

### 贈大觀禪師

雲居吸滴明湖水，噴去能滋大地枯，今得龍門覿面喝，金波銀浪起江湖。

### 贈入密浪法姪

釋老當年呈醜拙，飲光密地賣風流。君今已入南山室，何事煙波不下鉤？

### 贈山樗法姪

濟宗門戶孰能開？須是獅兒出窟來，哮吼一聲天外去，從教大地絕狐猜。

### 贈獅眼禪師

越嶺峰頭踢彩毬，翻身白下幾經秋，鳳棲一度重相見，只為當年陷虎棡。

### 贈雲庵煥章禪人

拳室洞開日月，芒鞋踏破乾坤，者般受用誰有？獨許白雲共分。

### 贈芥庵悟生禪人

芥納須彌不大，毫吞巨海無餘。個中機用誰得，應是覺公遺居。

### 贈久隱禪師

十二巫峰齊踏斷，天童堂上芥鍼投，得來一塵揮魔佛，鄉里同安見也愁。

### 贈耀寰葉居士

認著本來原是佛，還須更透祖師關，果然覷破真眉目，土塊石頭俱點顏。

### 贈相中王居士

記得貓兒話有因，一刀兩斷絕疏親。趙州昔日來遲也，留與王公驗後人。

### 寄超宗和尚

萬松衣缽傳人去，一杖迢迢入遠山。兩眼不須空宇宙，自然說法化塵寰。

### 寄酬文宗博庵黎護法譔龍門十方碑文

龍門碑記十方居，選佛場開驗瞎驢，錫杖峰頭懸慧日，光輝祖席有題書。

### 寄公弼涂居士刻寶峰伊庵禪師語錄

隔山已得相逢句，鐵馬嘶風處處聞。扶起泐潭未了案，傳燈何代不知君。

### 寄孝廉白常熊居士

當年希運招裴相，今日龍門醒白常。不是一聲高喚出，祖庭焉得復生光。

### 祝爾絃王文學

時登花甲重開運，古柏煙消色更鮮。寶鏡池邊千葉柳，拈來奉祝萬斯年。

### 祝清泉元白尊宿

天童大法泐潭開，一滴清泉遍界洄，蕩漾鐵船風月秀，千峰稽首到華臺。

### 祝覺宗閣黎

缽底清波泛大千，西江個個頌耆天。本來壽域無今古，一任春秋體自然。

### 祝冰鑑和尚

不記春秋弘祖道，東乾西竺悉中行。法幢重振龍蛇動，今古人天仰太平。

### 祝徹庵道弟

不避寒暄扣祖帷，傘居消息要深知。而今鐵樹花枝綻，好把無生詠紫芝。

### 祝宜庵禪師

唐福山中弘大法，栽松道者復重來，古今面目難窺見，獨許宜公善自裁。

### 祝湛明禪友

繡谷風高香世界，清心明月映雙溪。都盧總是生前句，信口吟來作壽題。

### 祝戒如禪友

白雲深處青松寺，不逐寒暄太古心。分付華西三祝客，無勞那畔乞威音。

### 請凌白大師歸老人塔上

家聲遙振楚山墟，滅卻先師者瞎驢，記得乳峰親切處，倒騎獅子上雲居。

### 為余門性淳女開關

打開無縫黃金鎖，八面玲瓏理事融。更有一般超脫處，晴天高捲玉簾櫳。

## 詩

### 七言絕

#### 山居(五首)

一個茆庵一個僧，住行缽底米無升，夜來撥出無煙火，直教寒山烈焰騰。
最喜家常無一物，更深夢得淨因窟，人情不但是空華，一切有為如電拂。
住久深山多寂寞，全身坐斷白雲涯，資生只倚黃蘆飯，供客還將趙老茶。
幾度傷思兩鬢霜，懶將名利混諸方，青山影裏尖頭屋，火種刀耕道自香。
折腳鐺兒為活計，鋤頭鍬子作生涯，山前一片黃茆地，翻轉春來好種麻。

#### 遊山

盤桓直上五峰頭，曲徑寥寥古洞幽，巖下啼猿聲細細，不知埋沒幾春秋。

又

踏遍崚[山*層]趣未窮，雲生谷口帶微濃，枯藤拄杖猶多健，任轉千峰與萬峰。

### 詠梅花

不畏嚴寒帶雪開，枝枝綻玉破香腮。春風何事傳山下，惹得騎驢客上來。

### 喜雲曇禪宿復同安祖庭

悠悠古剎同安寺，流落塵寰百八秋，一點靈機埋不住，輕輕點著即回頭。

### 經行

長空寥廓一孤僧，夜夜峰頭月下行，行到水窮山盡處，歸來打破煮雲鐺。

### 夜坐望月

寒嵓深處月來遲，兀坐危危意若癡，偶見疏林通一隙，移歸窗下讀殘詩。

### 酬獅聲大師過訪

不棄虛堂意語投，媿無一物可相酬，家中幸有無煙火，爛煮秋風供上流。

### 伊菴、古雪二禪師過訪

兀坐茆齋正寂寥，苔深誰唱白雲謠？喜同品字煨香芋，且向寒爐把火挑。

### 輓石頭庵沖懷老宿

遙憶春光對坐時，和聲共讀落花詩。千紅萬紫歸何處？留得山山動遠思。

### 贈退庵同參

記得茅堂曾與話，青山綠水共投機。而今再得通消息，萬象森羅聽指揮。

又

龍門住處雖云遠，修水同安路不多，丕祖堂前扶舊案，大家齊步唱哩囉。

### 示本幻侍者行腳

五載爐頭話正歡，芒鞋又到腳跟寒。寥寥此去無忘卻，法乳溪邊度釣竿。

### 春日坐小園偶成

春風拂盡老煙霞，坐對青天喫苦茶，識得東君言外意，墻頭初放一枝花。

### 祝汝鐘閔居士

雲居一見已安心，老大風流貫古今。不二門開隨出入，重重獅象壽儒林。

### 弔匡山羅漢坪絲外大師

不見床頭榔栗木，惟餘崖上半間雲，椎胸痛哭臨行句，正眼圓明獨讓君。

又

憶昔雲居同入室，月明簾外解翻身，而今鐵笛一聲去，喚轉山河大地春。

### 輓優曇師兄

同條生不同條死，始是吾門骨肉親，今日相逢難見面，邗江千古仰殷勤。

## 弔汝鍾閔翁護法(有引)

居士皈依先師顓老人，承當個事，每設壇禮圓通懺，以報佛恩。第山僧由越山、龍門、同安三剎，皆賴身心護持。前冬聞公僊逝，即欲赴弔，奈因祖庭土木工羈，迄今兩載，方得臨柩。特作俚言三首，以竭道懷，想公寂光中有以知我也。

雄名已久播朱門，德業文章萬古存，怪殺西風攜袖去，徒遺書劍在乾坤。

二十年來忝法交，吾宗所繫謾言匏。老瓠莫謂浮江漢，更有新瓢托下梢。

君脫衣冠乘化風，我聞血淚浸虛空，奠香不及依時候，想必靈光鑒異同。

## 詠雪獅子

蹲踞無畏吐寒光，玉影孤蹤孰敢當？莫向臺山求大智，尋常騎出有兒郎。

## 春

澹雲靄靄動遊人，多少花街興紫宸，滿目春風關不住，一枝點出故園春。

## 夏

薰風一陣綠荷香，驚醒漁郎午夢長。喚起兒童烹苦茗，閒來拽杖步陰涼。

## 秋

雨滴梧桐聲颯颯，風翻丹桂影層層。夜深木枕涼無比，留得陰樓待月登。

## 冬

紙被圍床深夜坐，不知爐內火生煙。饒他隔岸霜鐘報，只是蒙頭熟打眠。

## 五言律

### 雲居接給諫熊青翁居士

一入真如寺，山林展笑容，風生人面冷，露結草頭濃。去道吟秋月，回途對遠峰，孤身瓢笠客，也得近高蹤。

### 訪伯彩袁居士書房

記得盤桓處，依依若對容，兩行疏影竹，一帶密陰松。坐石忘今世，看雲話古宗，懷君心意切，持杖上孤峰。

### 禮東林遠祖塔

芳聲傳國外，別業到于今，寺老青松骨，池寒白社心。一輪峰頂瑩，三笑虎溪深，不是回天力，誰堪和祖音？

### 詠金竹坪平頂松

傲盡風霜遠，叢中獨占奇，疏枝幽鳥託，老態碧雲欺。月孕苔痕古，嵓吞鶴影癡，濤聲潑在頂，驚起臥龍知。

### 遊越山

特出高霄漢，群山落下風，洪崖肩可拍，百丈氣原通。夜月穿湖底，曉雲起谷中，空王居頂上，八面自玲瓏。

### 與管生舒翁居士遊雙林古寺偶韻

偶言東晉寺，攜我過林中，苔掩唐時路，山藏宋日風。堂虛思忍老，名勝藉權公，不仗郢人手，焉能展大雄？

## 七言律

### 山居(五首)

芒鞋踏著好居山，扠把黃茆宇宙間，紫芋爛煨隨性飽，衲衣破綻任情閒。疏雲秖合棲嵓谷，皓月無分照市闠，土面灰頭無俗累，

孤峰獨坐聽潺湲。
孤峰寄跡冷蕭蕭，懶向人前數寂寥，山有淺溪藏古月，林多修竹挂新瓢。鐺中慣煮連根菜，爨下時焚帶葉樵，僻谷了無塵世事，任他湖海浪生潮。
一個茆庵居物外，無心拾得未輕輸，飄飄毳衲人同少，寂寂柴門道不孤。坐斷千峰雲作伴，烹殘萬壑月為沽，家囊雖是貧如洗，拄杖還堪出入扶。
茆庵半結五峰腰，千尺飛泉度短橋，風撼巖松驚鶴夢，谿分蘿月引猿咷。流雲遶榻經三匝，過客參堂只一宵，地僻山高塵世遠，誰同掬水飲終朝？
卜得嶙峋儘有奇，市廛名利不相推，巖深洞古雲來密，徑小峰高客過遲。白晝臨風趺亂草，黃昏帶月續殘詩，山中受用誰堪語，只許山中人自知。

## 再訪獅子峰獅聲、偃峰二禪師

寥廓柴扉不設關，峰頭獨步任留還，苔深路滑雲先到，松老枝疏鶴易攀。花綻碧岙春意別，風生翠壑晚情閒，幾回拽杖同君晤，高眺鄱陽水一灣。

## 雲居覓隱者

寥寥一杖出簾櫳，小徑高低煙水濛，野鶴衝開北障，山猿攀動嶺南風。尋源直透千峰上，覓友橫穿碧澗中，因愛行觀耽閣久，入門不覺月升東。

## 舟泊大同有感

輕舟一宿大同城，漁火爭開兩岸明，夜靜蘆深鷗入夢，天高雲斂鴈歸聲。秋山古樹添詩思，晚浦新潮長道情，來去幾多江上客，不知白髮鬢邊生。

## 吉州禮隆慶祖塔有感

登臨祖塔日初斜，草色離離未可誇，蹤跡蕭然閒世外，聲名久已落天涯。山高不識崑崙勢，寺老今歸豪貴家，怪煞千秋龍象地，誰能還我舊煙霞？

## 禮天龍祖塔有感

路滿寒霜竹滿扉，殘碑剝落草初回，法堂破案塵埃靜，祖殿深苔足跡稀。月照蘿龕清且冷，雲來松澗住還飛，何期特地從新令，千古雄名一日歸。

## 送玄微禪師入楚

未久盤桓楚地行，遠風高掛一帆輕，因思黃鶴樓前句，卻憶青鷹夢裏盟。兩岸春莎同我淡，一船夜月為君明，應知此去無堪贈，先賦齊安赤壁名。

## 登崖頭寺坐月有感兼勉煥章禪人

巖頭萬仞碧崢嶸，月挂藤蘿徹夜明，疊疊泉聲超世遠，重重雲影接天生。誰開老寺垂今古，何代閒田任種耕，分付煙霞塵外客，調羹莫負昔人名。

## 贈制臺玉翁張居士

數年威鎮西江地，文敕煙塵盡掃收，寶劍弗施魔已伏，征鞍未跨帝先酬。名垂日月輝千古，道重乾坤育萬流，記得靈峰曾有約，何妨弘護祖徽猷。

## 贈臬司蘇居士

法堂兀坐笑相逢，促膝猶臨鷲嶺風，凜凜冰霜生六月，炎炎暑色寄三冬。毫揮黃峽漩流水，覆育青天轉落紅，扶豎宗猷須仗力，蘇翁原是舊蘇翁。

## 贈臬司補念秦居士

昔年馬祖出龐公，今日何殊鼻孔同？南浦三秋懸古月，西江千里播清風。紅塵堆裏頻垂手，紫閣臺前獨點胸，收放縱擒惟掌握，聖名凡號豈能容？

## 贈巡憲伯衡周居士

江漢澄清惠澤新，襜帷駐處自生春，蓮花君子能鍾愛，草履山僧似飲醇。經緯縱橫聯上下，珠璣錯落燦星辰，文章事業成雙絕，名覆金甌第一人。

## 贈文宗印周王居士

乾坤大道選文場，鳳閣龍樓翰墨香，筆落明珠光萬丈，胸藏碧玉映三岡。絃彈覿面言前調，樂奏聲聞劫外鏘，媿我何能躋佛印，喜君德不讓蘇黃。

## 祝寓庸請主兼懷祖庭事蹟

公生無祝逮華封，舊案拈來表寸衷，崇勝昔年施血戰，同安此際襲宗風。群花既洽迴天力，百草奚忘貫日功，父子身心援祖道，勳名誰敢不流通？

## 過清涼臺達道禪師不遇

孤峰特出遠塵寰，小徑新廬晝不關；白瀑泉懸青嶂裏，紅桃花綻碧嵓間。昔年共讀風前韻，今日惟看雲外山；滿目畫圖收未去，且留明月道人還。

## 寄東林主人喚鐵禪宿

曾過東林經一宿，虛堂無壁傍雲眠，六朝白社池心冷，千佛青燈夜月懸。鼓罷鐘沉今復響，經殘道寂此重傳，若非天外孤笻至，誰向芳郊覓隱賢？

## 雪朝和伊庵禪師韻

寒床昨夜睡來遲，早起童呼竟不知；乞食鳥歸驚曉夢，尋香客到供春枝。敲冰嬴得盧仝碗，撥火輸開潙老眉；獨坐茅廬思舊識，六花片片問阿誰？

## 和文宗博庵黎居士韻為上藍記事

冒暑扶笻問大夫，相逢底意莫能呼，維摩奧室青獅座，[日*冉]老新堂舊馬駒。欲向城邊弘古道，宜須源上洽居儒，翻思昔日推

車案，何事階前丈艸蕪？

## 和少宰雪堂熊居士

十載雲農不出門，茲來為惜祖燈昏，若非流水新浮瓣，那識桃花別有村？佛老一圍蘇子帶，顓翁三世笑嗤孫，筆中透盡玄中句，頂上青天足底坤。

## 贈給諫約生熊居士

雲居一別十餘春，笑指相逢兩鬢銀，五位正偏俱截斷，三乘玄要悉堪親。光垂祖剎千年舊，恩普禪林百世新，今日特來呈塔樣，請君拈出話當人。

## 贈邑侯渭綸屠居士

寶印高提繡谷峰，權衡有道自心空。雲生雙舄凌煙上，鳳舞丹霄玉殿中。性海澄渟施舜德，法城穩疊布堯風。生生化育如天地，更好威音一著通。

## 和孝廉晉公閔居士入龍門韻

道荒德薄負蒼天，相對今朝愧昔年。越嶺雲旗曾法戰，龍門爐焰許凌煙。床頭纔得支郎杖，堂上重開馬祖筵。獨喜此番春正遇，一枝繁蔭劫初前。

## 復宿雲居明月堂見羅漢垣有感兼懷季納熊居士

深懷疇昔干城護，今日重來明月堂；鶴返故林思故主，蝶歸花苑採花香。薰風涼閣傳新令，碧水流雲遶舊場；十載歐峰頭面冷，秖存周匝一垣墻。

## 喜方伯斗所余居士建法雲律堂并贈

拽杖迢迢睹法雲，莖茆頭現紫金身，若非古佛舒千臂，那許閒僧遶萬楯？浩浩塵中能作主，堂堂化外自來賓，相逢不覺投鍼芥，祖道垂秋又復新。

## 賀南康郡侯昆湖廖居士來任

幾年畏壘憶君心，此日重逢五馬臨。柳拂金章歌晝永，花迎紫綬宴春深。匡山草木懷元晦，修水煙霞識趙衿。記得當初驚夢句，還于鐘鼓續長吟。

## 賀建昌邑侯藍思李護法

文星此際下車來，梅雪爭春萬戶開，畿甸遠遊飛舄上，海昏寬賴繭絲裁。琴堂久望陳君績，草野遙瞻宓子才，三異賡歌民奏日，還留玉帶鳳棲臺。

## 懷掃庵譚翁居士

高聲久已播東南，自恨無緣覿面談；雙徑峰前心法露，淨慈池畔道光含。三朝肉祖由言著，萬古宗猷仗力擔；異地同風應寄紙，那堪短杓海中探？

## 和蘇庵劉居士

為憐師道入山孤，覓火挑燈夜不紆，莫謂青原無嫡裔，須知龐老有良駒。輸君環珮名金闕，贏我玻璃注酪酥，不負當年親記莂，同安依舊會宗圖。

## 次東巖和尚韻

何緣拽杖祖庭遊？相對虛堂話更幽。愧挽真風驚世子，喜來紅日樂邑丘。鴉飛鵲噪春山好，草色花香道脈悠。消息許誰通一線？斷翁顓老續先猷。

## 壽紫竹林妙明和尚

法輪常自轉青筠，黼黻人天萬古新。南度煙霞開斗柄，西池風月透欄楯。杖頭花現優曇色，缽底香浮上苑春。柳巷遺來親指掌，惟兄盡露五湖濱。

## 懷西生大師

記得飛笻過考盤，疏窗猶恨雪霜寒。一朝插草揆先哲，十載支薪壯遠觀。寶鏡池深通吉水，廬陵米價探修瀾。不忘鳳嶺臨風句，佇望同扶舊剎竿。

### 懷西意和尚

一展慈光已七年，春秋荏苒若無遷，夢遊歐阜雲同賞，話別文江月滿弦。柳巷綱宗惟大播，傘居消息幸多傳，不辭飛錫來先塔，鳳嶺猶歌別有天。

### 次晦山和尚過訪韻

聲名久已出塵蒙，覿面雄談動象龍，果是天童傳少室，不虛歐阜起雙峰。三生共飲曹溪水，一席同聞鳳嶺鐘，寶鏡池邊纔揖別，洞門依舊白雲封。

### 酬雲巖元潔和尚過訪話舊

一見鴻川水逆漩，遺懷二十有餘年，弁山風入龍門浪，古洞雲浮鳳嶺天。賦質同時邀劫外，談心共譜約生前，徐陳此日重相遇，莫使聲名世後傳。

### 禮五乳憨山師翁衣缽塔

幾年懷渴謁師翁，纔得登山展積衷。明月照時心鏡露，白雲飛處鼎煙濛。七賢侍座開生面，五老排門繼古風。今日小孫來九頓，願教血脈布寰中。

### 酬諸子賀進新方丈韻

方丈新成列祖基，中興法道在斯時，多年種竹留丹鳳，一夏攜瓶灌紫芝。荷眾自慚德業晚，酬機猶恨語言遲，只今負愧單傳旨，不仗群英復待誰？

### 入京謁雷臣余山主

萬里長江一葦航，山川迢遞悉商量，櫓聲晝入三台夢，帆影時懸五鳳纕。玉露點成丹桂彩，金風操動綠荷香，我來不借山陰興，

護法堂前別有光。

### 謁元臣余山主

有賴先人玉帶垂，遠乘輕艦入邦畿，秋風拽動河邊柳，曉日披開洞口芝。遙望北城青氣靄，翹瞻南岸白雲低，孤舟萬里情難狀，聊以心歌一解頤。

### 入都，蒙萊臣、余山主先視，作此奉謁

疇昔文輿轉玉寰，餘光常燭鳳棲山，因時買棹乘炎氣，指日扶笻對笑顏。忽感雲堂先過視，莽排心曲不遑刪，到來自愧無堪獻，幸借秋風點翠斑。

### 謁翰林學士子靜李居士

雲外風飄翰墨來，故園秋色影三台，時登玉闕珠璣露，日陟金階錦繡催。德重普天知大體，聲高舉世沐鴻才，餘光尚續傳燈焰，西蜀遺錢豈復猜。

### 贈嘉興郡侯遵度王居士之任

時光遠燭　帝城邊，榮發臺隍五馬連，紫綬低垂楊柳岸，金章微拂芰荷天。威宣巖壑風聲著，令布滄浪月影懸，煙雨樓前歌晝永，還思世外有餘篇。

### 離鄉

自出川江數十載，逢人從不問家音，遨遊四海垂鉤釣，放浪千山種玉金。每共長松歌短調，常同麋鹿喜登臨，餘情盡付鄉關外，只有單傳一點心。

### 參禪歌

參禪好，參禪好，脫卻夏天衫，更披冬月襖。豎起鐵脊梁，塵埃都教掃。三更紅日正當空，千峰萬峰齊靠倒。禾山打鼓，囫圇吞棗，雪峰輥毬，拋磚引寶。呵呵呵，倒騎鐵馬出同安，秋水秋山何時老？

## 四威儀

山中行，清風竹杖輕；撞著賊，且喜一身貧。
山中住，家風無別慮；養顛狗，放出捉狐兔。
山中坐，白雲來幾朵；問如何，蒲團齊坐破。
山中臥，兩腳長伸著；絕親疏，一些過。

法璽印禪師語錄卷第十

法璽印禪師語錄卷第十一

嗣法門人性圓旋璣旋哲旋賢等編次

## 佛事

### 掃北京笑巖寶祖法身塔

久視，云:「 關子嶺上，印破虛空面門；烈焰爐中，焚卻本生父母。以金剛變相三昧酬答聖僧，將如來最上一乘開通後學，主賓互換，照用齊行，縱奪隨宜，殺活自在，坐孤峰而不見雲霞之色，居十字而杳聞風月之聲，繼法脈于將危，續宗風于未墜，聲名洋溢，付囑聯芳，法統津梁，宗門關楗。雖然，若非龍池幻翁、曹溪憨翁法派兩源流通海內，爭得臨濟一枝遍滿天下？今日不肖 遠孫來叩塔前，無堪報德，以大地為爐，日月為炬，白雲為香，青山為供，列于我祖之前，且道還來鑒納也未？」良久，顧眾，云:「 寶塔玲瓏無背面，兒孫千載仰高風。」展具大拜。

### 掃五乳憨山國師衣缽塔

師視幀，云:「 格外箴規，當陽正眼，操三玄甲而疏曹溪之脈，整萬古綱而續柳巷之風，胸藏雲六合，筆奮海千尋，世稱臨濟一宗遍滿寰宇，若非師翁宏願法道，焉有今朝？法孫印，仰攀碩德，繼續芳猷，中興同安祖席，提持向上宗乘，此日特過五乳峰頭，潦溪毛之供，致祭於中興曹溪憨翁國師之靈，酬昔淵沿，欽承玅旨。」顧左右，云:「 還有未知源流者麼？」拈香，云:「 一炷兜樓觸鼻孔，從教法乳振聯芳。」

### 曹溪中興憨山國師忌辰獻供

師至像前久視，云:「 轟霹靂舌，擊塗毒鼓，聞者俱聾，見者悉瞽，此是師翁家常，未是忌辰極則事。銜天子恩，受士師法，刺目不逃，傷膚不撓，辛酸聲滿乾坤，苦澀名傳天下，此是師翁家常，未是忌辰極則事。復曹溪真面，舉笑巖的旨，拈白尾，驗龍蛇，提烏藤，驅凡聖，只教親炙沾恩，聞風受益，此是師翁家常，亦未是忌辰極則事。今日同安法孫既知報德酬恩，忌辰極則一事，作麼生舉似？」近案燒香，云:「 修江水接曹溪水，同安門對海潮門。」遂展具拜。

## 掃雲居顓愚先老和尚塔

師拈香云:「 折臨濟棒，鎖曹溪水，闡青原不為聖諦，興雲居有路隔山，竹林禪流雨集，五臺衲子雲臻，猶未是我先師後事。客歲仲秋四日，與同門昆季敬卜得一片無陰陽地，恭遷法身，惟願如日如雲，蓋天蓋地去也。今日不肖忝居同安祖席，聊備信香，於人天眾前，專伸供養。」顧左右云:「 且道先師來未？」良久云:「 燒一分紙著。」遂大拜。

## 為雲居先老和尚圓塔頂

「 巍巍聳秀，象王峰上現全身；面面玲瓏，太虛空裏逞饒舌。見聞有賴，祖庭增光。傘居之家風，遮天蓋地；曹溪之正脈，源遠流長。鳳子麟孫因斯出現，大機大用在處全彰，非我先師大和尚不能全提向上，赫奕古今，所以一時恒河沙數天龍八部，金剛地神晝夜圍遶，至於盡未來際，無有了日。正恁麼時，圓頂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 昂藏壁立雲端外，萬水千山列下風。」

## 雲居顓愚老人十忌日

師拈香云:「 沉檀一瓣，纔拈起，不覺眉尖淚兩行。記得老人臨囑句，當陽一喝起聯芳。」遂插香云:「 諸仁者！還知老人大人相麼？向香煙未起處看。」便拜。

## 弔雲門雪嶠和尚(時祭於匡山師子峰)

「 不才聞得青獅吼，笠子腰包幾欲友，恨殺雲居雲又深，彌封彌處難通走，今朝棄我而西行，四海嬰兒失乳母，痛腸血淚染雲衣，顰蹙雙眉哭破口。末法時，正法朽，獅子絕行多狐狗。憶吾師，作家手，施為動靜甚平常，語句辭章不捏扭。仔細思，世少有，正好峰頭棒破天，何緣休世不肯久？今策杖，非其偶，青錢粉蝶滿林飛，仙掌盈盈當作酒。何時覆到古雲門？香焚一片重稽首。」

## 雲居顓愚先老和尚二十週

師至塔前，拈香，云:「 吾師還記得麼？於丙戌五月六日午時入般涅槃，示寂滅定，帶累腳下兒孫，年年此日，歲歲今朝，繼往開來，惟瞻惟仰。茲者二十週辰，遠承藩司余翁謹修清供，列於我師

塔前，不肖知時識節，奠一盃茶，燒一炷香，要薰我師鼻孔，怎奈雲生山色，月轉溪聲，皆是我師法身，不敢世諦流布。」遂彈指三下，顧左右云:「 已開寂滅定，現諸威儀，來格來歆，伏惟尚饗。」

## 掃同安佛頭峰第二代常察禪師塔

「 千峰連嶽秀，萬嶂不知春，孤崖倚石坐，不下白雲心。諸仁者！還知此翁人境句子麼？千有年來不惟常住此山，且日炙風吹，消磨不得，所以孤迥迥，峭巍巍，亙古亙今，無雜無壞。雖然如是，苔封荊蔓久矣，今日揭出雲霄，只要大家共見。正恁麼時，且道掃塔一句作麼生？」拈拄杖，卓一卓，云:「 卓破虛空人境別，家風振起鳳棲山。」

## 掃同安政公禪師塔

「 祖庭湮沒久，一塔鎮孤村。熱骨雲侵冷，翻成鐵面門。者是古今不昧的榜樣，至今法席重興，宗風復振。今日山僧燒一炷香，供一盃茶，願與我師共鎮祖庭。」遂展具拜，云:「 一段慈腸和月冷，幾回熱唾帶雲開。」

## 掃龍門第二代大機用禪師塔

師登塔，以拄杖指云:「 者座宰堵波，埋沒已千載，今朝特地新，面目不曾改。諸仁者！且道機禪師不曾改的面目即今在什麼處？相逢難見面，見面不相識。」遂焚香作禮。

## 掃龍門戒杲空明和尚塔

師遶塔一匝，云:「 此塔古今不昧，日月恆照，揭出當陽，聖凡一笑，清供謹拈，重彰體貌。大眾！且道: 此老在什麼處？」良久，云:「 白雲時遶青山外，綠水常流碧澗中。便是此翁真面目，令人代代仰清風。」遂拜。

## 設寶峰[、/(、*、)]庵禪師供

師指像，云:「 天童後裔，笑巖遠孫，施馬祖大用大機，行臨濟三玄三要，到此正好陶鎔後學，何緣短笛橫歸，致使空山頹裂，藏海

枯乾？正印今日得得為兄錢，燒蝴蝶茶點蜻蠅。」顧左右，云:「 且道者漢面目即今還窺得麼？」良久，云:「 爍迦羅眼猶難見，狹根魔子豈能知？到者裏，非但汝窺之無分，總使伊聞之猶難。直須星攢碧落，月浸丹墀，翡翠簾垂，燭香人靜，如此會得，纔許黃口小兒搭齒粘唇；其或未然，向山僧與者漢相見中薦取。」遂拈香，泣云:「 一瓣爐中煙篆冷，寶珠峰下瀉春潮。」

## 寒食掃大機禪師塔

師云:「 一回打掃一回新，時吐煙霞繫故人，織錦春花連古壁，破天雲浪捲紅塵。青青翠竹歌玄調，朵朵奇峰展笑嚬，信手拈來堪作供，願吾機祖鑒微忱。」遂燒香作禮。

## 寒食掃戒杲和尚塔

師以拄杖指塔云:「 者座古塔，山僧疇昔已為諸人指出分明，今日重新舉示，是什麼意？特為未見者見，未聞者聞。明初戒杲禪師重興祖席，復理宗猷，居此寒巖深谷之中，被無恥輩把他一片青山埋沒將盡，所以山僧今日復理風境。且道風境作麼生理？」遂拈香云:「 清明三月菜花黃，雲轉寒崖道骨香，嶺後松濤吼落日，令人千載仰聲光。」

## 為龍雲寺聞嚴耆宿起龕(值古雲)

師云:「 淵公聞老宿深居幽谷，傲雪欺霜，固守一片咼頭道場，自知老病休歇，於廿四日撩起便行，徒眾特請山僧舉揚末後一事。」顧眾云:「 且道末後起龕一事作麼生舉？」喝一喝云:「 一輪迸出千竿竹，三瀑衝開九疊雲。」以拄杖指龕云:「 起。」

## 舉火

師以火炬打〇相，云:「 者個便是超生越死的大解脫門，未聞嚴先，灶裏寒冰結；已聞嚴後，井中炭更紅。於此薦得，方識四無遮攔，得大自在；設若不能，山僧為汝髑髏點出眼睛去也。」擲炬，云:「 幾莖不落春秋木，撲地燒成朵朵蓮。」

## 為獅子庵藏一禪師封龕

師就龕云:「 聞報藏公歸去也，蕭蕭自在冷如風。雖然青嶂雲歸後，猶待山僧一句封。且道作麼生是一句封？」以拄杖指龕云:「 千山萬壑雲，者片可藏一。」

### 為聖傳鐸副寺舉火

師云:「 聖傳副寺，三載同志，當初越山，一擊粉碎。惜乎今朝蝶隨花去。且道甚麼處去？」以炬攛下，云:「 烈焰長空無背面，圓明何處不清光？」

### 為德光靜，主舉火

師云:「 德光，德光，揭露當陽，柳巷從君舞蹈，孤峰任汝徜徉。」打〇相，云:「 會得者裏，許你格外承當；其或未知，還要山僧指出短長。」以炬攛下，云:「 渾身拶出金剛燄，一朵優曇處處香。」

### 為戒生闍黎舉火

師以火炬打〇相，云；「 來時恁麼來，去時恁麼去，來去本天然，切莫犯迴避。且道如何得不犯迴避去？」喝一喝，云:「 煙霞直透青霄外，一道靈光耀古今。」

### 為慧光火頭舉火

師舉炬，云:「 性火真空，性空真火，狹路相逢，定無處躲，不是冤家不聚頭，通身化作劫前火。」顧眾，云:「 慧光火頭，到者裏還有轉身處麼？」遂攛炬，云:「 清風一陣長空掃，紅日團圞正當午。」

### 奠顯微元法子

師至靈前，云:「 圓明妙體，本無去來；自性天真，不屬生死。慟惟新寂法子顯微元侍者，一生孤硬，生鐵鑄成，龍門三載巾瓶，一朝打失鼻孔，同安室裏，鍼芥投機，遂以濟北家風，兩手分付。豈期鹵風忽起，北斗頓橫，以致法門凋殘，慧命莫續。今子道友曉也上座，秉道義之交，念同參之託，於數百里外送子靈骨歸山，老人

不覺五內盡枯，聊以祖庭丈左酌金井水，調野菜羹，奠于我子之前，以表師資法愛。來格來歆，惟茲尚饗。」

### 奠梅若法子

師至位前，良久，云:「 梅若維那，少年英俊，秉出世心，擔佛祖任。操德業，廢寢忘餐；守律儀，如冰似雪。山僧以惡辣鉗鎚為伊徹骨徹髓，擬為法門利器，誰知格外閒人？傷哉？惜哉？兩相辜負。諸仁者！且道今日還有不辜負處也無？」顧左右，云:「 以此為驗。」

### 為雲曇禪宿入塔

師向塔前云:「 心肝鐵石，作用超方，復祖庭而不畏死生，掌諸山而多般權設，只因輔正驅邪，以致喪身失命。同安今日全賴恩光道風遠播，所以山僧自愧無酬，只得將斯吉土，卜此良辰，為伊入祖塔之傍，以作千秋遺蹟。雖然，且入塔一句作麼生道？」托骨入塔，云:「 鐵壁銀山無出入，白雲流水有聲名。」

### 為眾高僧入塔

「 一點墨水，兩處成龍，空谷傳聲，彼此相應。也有為生死不畏寒暄，也有為叢林不惜身命。到如今，山僧為他捏聚成團，挽回一鏡，直教世諦空華，塵緣脫盡。且道如何是脫盡的事？」以手數靈骨入塔，云:「 一眾同歸無縫塔，從教生殺不春秋。」

### 為昆堂法子起龕

師以杖指云:「 龍門升堂，同安入室，泥牛海底來，木馬雲中去。透祖師關，無蓋無函；秉如來命，自尊自貴。到恁麼地，正好紹隆佛種。何期一旦鹵歸，四五年懇切誰知？三十載苦心何在？雖然，也是世諦門中，若實際裏地，何曾損壞纖毫？只如不損壞的是個什麼？一夜雨風頭腦裂，千山血淚瀉霜寒。」遂命舁出。

### 弔季納熊居士

「 夙世利根，金剛悲願，護法雲居三十年，聲傳海內；恢復同安千萬古，名馥諸方。訓子孫以聖賢，待緇素無彼此。坐塵寰中，出塵

寰外，不被諸緣所轉，唯愁大法未明。如此正好與法門打成一片，豈其劫外風生，橫吹鐵笛，山僧聞之，痛淚落腹，五內憔然。今日乘一葉輕舟，特到柩前燒一瓣香，奠一盃茶，不敢言報德酬恩，聊以進平生道契。雖然如是，更有與君不了一句又作麼生道？」顧左右，云:「 痛淚不同流世諦，惟君悲願復重來。」

## 為退菴禪師起龕

師云:「 動也，定也，昨夜泥牛吞卻月；定也，動也，今朝紅日上東山。只得東湧西沒，北達南通，一段孤光，死生不易。恭惟示寂退庵禪師，守毘尼，皎若冰霜；具法眼，明同古德。處僧處俗，渾如太古淳風；應世應緣，成就空華佛事。正好一方主化，何期鐵笛橫吹，致使龍象無依，法門清澹。今汝弟靈機大德啟合縣檀那，命山僧為伊作茶毘佛事，今日不敢他辭，只得打開玉鎖，撥轉玄關，為伊判決去也。」以杖擊龕，云:「 少時道破命出。」

## 為退庵禪師兼舊過空生禪宿舉火

師云:「 者個師徒恁麼奇特，生時不同生，死時不同死，生死雖不同，就中無彼此。所以道，『 青山白雲父，白雲青山兒，白雲任往來，青山總不知。』既然如是，今日為什麼又向者裏聚頭撞腦，覿面相逢？將末後一段因緣，要山僧為伊了卻？且道即今更作麼生施設？」以炬打〇相，云:「 舉起劫前三昧火，倒騎木馬上雲霄。」擲下便行。

## 為破衲禪人舉火

師云:「 破衲禪人，叢林實行，聞風滅火，為法亡身，看伊者段真心，可作千古標致，奈何不解藏身，以致徒空喪命。山僧今日只得教伊就火焰中尋一條出路。諸仁者！且道作麼生是伊出路鄴？」以炬打〇相，云:「 會麼？設爾未然，不免重下註腳。」遂擲炬，云:「 無底底中重破底，有枷枷上再加枷，命根截斷終非斷，烈焰騰空布雨花。」

## 為待贈高門余氏孺人火

師云:「 昨日山僧出山，為弔高公之媳、余公之女，不意二公擇此良辰，命山僧為伊指出生前面目、末後因緣。今對眾前，且道如何

結案？」以炬舉起，云:「 性火真空，性空真火，狹路相逢，定沒處躲。」復擲下，云:「 烈焰光中朵朵華，天堂佛國親垂手。」

### 為智微禪德火

師云:「 汝本真實人，所行真實行，迢迢千里來，唯求末後事。且道末後事作麼生為汝結案？」以炬打[十〇]相，云:「 四大本空如泡影，圓明一點露長空。」遂擲下便行。

### 為廣福初開禪宿起龕

師云:「 生也，死也，若青山之白雲；來也，去也，似當天之杲日。本無心于出沒，豈有相於去來？一道凝然，亙古不昧。恭惟禪德生世八十一年，戒臘四十餘夏，受毘尼于傘居之室，養道緣于約翁之庵。一句彌陀，直透安養國中；雙融性相，不離今世門頭。不期世幻已盡，撒手還家。今朝吉日良辰，為伊作一期佛事。」拈杖擊龕，云:「 舉起初開那一步，臨行重蹋上頭關。」

### 舉火

師云:「 其生也，本自天然，其死也，無迴避處。白雲片片起千峰，黃鳥聲聲啼不住。既然去住自由，因甚留者殼漏子以待山僧？冤有頭，債有主，烈焰光中獨出手。」遂攛下。

### 弔方伯斗所余翁大護法對靈燒香

「 三十年來求大道，同安始悟劫前人，君今撒手恁麼去，那個聞知不慟心？恭惟誥封光祿大夫斗所余公，別號道庵大護法，現宰官身，悟無上道，為朝廷之砥柱，作法門之金湯，建叢林於城市山中，宣王化於普天匝地，恭寬信敏，道德存身，教子有方，規繩合則，一貫純風，慈心三昧。甲辰五月，山僧托缽洪都，掛錫法雲，忽蒙先顧，片語相投，直下皈心，中興祖席，直教四海俱聞，緇素共仰，正好輔揚大化，接益後來。殊期宦緣已盡，撒手離塵，但恨當時未與同安通個消息，使山僧五內盡裂，以致佛法垂秋。今日特對靈前拈一瓣香，奠一盃茶，以酬數載莫逆道交，并報建立祖庭厚德。報德酬恩即且置，拈香設供作麼生道？」良久，云:「 覿面相逢呈舊案，今時原是昔時人。」

## 為法雲律主雪眉和尚起龕

師云:「 迦文入滅於雙林，雪眉抽身於法雲，無底草鞋踏破巫山十二重，無舌頭人吸盡西江千萬傾，吞栗棘蓬於天童密老，受三聚戒於華山昧師。嗣後道化南州，與方伯余公共同大願，酬倡稱時，建立蔟林，十方雲集，致使四眾咸皈，三緣具足。倏爾化緣已盡，便與余公先後一揆。山僧同化江右，共一檀主，只得有條攀條，無條攀例，即今起龕一句還委悉麼？」卓杖，云:「 請出那伽常大定，為祥為瑞現霞冠。」

## 入塔

師云:「 孤光獨露，耀古騰今，聲出青霄，名垂後世。恭惟法駕開方便門，說清淨法，化導群迷，成就四眾，末後忍俊不禁，道個『 老僧不曾生，今亦何曾死，生死與涅槃，霜花結石耳。』可謂臨行灑落，不滯繩規，所以留下者段公案，秖待同安長老為他掃蹤滅跡。古德云:『 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今日雪眉和尚亦有個無縫塔子，且道山僧作麼生與他結案？」以杖指云:「 地為函，天為蓋，中有虛空遍法界，函蓋乾坤沒些些，鐵壁銀山絕光彩。」一卓，云:「 封好。」

## 為余護法起棺

師至棺前，云:「 來自遼陽，去於江右，北斗藏身，無聲無臭。恭惟皇清誥封光祿大夫江西布政司斗所余公大護法，居宰官位而恩澤弘深，透祖師關而道風遠播，上為朝廷股肱，下與士庶分憂，時時鼓揚法化，處處建立蔟林，二十餘年不辭鞅掌之任。有時向王法堂上因邪打正，有時於燕居閒處凡聖不分，有時向紅塵堆裏撒土揚沙，有時於金紫行中添花布錦。到恁麼地，正好放去收來，縱橫祖道，豈料西風倏爾，撩起便行？今朝持服孝男雷臣居士等，特請山僧，於端表堂中重為舉揚。舉揚則且置，秖如起棺臨行一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遂近前，以手舉扛，云:「 藩侯自北到江吳，九載恩垂道俗孚，疆外小城留不住，迎歸帝里壯皇圖。」復云:「 起。」

## 為少宰雪堂熊翁誥封夫人葉氏燒香

師云:「 古謂:『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生滅且置，秖如誥命夫人寂滅受用，畢竟如何？」打〇相，云:「 常光一段無今古，自在天中坐寶蓮。」遂燒香。

## 為雪堂熊公大護法燒香

師至靈前，云:「 劫前鐵樹正芬芳，不落春秋不覆藏，枝葉疏疏撐宇宙，花開果熟落天香。恭惟大護法，朝廷柱石，佛法金湯，了多生向上之機，悟性中解脫之法，隨緣不變，常住世間；不變隨緣，性相不二。記得昔年在螺髻墩上，時公拈山僧杖云:『 者條拄杖得恁麼直？』山僧云:『 直且置，只如古人道，喚作拄杖則觸，不喚則背，不觸不背更作麼生？』公云:『 且喜今日在弟子手中。』山僧徵云:『 意旨如何？』公云:『 撐天拄地。』山僧云:『 珍重。』公便作禮。嗣後遂以臨濟一宗兩手分付，不意拋卻世緣，橫吹鐵笛，山僧直抵柩前，拈一炷香，奠一盃茶，以酬護法之德。還委悉麼？一片栴檀纔舉起，滿腔徹底骨毛寒，仰勞大眾[言*奉]經化楮。」

## 為汝鍾閔老居士燒香

「 生本不生，死亦不死，一道圓明，古今不已。恭惟閔老居士，光吞日月，氣裂山川，風聲遠播於尼山，名實低回於鷲嶺。駕慈航，出宦海，了知自性本空；披繡服，禮圓通，親見觀音自在。非迷非悟，出脫凡情，是證是修，打翻聖諦。」以拂子打〇相，云:「 居士前歲告殂，山僧今日作弔，且道其中還有先後也未？」拈香，顧眾，云:「 從來春信無高下，一任花枝自短長。」

## 舉朗目禪人火

「 杲日中天，江北蓼花飛爛熳；眉頭慘露，階前野鶴慟凄聲。此時此景，正是公末後一段好境界，正好操持前志，何期撒手長行？今公親眷堅請山僧，為公了卻末後公案。且作麼生了？」以炬打〇相，復喝云:「 舉起自家三昧火，痛鞭木馬帶風嘶。」遂擲下。

## 同門絲外禪師起龕

「 圓明寂照，本無去而無來；玅性融通，示有生而有滅。恭惟絲大師住世五十四載，法臘三十有二，同出傘居之門，共入雲居之室。

既爾天各一方，參商南北，秖望龍天推出，扶持濟上之風，何期世緣拋擲，鬧裡抽身。小弟聞訃，五內痛裂，就於同安烹迸花之清泉，煮寶鏡之蘋藻，聊盡同門之法愛也。兼聞遺命，匆匆遠來，將萬派為茗，千峰作供，切勿常寂光中，展眉大笑，請兄向第二峰頭少現火光三昧。」以杖擊龕，云:「 不移一絲全體露，敵勝還他獅子兒。」復云:「 起。」

### 舉火

「 昨日雲雨濛濛，今朝碧天皜皜，雖然時節因緣，臨行方得恰好。」遂拈炬打〇相，云:「 者便是大師現底三昧。所以古人道，『 三世諸佛于火燄中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汝諸人還委悉麼？其或未然，山僧為諸人別通消息去也。」擲下，云:「 烈焰光中垂隻手，大千世界現全身。」

### 為老比丘下火

拈炬，云:「 好山好水徒然過，荒草沒頭全身墮，八十年來總未知，臨行乞我火一朵。今朝覿面重說破，說破個甚麼？」一喝，云:「 杲日當空添烈焰，圓明一點去來博。」遂擲下。

### 慧中比丘尼舉龕

「 劫前個段無生理，今日拈來獨讓他，放下腳跟撩便去，了知生死是空華。者比丘尼生緣八十有六，出家三十餘春，解脫一切法塵，成就無上玅樂，可謂明如玉露，皎若冰霜。今諸道侶恭請山僧，少作一時佛事。」遂以杖擊，云:「 擊碎雲龕無處著，高移一步出凡倫。」

### 下火

舉炬，云:「 會麼？者是汝現前三昧，耀古騰今，無堪敵者。雖然，也須山僧為汝道破。」遂一喝，云:「 高著眼，吾今助汝一星星，到處圓明光爍爍。」擲下。

### 為優曇頤公老宿起龕

「 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木馬騰空走，玉象出崑崙。恭惟圓寂優曇師兄頤公老宿，得根本智于顓愚老人，受具足戒於密雲和尚，編參知識，踏斷差別路頭；諮詢名山露布，頭陀苦行。末上邗江，拮搆禪室，四十年來把住要津，不通情竇，直至幻緣將謝之時，等閑道個『 門前柳色垂青眼，檻外諸峰笑點頭。』即此二語，不唯繼續圓通二代，即我傘居先師父子不傳的極則處，亦被師兄一時漏逗了也。弟自燕京回南，特過此燒瓣香，以盡同門之愛。不期乃徒旋恩、旋義，暨諸眷屬等，於西南角上卜得一片無陰陽地，欲建無縫塔子。今當吉日良時，請作起龕佛事。是以忍俊不禁，葛藤至此，不免常寂光中，軒渠一笑。一笑且置，只如起龕一句作麼生道？」遂進前以杖擊龕，云:「 桃花處處笑相迎，高移一步春風送。」

## 入塔

以拄杖指云:「 盡十方虛空，盡十方世界，總是師兄者一座埠堵波。自古及今，函蓋乾坤，不通呼吸，無雜無壞，無始無終，到恁麼地，正好與萬象森羅，情與無情，一齊證入無生國裏，端拱無為，自由自在。雖然如是，猶有一點罅縫，待小弟蓋覆去在。且道作麼生蓋覆？」以拄杖作拽勢，云:「 一方頑石拽將來，猶待家人親手擲。」復卓，云:「 恰。」

## 為嘉興郡侯遵度王公大護法燒香

「 無去無來，靈光獨耀，不生不滅，本體恆存。恭惟中憲大夫王護法，悲願不忘，現宰官身而說法；雄才特用，懸金斗印以衡行。驅五馬於黃堂，御六龍於赤絳，諸山各剎，總沐鋪鎔，田叟漁翁，俱叨化育。山僧初晤于燕都，再逢于檇李，幾度盤桓，無非中道，正好撫國安民，忽唱還鄉曲子。嗟夫，西來大意，未盡商量，刻藏因緣，委諸檀度，此非護法有棄於山僧，蓋為山僧無緣於湊就。茲居旅底，無表寸私，特向尊前瓣香作供。只如來格來歆一句作麼生道？」插香云:「 信手拈來焚寶鼎，氤氳端的透朱陵。」
同安挂鐘板，師拈椎云:「 人天號令，祖師繩規，今日重提，風行草偃，直教一箇箇皮穿腦裂，膽喪魂驚，不守自家窮活計，豈容先聖舊儀軌？雖然如是，且坐斷見聞一句作麼生道？」遂擊鐘板云:「 一撥靈機天地隕，千差別處絕纖塵。」
法璽印禪師語錄卷第十一

法璽印禪師語錄卷第十二

嗣法門人性圓旋璣旋哲旋賢等編次

## 募疏

### 募修丕禪師并高僧普同三塔疏

豫章海昏之有同安者，唐朝古剎也。自同安和尚開山，而常察禪師居第二代，三代得丕禪師，宗風大振，至今曹洞龍象遍天下，悉皆丕祖之腳下兒孫，由是列祖代振法席，指難數屈。山僧於壬寅年濫廁祖位，見道場在荊棘叢中，慨有興復之志。茲喜殿宇佛像漸已就緒，每當鶴唳天霜，鶯啼春老之際，拽杖撥草，尋獲常察禪師之塔，猶存佛頭峰頂。若開山并丕祖高僧普同諸塔，雖存有基址，而狐窠兔穴，風吹雨浸，將有所不忍聞，不忍見者。夫蛙虫朝遷暮返，弗忘其本，烏羽返哺，猶知報恩，豈忝在法門，如秦人視越之肥瘠乎？或檀信長者，或曹洞後昆，聞風翕然，揮金助砌，當同阿育王造塔，湧出震旦，大放光明，普天匝地，沾恩去也。勉旃！望之！

### 化油疏

同安一室，黑漆如如，自古日不能輝，從來月未可照，有無一片，虛實成團，雖然天曉不露，何妨夜半正明？今告四方檀越，八表金湯，拈來投子油瓶，一任諸方定價，舉出揚岐燈盞，發揮百寶光明，燈草藉以吐燄，琉璃因而普徹，到恁麼時，太乙僊畢竟開眼，然燈佛自然眉舞。

### 化茶疏

冬風喚而不回，春陽發而點出，優游乎雲霞堆裏，茂盛乎雨露場中，收歸沒底籃間，快樂無煙火上，直教露者露而藏者藏，囊者囊而橐者橐。十方檀那有能信手拈來，投於寶鏡清泉，烹於溈山巨釜，則盧仝碗自浮香，趙州瓶自發潤，不惟同安僧眾兩腋生風，亦且天台羅漢團圞沽味。設或有問:「 如何？若何？」山僧只對他道:「 喫茶去。」

### 募鍋偈

南泉打破鍋，至今無人補，乞箇沒錢人，大家相與輔。同安則不然，偏覓有錢主，籧篨與粥飯，禪悅在此釜。

## 慧明庵募化藥師禪期修建大佛殿

靖邑有水曰雙溪，溯流而上四十里許，有庵名慧明，然慧明之名非無由也，蓋此地上達曹溪，下通廬邑，其中往來參詢衲子，決明己事，接續佛祖慧命源頭者，未有不過此也。余癸巳秋應龍門請，經此一宿，至深夜經行，偶見四面峰頭煙雲吐秀，瑞色衝霄，語侍者曰:「 不久於此必建梵剎。」迨至今春，陽回大地，萬物咸新，余與諸子乘時化道雙溪，以效中峰故事，仍宿慧明，其主人持一冊告曰:「 某欲建立叢林，接納雲水，請和尚一語，導引大檀。」余深媿無文，不能動大方長者，聊舉一則陳爛葛藤，以報諸君子。昔世尊與眾遊行次，以手指地云:「 者一片地好建立梵剎。」帝釋信手拈一莖艸，插於地云:「 建梵剎已竟。」世尊微笑。諸居士，者兩古人雖則隨處建立，不費纖毫，檢點將來，不無敗缺。怎似我融通上座，要諸居士大家拋出玉粒金磚，各向慧明無陰陽地上建立瓊樓玉殿，涌出丈六金身，到者裏支無底鍋，炊無米飯，接待往來，千飽萬足，與諸居士同獲真實功德，同證佛祖光明。達士高人不可不信。謹疏。

## 谷雲峰化修主殿敘

道人動止如孤雲野鶴，去住自由，本無定向。所以古德云:「 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試看古人一言半句，意要衲僧如雲如鶴，騰於霄漢之外，隱於洞壑之中，或出或沒，了無所舉，世未有出格超越如此也。惟我韞公，動止澹然，有古人之氣色，不以時鬧動轉。自嗣海門洞宗之後，乘一葉逆流，止於潯陽能仁白雲祖席。後入匡山，結茅於天池之上。聞余主靖邑祖席，以杖笠遠來見訪，余因邑中，於棲雲相接，候事畢，同入龍門室中兩月，意有劈道尋石，門理聰翁舊隱，以便與龍門往來。偶有梅溪湯氏家明德居士，領眾檀越，請插茅於後山，額名谷雲，囑余代告十方，同扶露柱，共補虛堂。余于是為敘。

## 為北京慈雲寺募化大悲閣緣疏

蓋因果之道，杳渺難窮，世多惑于罔信者。惟功驗之理，顯然易見，人皆共得而趨之。何則？吾佛從。無量劫中，以其身心並捨、

財法兼施，故感依正二報廣大無涯，天上人間不堪比擬。故菩薩復以深重願行，逐類現身，隨方應跡，設慈悲法，破其慳貪，發其喜捨，使天下後世之人，各各皆得由斯而入也。然而修道者，果能效菩薩之行願乎？效之，則入道之緣有在矣。東城盔甲廠慈雲寺，乃都內七大名藍之一也，有住持容輝上座，志氣高上，戒德精嚴，篤於撐持，勤於接待，真法門之良榦也。山僧從豫章開法二十餘年，亦因修造為慮，昨來京門，忝邀東堂掛搭。一日，容公商之曰:「 某有一未了之案，敢請決之乎？」山僧詢其故，則曰:「 此一片地，曾為注水之場，萬曆間得翠峰和尚之所創立也。當清之時，有吾太祖了空自三韓而來，單瓢隻杖，苦行年深，方得道場丕振。復得吾祖心如，擔荷守成，百廢俱興，大悲閣未造，基址尚存，不能就緒。由是心祖臨寂之時，呼某入室，囑之曰:『 此閣乃吾生平未了之願，儻子得而述之，則吾寂光中知子矣。』」山僧一聞此舉，不勝踴躍，曰:「 此閣者，乃衲僧修道之所，眾信崇福之門，有益於一方，留光於不朽，敢不愈加讚助乎？」山僧雖不能文，亦可以此繼述之志，書告王公卿相、長者大檀，若男若女、或俗或僧，總祈大開寶藏，共成有相之功，信手拈來，同入無為之化，俾平地上湧出玉殿瓊樓，虛空中突出金容寶相，金粟如來放光現瑞，大悲菩薩介福儲祥，功德齊彰，果因不昧。想見者聞者亦必有以頓發興起之念也夫？

## 江西黃檗山募請書本藏經緣疏

豫章新昌 黃檗山，唐代敕賜報恩光孝禪寺，乃希運祖師之道場也。因元明之後，渝為荒岑，復得宗源老宿，祖位重來，四十餘年，勞心苦志，不憚寒暄燥溼，始獲插艸栽松，重新殿宇，佛真堂[門@(?/大)]，靡不莊嚴。見請亦庵和尚說法斯間，弘揚向上，但思祖席具興，唯缺藏經一事。夫藏經者，乃叢林之大觀，人天之要具，不可缺也。缺之不足以知先德，不足以啟後人，不足以明大道，不足以解玄微。及其往古型儀，歷來修證，又奚足以稽之哉？縱能悟徹根源，未免管窺佛法，有負世尊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塵說剎說，為人徹頭徹尾之婆心也。此為繼往開來，承音接響之務，可不急乎？故宗源老宿每欲計此，未得其人。幸有孫允吉公者，發堅固心，行廣大行，叩浙省嘉郡，泥首振鈴三越歲，乃感檀度施若干冊，以全藏較之，十有二耳。余為先師重刻錄附藏，寓嘉禾之天寧，見公往來酬酢，唯以藏經為事，因為代書數語，遍告王公宰輔、諸上善人。然而大藏真詮，非祖庭莫能持載；十方金玉，非勝事莫能動搖。黃檗乃天下之祖庭，檀越乃僧眾之恃怙，有祖庭，無

佛法，山不鍾靈；有僧眾，無檀那，人無起色。今公此舉，可為最勝，莫缺之端，誰云妄求奢誕之事？想能施之人，所施之法，定是同歸；未遂之事，既遂之心，必為兼得之矣。伏願指日告成，功德無量。

## 雜著

### 曹谿憨山師翁墨蹟跋

嘗聞吾祖憨山老人，五十餘年說法於南北兩地，往往多於金紫行中，其與宰官居士往來交接者，不知幾何人也。究承傳受益，契法盟心，久約不忘，始終一致者，不甚多見。初聞有伯玉汪公，每以詩文勗望，不虛矢志之因；續聞有右武丁公，每於軍戎崇敬，不輕患難之為；再聞有牧齋錢公、掃庵譚公，巾瓶從事，不忘法道之隆。雖則知其大概，不知其審也。何也？山僧開法二十餘年已來，總居江右，未免地廣人稀，聞師翁者多，見師翁者少。及乎得師翁手書。壘積者，萬無一矣。不期昨來嘉禾，得接牧公項居士，乃金明介之法嗣，襄毅公之後裔，入道殊深，弘法既久，布網垂鉤，大有生活之手，真紅塵中特出之金毛也。山僧正嘆服，不知其何異焉。忽晤其叔寄庵居士，徑於書笈中取一軸見示，曰:「 先君楚東，歷官粵東別駕，與憨大師往來相契，話道因緣，幸存其蹟，和尚其一游目乎？」山僧得之欣然，讀之不暇，遂袖歸舊寓，細賞其由，始知楚東先生乃吾憨祖腹心中人也。第知楚先生知憨祖，寄居士知山僧，則又知牧公，知金明，皆祖先垂庇，非項府信響，法門有自哉？因此源源，故為之跋。時乙卯八月日也。

### 為瑞慶庵開山碑記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言其本業有成，可以隨緣得化也。古人建叢林，立宗旨，轟霹靂於晴空，鼓波濤于陸地，亦皆以道德為本。故在君則安天下之民，在臣則攝天下之政，仕之用以敷治，居之用以滋身，聖賢用以設教，佛祖用以度迷，鬼神不能窺，人物不能量，如斯玅道，可不進之乎？而無為公生地武邑，曉世空華，發無師之智，欲求出世之方，棄愛緣如敝屣，樂善法如醍醐，走建昌雲居顓愚老人祝髮，按圓通法派，取諱音問，號無為。數年精進持誦，勤行苦行，知有向上大事，便能直下追尋，為般若中勇夫也。受方融大師具戒，有志觀方，游泳諸祖道場，參禮諸大知識，得是非不落之機，入見聞不涉之理，釘抽楔去，實往

空歸，復思崖居穴處，木食荷衣，是返本里，止宿下高泉，得瑞卿葉居士盡底盤桓，延至梅園，結茆三載。惟居士植眾德本，種廣福田，不忘靈山之委囑，遂就址營庵，命名瑞慶，俾世生傳續，千古留雲，四眾有依皈之處，鄉黨得焚祝之場。記其楹，前堂後殿，樓舍立於西東；記其像，釋迦為中，應真為護，大士、寶光列於左右。饔餐不繼，衣缽無充，仍施田糧若干，為僧恆產，鐺，實藉以無虞，房廊足以容眾。公來索記，余語坐問焉，公曰:「 遠郭七十里，景定癸丁，奇巒踞其上，曲水遶其前。」余曰:「 此季約之蕭齋，維摩之石室，公得而居之，則吾圓通法派可衍，公之本業又可崇矣。」因是援筆記之，以證將來之緣起也。

## 同安規約

夫出家者，離親別族，未盡天倫，禮佛投師，求其向上。既知生死事大，必當辦道為先，為法忘軀，莫辭勤苦。古人數十年居林下，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以致發明此事，增益不能，方許提綱唱道，黼黻宗猷，據位稱師，臨眾馭物。故山僧豎法幢，開爐韝，以鍛聖凡，下惡鉗錘，不拘唇吻，為諸人以了不了之因緣，以明未明之公案。間有冒違約束，不準規繩，九旬不滿，即欲抽單出堂，一載未終，便來告假他往，此輩原無志於參求，豈有心于決擇？俾之同堂，則如濁水汙其清流；與之共住，則如嘉苗亂其稂莠。斯乃法門所惡，山僧特為嚴革耳。諸人既不遠千里萬里，冒暑衝風，來到同安，入堂結制，切勿懈怠。從前時光虛度，必當搬磚運瓦，念念如救頭燃，心心無有間斷，向己分中用工綿密，自然透頂透底，好與山僧眉毛厮結，揭露家風，如水合水，似空印空，何憂乎法道不興？何懼乎門庭不振？微細規條，枚舉於左。

## 清化規約

夫出世之事，應以參禪學道為本，遠名利如涕唾，輕富貴若浮雲，動則不知有營求世界，靜則不知有寂守身心，形同槁木死灰，影合鏡花水月，彼即此即，人離我離，渾無固必之心，絕沒和混之意，一味勞形苦志，忍冷耽饑，學聖齊賢，成佛作祖，提宗唱道，了達真乘，方不負國王水土之恩，父母養育之德，師長訓誨之功，己分勤劬之力。設或意縱情隨，苟求安樂，誠恐他日閻羅老子扣算飯錢，那時無有脫身之計，悔不及矣。間有一等，手持匏器，背負囊箱，東茶西飯，混擾時光，決擇之心全無，參求之念烏有，可惜一生虛度，無所實歸，恤念將來，良可太息。是以山僧初來都中，慌

居此院，飲用稀微，奈何時節到來，不敢違背。今亦延留清眾，結制安居，為汝諸人決明向上，雖則有屈高賢，亦可聊資道統，煩望在此同居之人，內外悉宜守分，參請，遵其首座；規矩，聽其維那；和雅，觀其悅眾；進退，任其知賓；營作，由其知眾；飲食，從其湯頭。不可仍前散憚，放逸自恣，交頭接耳，說短道長，笑罵高聲，驚群動眾。如有此等，輕則跪香巡寮，重則責罰出院。二六時中，務宜各抱本參，用誠追究，動靜閒忙，毋令散失，日就月將，自然透脫。此時正好向鋮鋒上走馬，鬧市裏拋磚，收放自由，全無隔礙。果能如是，不惟清化與你們寒暄共操，握手同行，即將從上祖父家私，兩手分付可矣。珍重，珍重。

法璽印禪師語錄卷第十二終

（湖州府安吉州正堂信官年、　長興縣正堂信官韓、　德清縣正堂信官侯、　武康縣正堂信官馮、　孝豐縣正堂信官羅，仝心捐刻法璽印禪師語錄卷七之十二，計字參萬柒百八十七字，該銀貳拾貳兩五錢五分。

佛力被人民，闔衙齊沾般若之光，大地總受菩提之潤。謹意。

康熙十五年四月　　日。楞嚴藏經坊附板。

浙禾夏維寧梓。）

##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